第三屆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劇作集

煉愛時代

1956 — 2022

多重時代的
煉愛發聲

以愛試煉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　林巾力

國立臺灣文學館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合作舉辦的「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從二〇二一年開始三年合作計畫，今年是最後一年，兩館運用各自的館舍資源和不同專長，將臺灣文學作品改編成舞台劇演出。這個過程，相信參與的學員們都能感受到，從文學文本跨越到劇場表演，絕對是一門專業，也是一種精緻的藝術表現。

舞台劇的演出必須考慮到演員的安排、舞台場景、場面調度，一段故事要從哪裡開始演，哪些留給觀眾想像，而哪些又是舞台劇演不出來的，這些都考驗劇作家的創意與巧思。而我們的改編工作坊，目前先請學員以改編四到六頁的劇本篇幅為目標，雖然只是片段的改編，但有些學員已經能夠發展出完整的劇本，展現了未來的潛力。

在「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的合作中，臺文館負責文本的挑選，前兩屆搭配館內正展出的文學特展，今年則選擇可讀性高、故事脈絡與人物面目清楚的作品。在族群的呈現上，除了漢人，同時也有幾篇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的小說，以及一篇以台語書寫的文本，這些作品各自述說臺灣不同年代的多元記憶與故事，而「愛」則是貫穿這些作品的主題。

這一屆劇本集的完成度都很高，相信未來一定可以據此展演出精彩的讀劇。感謝這三年來與衛武營的合作機緣，以及傾注全力指導學員的老師們：耿一偉、詹傑、吳明倫、鄭芳婷、林孟寰、許孟霖、陳彥廷，也非常感謝衛武營統籌安排了演員的甄選、排練，洽談劇團演出的繁瑣工作。

這三年共累積六十餘篇劇本，不論是性別、動物或是情愛，讓我們看見臺灣文學作品裡的獨特風景。期盼未來對劇本改編抱持熱情與願景的朋友們持續創作，繼續為臺灣的戲劇改編共同努力。

期待更多臺灣文學改編劇本，成為青少年共同的故事語言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藝術總監　簡文彬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與國立臺灣文學館自二〇二一年起首度以資源共享方式攜手辦理「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藉由劇場專業編劇教師的指引，將臺灣文學作品改編為適合青少年讀劇課程使用的短篇劇本。二〇二一年至二〇二三的三年合作計劃，總計超過六十位從X世代到Z世代、來自不一樣背景的學員，一起為臺灣文學與改編劇本運用播下種子並開啟新的可能性。

從第一屆關注性別、身體關係議題的《別緻時代》、第二屆《動物時代》則是以動物為題出發，探問社會百態、理解原住民族的生活哲學以及人類與萬物的共生互動。今年二〇二四年出版的第三屆劇本集《煉愛時代》，這二十二位劇作家讓我們看到臺灣社會在各個時代、各種關係中「愛」的樣貌。透過工作坊從閱讀、改編創作、再到讀劇演出，讓文學得以開啟多重宇宙，以更加多元的形式與當代社會對話。

讓我們從故事出發，打開跨領域與表演藝術學習的契機。每位劇作家的書寫，不僅展現了藝文創作的能量，也為全國提供更多適合青少年以戲劇學習臺灣語言與題材的資源。所有的劇本集皆已放置於衛武營與臺文館官網，作為線上教材，也作為衛武營「劇場藝術體驗教育計畫」入校之讀劇課程的劇本選材。期盼這些劇本能引起青少年以及大眾對戲劇文學的共鳴，也希望有一天能聽到更多屬於眾人的故事。

最後，感謝一路以來攜手共同努力的國立臺灣文學館、用心指導的老師夥伴、還有才華洋溢的學員們共同完成這趟旅程。相信這些劇本都能持續為教學現場開啟更多美好的相遇！

打開愛的對話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戲劇顧問　耿一偉

衛武營與臺文館合作的「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終於來到第三屆，二〇二三年也是這個計畫最後一年，而改編主題則與「愛」相關。回顧過去三年來，每一屆都透過密集兩周上課的第一階段，加上導師參與創作輔導的第二階段，到讀劇呈現的第三階段，這些不同的階段都賦予改編過程中，存在一種持續對話的環境。戲劇書寫就是聚焦在對話，即使是獨白，也是跟自我以及觀眾的對話。也顯示了劇場作為合作藝術的重要性。我們不能忽略他人的存在，「愛」就是意識到他人。

既然「愛」牽涉他人，關乎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一樣存在著對話關係。這也是為什麼，古今中外的各種戲劇作品中，「愛」是最受歡迎的主題。不過改編觸及了與原作的距離，而什麼是好的距離，沒有標準答案。但我們可以區分三種改編，一是忠實的，二是詮釋性，三是創造性的改編。忠實性只代表改編的其中一端，就是始源端，即被改編的作品。而改編成功與否，還得看目標端，也就是改編後的作品，是否能引發共鳴。所謂的成功，第一個要面臨的挑戰，是改編觸及媒材之間的轉換，而不同的媒材有不同的限制。以舞台劇為例，三個半小時已是觀眾的極限，即使儘量要忠於原著，也不可能完全將原著小說塞進舞台上，這時候適當的刪減，甚至用詩化的場景來交代劇情演變，就成了不得不採取的手段。白先勇的舞台劇《孽子》，即採用了類似的手法。

我們看到不論是忠實性、詮釋性，還是創造性的改編手法，其實也是一種與原作的對話。我們可以發現存在這本劇本集中，每一篇作品都是作者與原著的持續對話，加上自己對劇場的想像，所完成的創作。當然，這個劇本集最大的特色，是每篇劇本的最後，都有表演導引的部分。當初舉辦這個「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很重要的一個初衷，是希望讓之後國高中的表演課堂上，能有屬於臺灣自己的劇本片段，可以供同學們練習，而表演導引就是協助老師與同學們在進行排練時，可以去發展的方向。表演導引不是規範性的，但至少它指出了一些發展的可能性。各位有機會在讀這本劇本選時，也可以先單獨去讀每一篇的表演導引，會發現這些導引說明了表演的可能性是多樣的，而劇本提供教育空間，就是讓同學們能用想像力去打開新的對話方式。

最後要非常感謝這三年來衛武營與臺文館的工作人員，以及工作坊的老師們，他們創造一個文學與戲劇的對話環境，讓這本愛的結晶可以現身在讀者面前。

目次

前言

以愛試煉　林巾力　002

期待更多臺灣文學改編劇本，成為青少年共同的故事語言　簡文彬　004

打開愛的對話　耿一偉　006

1956

鍾理和《鍾理和全集1》〈同姓之婚〉

——抵抗封建的同姓之婚

同姓之瘟　王欣瑜　014

當我們，同在一起　蔡岳霖　025

1983

平路《玉米田之死》〈玉米田之死〉

——原鄉回憶的救贖追索

最隱密的角落　呂芊晴　036

誰躺在玉米田裡　顏正裕　044

1987

吳錦發《春秋茶室》

——茶室宿命的青春悲歌

認命　孔育婕　056

秘密　吳姿儀　063

1993

朱國珍《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尋找楊淑芬〉

——女性意識的新舊碰撞

你好，我叫楊淑芬　王怡臻　072

一個楊淑芬的誕生　黃欣奕　080

今天的我是楊淑芬　戴唯琪　091

1999

霍斯陸曼・伐伐《國民文選・小說卷IV》〈生之祭〉

——布農族人的智慧薪傳

山靈之歌　婁淵萍　102

你出生的故事　曾翔安　114

2004
許正平《聯合文學1984~2004 20年短篇小說選》〈地下道〉 132
——城市邊緣的底層發聲
浮　彭威元 141
口香糖　黃伊涵 150
別來有恙　黃琳晶

2009
楊富閔《花甲男孩》〈逼逼〉 164
——愛恨交集的夫妻人倫
訃聞　王遠博 174
阿媽的公路旅行，第N篇　李宗原 184
逼逼之後　黃琬淳 195
肖郎阿媽愛臺灣　蘇筱芸

2017
陳正雄《台語現代小說選》〈命〉 206
——鬼魅童年的鄉野傳奇
算命　胡妤萱 215
命：再會場　劉泓億

2022
桂春・米雅《九歌111年小說選》〈山風〉 224
——部落文化的自我認同
山中回憶錄　周洪于婷 235
Semaumaq，回家　格格兒・巴勒庫路

後記——文選本事 249
與文學親近之地——國立臺灣文學館 250
眾人的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251

1956

《鍾理和全集 1》〈同姓之婚〉

鍾理和

鍾理和與其妻鍾台妹因「同姓結婚」為家族所不容而遠走他鄉，戰後因思鄉返台，卻罹患肺病而耗盡家產，在精神、物資與疾病的多重壓力下，依然奮力不懈地以真摯樸實的筆調，記錄著客家農村的生活樣貌，最終在修改小說時吐血而亡。〈同姓之婚〉為鍾理和反抗當時社會封建意識的自傳小說。為重現鍾理和傳奇且堅韌的人生，李行導演於1980年將其同名小說《原鄉人》改拍為電影，以悼念這位「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文友陳火泉稱之）。

同姓之瘟

王欣瑜

改編構想

鍾理和〈同姓之婚〉中的「同姓」爭議，隨著時代演進已不成問題。礙於個人能力，及對歷史的喜愛與期待，本劇加入了作家其他作品的元素，希望透過角色的在場與不在場，突顯舊時問題，並進一步理解作家與時代樣貌。

劇本內容

鍾家家裡。

憲文：媽。（媽。）

平妹張羅碗筷。

平妹：憲兒，你回來啦。（阿憲，你歸來了。）

憲文：哇，今天是什麼日子，煮得這麼豐盛。（哇，今晡日係麼个日仔呢？煮啊恁慘菜。）

憲文用手拿菜餚。

平妹推開憲文的手。

平妹：哎呀，你春妹姨等一下過來吃中飯，注意禮貌啊。（唉，你春妹姨等一下會來食晝，愛注意禮貌啊。）

憲文：哦，玉妹的媽媽啊，我剛剛才跟玉妹道別呢。家裡好久沒客人了。（喔，玉妹厥姆喔，偓正對玉妹該片歸來定定。屋下盡久無人來了。）

平妹：不知道夠不夠吃？我再煎個鴨蛋。你先去寫功課，等等喊你吃飯。（菜毋知罅擺無？偓過煎一息鴨春，你先去寫功課作業，過一下喊你食飯吓。）

憲文：飯這麼大一桶，整家子過來都能吃飽吧。（飯恁大桶，歸屋下人食飽都無問題哦。）

鍾錚進。

平妹：你伯公怎麼拜這麼久。（你伯公仰仔拜恁久呢？）

鍾錚：嗯，今天不知為什麼拜拜不順利。（嗯，今晡日毋知做麼个無麼順序。）

平妹：早上我在田頭遇到春妹，他說我們的兒子長得聰明又好看呢。（朝晨，偓在田頭堵著春妹，佢講偓等个侏仔生著聰明又緣投呢。）

鍾錚：身體健康最重要。（身體健康過重要。）

平妹：上回憲兒段考接近滿分，就是數學差了那麼一點……大概是春妹的孩子跟他說了什麼，我才跟春妹搭上話，好久沒跟他聊天，我順口邀他來吃飯，他居然答應了。（上擺阿憲考試會兼滿分，就係數學差一息息，怕係春妹个細人仔同佢講，偓正有機會同春妹講話。蓋久無同佢講話咧，偓就邀佢來食當晝，佢竟然講好呢。）

鍾錚：希望憲兒養好身體，成績再說吧。（阿憲身體好就好了，成績無恁重要。）

平妹：我提早做完事，回來準備中飯，好不容易東湊西湊才湊成一桌，還好家裡乾魷魚還有剩。不知道這樣菜夠不夠？怕被人家嫌寒酸呢。（偓提早收工，歸來準備當晝，鬥來鬥去正鬥好一桌菜，好在屋下還有魷魚仔，毋知恁呢有罅擺無？怕分人嫌哦。）

鍾錚：夠豐盛啦。（罅傖菜吔。）

平妹：本來還想多炒個韭菜，但最近都給雨澆爛了。（本來想愛炒一項筷菜，毋過恁久都分雨涿到爛忒了。）

鍾錚：夠啦。（罅擺了。）

平妹：春妹怎麼還不來？菜都要涼了。（春妹仰个恁久呢？怕菜愛冷核了。）

鍾錚：憲兒，可以吃飯啦。（阿憲，好食飯了。）

憲文坐上飯桌，放下書，準備拿起筷子，又放下筷子。

平妹：你怎麼不等客人呢？（你仰毋等人客呢？）

鍾錚：孩子餓了，別等了。（細人仔肚飢，毋好過等了。）

平妹：待客是做人基本之道，這是你說的，怎麼今天就不等了？你剛剛從伯公廟過來沒看見春妹嗎？（招呼人客係做人个基本，這係你講个，仰仔這擺就毋好過等呢？你頭先在伯公廟

下無看著春妹吓？）

鍾錚：田頭那裡沒有人。（田頭該片無人啊。）

平妹：春妹會不會先回去告訴家人不回去吃飯呢？再等一下吧，或許沒多久就過來了。還是我過去他家裡看看，邀他爸媽一起過來吃飯，今天菜一定夠……（春妹敢會先歸去同屋下人講無歸去食飯？過等一下啦，無定著過一下仔就來了。還係偓去佢屋下看哪斯，邀厥爸厥姆共下來食晝，今晡日定著罅擺食了……。）

鍾錚：我餓了，我們先吃吧。（偓肚飢吔，偓等先吃啦。）

鍾錚拿起筷子開始吃飯，憲文才拿起筷子用餐，平妹最後拿筷子。

有人走到家門口，平妹起立迎接。

遠松：這麼晚才吃飯啊？（恁晝正食晝哦？）

平妹：老古啊，好久不見，進來坐進來坐，家裡事多耽擱到現在才吃飯，你吃過了沒有？一起用吧。（古仔，恁久無看著，入來坐啊，屋下事頭忒多，到這下正食晝。你食飽無？共下食共下食。）

遠松：我吃過了。最近政府在進行戶口普查，你們家資料不全，必須重新申報，這幾天輪到你們附近這一區了。（偓食飽了。恁久政府做戶口个調查，你屋下資料毋罅完整，愛重新申報，

這幾日堵好輪著你等附近這片。）

遠松停頓。

遠松：還是我等等再過來，你們先吃飯吧。（抑係偓等一下正過來，你等先食飯？）

鍾錚：沒關係，你人都過來了，不就填些資料，寫幾個字而已。（毋怕，你人都到了，寫資料麼，幾个字定定。）

憲文：古叔叔好。（古阿叔好。）

遠松：你好，小朋友好乖啊，筷子拿得真是正。不好意思啊，鍾先生，我盡快。你是戶長吧？（你好，細人仔恁乖，筷仔拿到恁正呢。壞勢啊，鍾先生，偓過遽一息，你係戶長咩？）

鍾錚：我是戶長，我太太不識字，你就問我吧。（偓係戶長，偓姐仔毋識字，你問偓就好。）

遠松：家裡有幾個人？（屋下有幾多個人呢？）

鍾錚：我家裡人都在這了，這我太太平妹、大兒子憲文、小兒子宏文。我單名錚，金字旁，再加個與世無爭的爭。（偓屋下人全部在這片，該係吾姐仔平妹，大俵仔憲文、細俵仔宏文。偓單名錚，金字旁，過加一个與世無爭个爭。）

遠松：做什麼工作？（你做麼个頭路呢？）

鍾錚：我是作家。（偓係作家。）

遠松：作家？（作家？）

鍾錚：我拿筆寫文章。（偓拿筆寫文章。）

遠松喃喃自語。

遠松：這算是工作嗎？（這算係頭路吓？）

遠松：這……除了寫文章以外呢？（除了寫文章以外呢？）

鍾錚：幫忙太太照顧孩子、掃掃地，做點簡單家務。（偓手渡細人仔、掃地泥，乜做簡單个家務事。）

遠松：我看你們家曬芝麻呢，我寫你務農吧。太太和孩子的名字呢？（偓看你屋下晒麻仔，偓就寫耕田好了。若姐仔同細人仔个名仔仰仔寫呢？）

鍾錚：平妹，太平的平；憲文，憲法的憲，文章的文；宏文的宏是宏遠的宏、寶蓋頭那個宏。（平妹，太平个平；憲文，憲法个憲，文章个文；宏文个宏是宏遠个宏、係寶頭宏。）

遠松：太太姓什麼？（若姐仔姓麼个？）

鍾錚：姓鍾。她務農。（姓鍾，佢乜係耕田人。）

遠松：什麼？（吓？）

鍾錚：我太太務農。（我姐仔係耕田人。）

遠松：姓什麼？（若姐仔姓麼个啊？）

鍾錚：姓鍾。（姓鍾。）

遠松：同姓啊？（共姓哦？）

鍾錚：同姓怎麼了？（共姓仰仔呢？）

遠松：我怕我聽錯，問仔細點。（偓驚怕聽毋著，問過清楚一息。）

鍾錚：我們全家都姓鍾。（偓屋家人全部姓鍾。）

遠松：你們孩子多大了？（細人仔幾大了？）

鍾錚：大的小學二年級，小的兩歲。（大个讀國小二年生，細个兩歲。）

遠松：看起來活潑健康的，沒什麼影響嘛。（看起來健康又伶俐，蓋像無麼个影響呵。）

鍾錚：我家兩個孩子四肢健全，腦筋好學習快，上次段考憲文還考了快滿分，這是戶籍調查還是身家調查？我和我太太同姓又怎麼樣？礙著你什麼？非得這樣說話？（偓屋下細人仔好手好腳，頭腦好、又愛讀書，上擺考試考接近滿分，這係麼个戶口調查？抑係調查身家呢？偓同姐仔共姓又仰仔？有麼个礙著你咩？講這兜無搭無碓？）

平妹：好了好了，人家也是工作。（好了好了，古仔乜係做佢个分內事咩。）

遠松：我沒其他意思。（偓無麼个意思啦。）

鍾錚：還有什麼問題嗎？（還有麼个問題無？）

平妹：不好意思，老古，我先生大概餓壞了，先讓他吃飯吧，還有什麼問題你問我吧。（壞勢，古仔，偓老公怕肚飢了，先分佢食飯好了，有麼个問題問偓就好。）

遠松：唉，我這還得登記你們家人的出生年月日。（唉，偓還愛登記你屋下人个出生年月日呢。）

平妹：不好意思，我不會寫字，我用念的啊。我先生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大他四歲，十月二十日出生，憲文……（壞勢，偓毋會寫字，偓念分你聽。偓老公係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偓比伊大四歲，十月二十日出世个，憲文……。）

憲文：我一月十五生的！（偓係一月十五出世个！）

平妹：對啦，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著啦，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憲文：我弟弟是七月三日！（偓老弟係七月三日！）

平妹：憲文，大人講話，小孩不要插嘴……（憲文，大人講正事，細人仔毋好插嘴……。）

燈漸暗。

表演導引

1. 本劇核心精神為「歧視」；「同姓」和「作家身分」在當時鍾理和所處的偏僻農村，同樣不被理解。
2. 鍾理和作品全以華語書寫，但家人間實際對話多使用客語，劇本以華語為主，括號內呈現客語，可根據需要自行選擇。
3. 憲文後段台詞較少，可指導該角色牽引劇中情緒。

劇作家

王欣瑜，現任職於鍾理和紀念館，大學和碩士念的都是臺灣文學，實際上喜歡的可能是歷史。最愛的演員是安藤櫻，還幫她成立粉專，雖然更新頻率跟她一樣的隨興。對於文學、創作時常自我懷疑，有空時用評論練筆。

當我們，同在一起

蔡岳霖

改編構想

每個時代的愛情有著各自的煩惱。〈同姓之婚〉描述不被大時代認同的愛情，讓我思考，那什麼是現在不被認同的愛情呢？在當代，同姓婚姻早已不是話題；甚至「同性戀」在同婚通過後也不再是禁忌。思忖後，想到可從原本是秘密愛侶的男高中生，卻面臨將成為繼兄繼弟的處境切入，創造出同性戀vs同姓戀，這樣有些好笑、荒謬的情境。

劇本內容

燈亮，穿著高中制服的鍾翰林手中抱著一個嬰兒，溫柔地哼著〈當我們同在一起〉的旋律，在房間中搖擺著，哄著懷中小嬰兒。

承洋（舞台外）：我絕對不同意你們在一起！

同樣穿著制服的李承洋大步走進房間，關上門製造大聲響，把書包丟在地上。

翰林：噓！李承洋，弟弟好不容易才睡著的……。

承洋：媽的咧……我爸……我要被他搞瘋了！

翰林：又怎麼了？

承洋：不管我怎麼勸怎麼說，他還是堅持要結婚。哎……兩個都姓李的人，怎麼可以結婚？

翰林：誒，現在二〇二三了……同志都可以結婚，哪有人還會管誰姓什麼喔。

承洋：不對！你想想看！要是他們的祖先很久以前其實是兄弟姊妹，那近親通婚，基因不小心糾纏起來，很容易生出智障誒！（嬰兒哇了一聲）我不是在說你啦。

承洋從翰林手中接過嬰兒開始哄，翰林活動了自己因久抱嬰兒僵硬的筋骨。

翰林：你想太多了，你期中考如果有你現在一半認真，肯定全班第一。而且，你不是從以前就想要一個媽媽，說可以陪你逛街教你化妝的嗎？現在這樣不是更好？

承洋：可是……我想要的不是這種的啊……。

翰林：咳咳，真不好意思……「我媽這種的」，你看不上眼。

翰林一言不發，開始收拾房間地上雜亂的東西，承洋有些膽怯地看著翰林。

承洋：喂……我不是那個意思啦。

翰林：不然你是什麼意思？虧我媽之前把你當親兒子一樣在照顧，每次知道你要來我家讀書還特別煮你愛吃的客家小炒，天氣冷的時候還煮鹹湯圓當消夜。啊！我還想到上次母親節你看到我媽，還在那邊「媽媽～媽媽～」的叫，齁！真的很會演……。

承洋：誰知道真的會變媽媽……誒，你生氣了喔？

翰林：哈哈哈哈哈，沒有。

翰林將收拾好的東西摔到床上，隨後坐下，臭著臉面對觀眾。承洋將嬰兒小心翼翼放在床尾，走到翰林旁邊坐下。

承洋：對不起，我覺得伯母是我見過最溫柔的人，我其實很高興可以當她的小孩。

翰林：叫「媽媽」。

承洋……好啦，媽媽。

看著承洋誠心道歉，翰林終於笑了，隨後將頭放在承洋的腿上。承洋輕撫翰林的頭髮。門外傳來了腳步聲，翰林趕忙抬起頭，看著門的方向。

承洋：我鎖好了，放心。

翰林：那就好（躺回去）。

承洋：誒，你覺得我們之後會怎麼樣啊？

翰林：就你爸跟我媽結婚，吃喜酒，大家快快樂樂的變一家人？

承洋：我不是指這個，我是說……。

翰林：喔，我可能也會改名誒，變成「李翰林」？哎噁……聽起來好怪我不喜歡，不然叫「李鍾翰林」？

承洋：我是說「我跟你」之後會變怎樣？

翰林：什麼怎麼樣，就我當哥哥你當弟弟啊，還是你想要當哥哥？

承洋：媽的咧……你是白痴喔，我是說我們之間的……感情。

翰林：（坐起身）我當然知道你在說什麼啊……誒，（停頓）你不覺得這樣還滿刺激的嗎？Step brothers 誒……。

承洋：白目……。

承洋翻了白眼，起身，走到一旁。翰林靠向嬰兒，撫著他的頭。

翰林：我也不知道。自從我媽認識你爸後，整個家裡的氛圍都不一樣了。臉上多了笑容，整個人輕飄飄的……你爸應該也是吧？

承洋：我一直搞不懂，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當初找你來我家，或是我去你家，甚至讓我爸跟你媽見面，不都是希望未來有一天可以將我們的關係告訴他們，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嗎？為什麼，反而不能公開在一起的，變成我們……。

翰林：會變這樣，我們自己也有一點責任吧。每次一看到她開心的樣子，我就沒有勇氣跟她說。你不也一直不敢跟你爸出櫃嗎？現在他們準備要去登記結婚……後果來了。

承洋：媽的……我……我現在去說！

承洋在房間來回踱步，最後決定離開房間，然翰林卻先一步拉住他，並趁勢擋在房門口。

承洋：幹嘛？

翰林：不要。

承洋：走開！

翰林：我不要。

承洋：為什麼？

翰林：我媽跟你爸，為了照顧我們獨自撐幾十年，現在該讓他們追求自己的幸福了。

承洋：那我們的幸福咧？難道之後住在一起，要當什麼都沒發生過嗎？

翰林：住在一起不就是我們想要的嗎？

承洋：那不一樣……那不一樣！這種的……我寧可不要。

翰林：好啊，那就算了吧，也許我們之後都會遇到更好的人。

承洋：（停頓）……我不要！

承洋跟翰林兩人在門口誰也不讓誰，突然，嬰兒開始嚎啕大哭。翰林見狀，跑回去抱起嬰兒哄，自己頻頻拭淚。承洋打開門，卻猶豫著是否要踏出去。承洋回頭看著翰林跟哭鬧的嬰兒，最後選

擇關起門來，走到翰林身邊。

承洋：哎，你不會哄啦！給我。

翰林抱起嬰兒開始做鬼臉，並發出逗趣聲音成功讓嬰兒止住哭聲，破涕為笑。翰林看著承洋的搞笑表情，也笑了。

承洋：不要哭了啦，跟著哭，哭屁喔。

翰林：你管我。（停頓）誒，你覺得弟弟會不會以為我們是爸爸啊？

承洋：有可能，一個帥爸爸跟一個愛哭鬼爸爸。

翰林：無聊。（將頭靠在承洋肩膀上）哎……未來還真不知道會怎樣……。

承洋：我先說喔，剛剛的事我可沒有就這樣算了喔……。

兩人看著嬰兒，嬰兒發出笑聲，兩人露出溫馨的微笑。

翰林：嗯……我們肯定會過得很好的。

翰林哼歌，承洋跟進。兩人一起哼著〈當我們同在一起〉，燈光漸暗，旋律結束。

表演導引

1. 兩位主角可改為兩位女性（女角色名：鍾庭妃、李欣彤）。兩位主角一人欲張揚，一人欲藏匿，彼此互相制衡、牽制。
2. 故事所在的房間隔音並不好，爸媽有可能聽見主角討論的內容；嬰兒也隨時會清醒哭鬧。因此在對手演員情緒激動聲音過大時，可適時提醒對方小聲。
3. 音樂旋律可用舊童謠，也可參考王羚柔演唱的〈當我們同在一起〉。

作者簡介

蔡岳霖，一九九七生於臺中，海線山城之子。臺藝大電影系導演組畢業，曾入選過第十屆「蹲點・台灣」紀錄片計畫，並以原創故事《中元大餐》入選富邦文教基金會兒童影視劇本孵育計畫並得獎。目前為自由編劇，在工作之餘盡力探索劇場、文學等其他創作媒材，希望可以跨域發掘、創作更多臺灣有趣故事。編劇作品有影集《百味小廚神——中元大餐》、《營養午餐爭霸戰》。

1983

《玉米田之死》〈玉米田之死〉

平路

故事主角為一位駐美特派記者，為追溯訃聞往者陳溪山死因的經過，投射出邁入中年的自己，對工作、婚姻等生命種種的倦怠感。以陳溪山死於家宅附近的玉米田呼應他對家鄉甘蔗田的念想，故事主角最終選擇返臺而捨棄婚姻，並以家鄉做為心靈棲所重啓人生。以平路本身的留外背景，與對原鄉臺灣的追索，支撐起〈玉米田之死〉成為80年代外地／都市文學的經典之作，該篇於1983年獲得《聯合報》短篇小說獎首獎，並於1985年收錄於同名短篇小說集《玉米田之死》(聯經出版)。

最隱密的角落

呂芊晴

改編構想

我想強調的是人物內心的情感和感受。曾嘗試過劇本台詞，但獨白呈現出來的樣子更貼近我希望傳達的感覺。每個人都有不為人知，甚至壓抑的一面。不管是悲傷、迷惘，亦或是平靜、快樂，都有很多思緒在某刻湧上心頭，最好的出口就是獨處的時候。

劇本內容

爸爸：我們的兒子，俊威，是我的驕傲和生命中的一切。當他下定決心去美國留學，儘管我們都知道這意味著長期的分離，但我們毫不保留的給予他最大的支持。在疫情肆虐的時候和平凡的日子裡，我們每天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不管是訊息、視訊通話還是電話，我們總是在一起。儘管相隔千里，卻能透過科技拉近距離，仍感受到家的溫暖。

俊威：當我踏上美國的土地，我內心充滿了複雜的情緒，既期待又不安。那個時候，機場的燈光映照著無數陌生的面孔，而我則孤身一人，獨自面對這片陌生的土地。我想起家人的目送，那些泛著淚光的眼睛，以及他們在拚命壓抑情感的表情，我知道那是無法言說的祝福，是不捨，是牽掛，這些畫面至今仍在我的心中刻深。

媽媽：我希望俊威知道，家人永遠是他最堅強的靠山，就算我們在地球的兩端，我還是深深的愛著他，一直等他回來。有時我在家中閒晃，看到他的畫作、他的書，每一樣都承載著他的一部分，充滿著他的靈魂。他的床上還散發著他的氣味，仿佛他只是去了一趟遠方，隨時都會回來。

俊威：我經常問自己，離開家人和故鄉展開留學生活是否真的值得？但每當我在學校取得進步，或者在新朋友中找到歸屬感時，我知道答案是肯定的。那些美麗的秋天，紅葉如火，我在校園散步，感受到這裡與故鄉截然不同的氛圍。家人總是支持著我，儘管他們對我們的分離也感到難過。每一次通話，他們溫暖的關心都是我前進的動力。

記者小傑：我還記得自己在美國的留學生活，那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期。因為文化差異和語言不通，我感到孤獨和無助。每個人都有一個美國夢，但並沒有想像中簡單。每天都是一場新的考驗，詞典成了我的密友，但有時候，即便詞典裡有千言萬語，也無法幫助我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爸爸：我想念俊威的笑容、他的笑聲，還有他與我，與我們一起的日常。不管是疫情期間還是平日，我們每天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不管是訊息、視訊通話還是電話，我們總是在一起，每個平凡的日子，只要能聽到他的聲音，就讓我很滿足。

媽媽：每當我看到窗外的風吹動樹葉，看著風吹動樹葉的搖曳，我想起他，因為他總是喜歡在風中奔跑。每當我烹飪他最愛的菜餚，我都會呆站在那，喃喃自語，彷彿他還在家裡等著吃飯，每一次烹飪都成為一種無聲的對話，讓我感受到他在家的溫馨存在。

俊威：疫情爆發後，我們一家人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無法回國看望他們，每天只能透過手機互傳訊息、打電話，這成了我們維繫感情的唯一途徑。爸媽知道我也很想念他們嗎？

爸爸：每個夜晚，我孤獨坐在床緣，望著窗外，蓄勢待發的憂慮在我內心盤旋，像是一道無法迴避的陰影。

俊威：深夜裡，我望著滿天的星空，爸媽知道，我多想念他們嗎？

爸爸：我想念他的笑容、他的笑聲，還有他與我，與我們一起的日常。

媽媽：我經常夢到他，在夢中，他回來了，我們擁抱著，我告訴他我愛他，我有多麼想念他。我希望俊威知道，就算我們在地球的兩端，我還是深深的愛著他，一直等他回來。

俊威：我試圖保持堅強，因為我知道家人也在努力應對，但孤獨感逐漸侵襲，我經常在深夜躺在床上，思念家人的聲音和溫暖的擁抱。視訊之外的時間，我努力的思念，常常想像著，他們此刻正在做什麼？想像我自己在和他們對話，想像我就站在那裏，和他們開心的聊著天。

記者小傑：然而，有身旁友人的幫助，他們的耐心和理解，給了我依靠，我逐漸適應了當地生活，完成了高中學業並回到臺灣。那段經歷塑造了我，也讓我更加堅韌，讓我深刻體會到人在陌生的環境中有多麼脆弱，但也能因為一個人、一段友情而變得更強大。

爸爸：可是，有一天，我們無法再聯絡到他，他音訊全無。我的心碎了，恐慌和焦慮填滿了我的生活。我不知道他是否安然無恙，我想像最壞的情況，但仍然保持一絲信念，堅信他會回來。我，這個平時不擅長表達情感的人，在公司裡表現得一副開朗的樣子，但下班回到

家後，當我自己一個人獨處時，也無法避免地流下了眼淚，每一滴淚都是對未知的無奈。

媽媽：數個月的調查和漫長的等待只帶來了一個可怕的消息。那種痛苦和哀傷無法用言語表達。每當我在超市看到他最喜歡的零食，或者聽到他最愛的歌曲在廣播中播放，我的眼淚無法控制的流下。

記者小傑：當我得知俊威的故事，我立刻感到共鳴。他的留學經歷和我很像，而他的失蹤引起了我對他和他的家人的關心。當年的我也在異鄉，我能理解俊威的心情和想法，難過和無助感無法言喻，異鄉生活本來就充滿許多挑戰，和家人間的情感聯繫變得脆弱而重要。

媽媽：我經常夢到他，在夢中，他回來了，我們擁抱著，我告訴他我愛他，我有多麼想念他。時間停滯，我們共度著溫馨的時光，所有分離變得微不足道，但當我驚醒時，現實的冷酷又一次無情地打擊著我，讓我無法入眠。原來我們只是在夢境裡重逢。

記者小傑：俊威離世了。這對他的家人來說是晴天霹靂的消息，可想而知，他們聽到噩耗的當下肯定情緒潰堤，久久不能平復。我想了很久，沉澱了很久，真相終究是要講出來。

俊威：我經常問自己，這段留學生活是否值得離開家人和故鄉？當初的選擇是為了追求更廣闊的生活視野，但這條路上所付出的牽掛和思念，卻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的。每當孤獨感襲來，我不禁反問自己，這一切是否值得？

記者小傑：我懂他們的感覺，但俊威不可能回來了，當下不論說什麼或做什麼，都於事無補，但我答應他們，我會一直陪在他們身邊。我還記得自己在美國的留學生活，那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期。然而，有身旁友人的幫助，他們的耐心和理解給了我依靠，我逐漸適應了當地生活，順利畢業回到臺灣。那段經歷讓我更加堅韌，我深刻體會到人在陌生的環境中有多麼脆弱，但也能因為一段友情而變得更強大。我能理解俊威的心情和想法，而家人無法確定他的安危，那種焦慮更是深刻。我希望能為俊威的家人找到答案，也希望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在其他留學生身上，這是我回報社會的機會。每一位留學生，每一個家庭，都值得擁有安心的生活，不論他們來自哪裡，遇到困境時，都應該有人伸出援手，就像當初有人伸出援手幫助我一樣。

表演導引

1. 爸爸是一位較木訥的人，語氣可以稍微平淡一些，不需要太多起伏。
2. 媽媽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人，在情緒上可以多點起伏。
3. 記者小傑的語氣可以較多著重在穩重、有條理。

作者簡介

呂芊晴，現為高二自學生，生性樂觀開朗，喜愛文學創作及表演藝術。自學生活中許多體驗和經歷磨練出的自信，讓我對於原本不喜歡或不擅長的事物，願意跳脫舒適圈，勇於冒險和突破，以堅毅的心面對挫折。有機會嘗試讓不同興趣結合和碰撞出美麗的火花，讓我感到滿足，期望未來能在文學改編劇本的路上持續探索。

誰躺在玉米田裡

顏正裕

改編構想

作品改編自平路《玉米田之死》的同名短篇〈玉米田之死〉，敘述駐美特派記者傑克偶然發現高中同學陳溪山的訃聞。經過調查後發現，陳溪山失蹤一個月才被發現陳屍在家附近的玉米田，傑克在調查的過程中，逐漸發現他與陳溪山的相似處：想逃回臺灣、時常與妻子爭吵，甚至越來越喜歡玉米田。於是他開始踏著陳溪山的步伐，直到兩人在舞台上重疊。

劇本內容

舞台後方是一片玉米田，傑克背後的布幕出現陳溪山的剪影。舞台前方擺放三張椅子，依序坐著陳溪山的妻子喬琪、女兒小薇與傑克的妻子美雲。傑克緩緩走到喬琪身邊，陳溪山的影子消失。

傑克：我在美國擔任駐美記者已經十幾年，什麼場面沒見過，但上禮拜竟然在報紙看到高中同學陳溪山的訃聞，他的臉跟高中時期沒有太大差別，八字鬍顯出他的沉穩。聽說他已經結婚生小孩，這幾年甚至還買了新房子，面對一片豐碩的玉米田。據說他失蹤一個月後，才在家附近的玉米田被發現，沒有他殺嫌疑。

傑克站在喬琪旁邊，喬琪上方的燈亮起。陳溪山的影子回到布幕。

傑克：說說你丈夫的事情吧！

喬琪：有什麼好說的，你們記者最喜歡添油加醋。我可以回答你的問題，但我的名字絕對不能出現在報紙上，否則我的律師會跟你聯絡。

傑克：陳太太，我保證這與我的記者工作無關，我不過就是想釐清我高中同學的死因。

喬琪：其實當晚我不知道溪山出門，我每天都加班到半夜，我女兒小薇看見了，隔天早上她才問我爸爸半夜出門做什麼。

傑克：那時候是幾月幾號？

喬琪：大概是七月中。

傑克：七月中？新聞寫溪山被發現的時間是八月中，中間這一個月他去哪裡？

喬琪：我怎麼知道？

傑克：你們感情不太好？

喬琪：你想說什麼？我請問你，哪對夫妻不吵架？我們的生活也是到了他幫政府工作後才比較穩定，生下小薇之後買了現在這棟房子，總算是苦盡甘來，你懂嗎？

傑克：但小薇呢？溪山整整離開一個月，她沒有吵著找爸爸？

喬琪：我每天在公司忙得團團轉，現在我只能整天讓她待在保母家。一開始，小薇每天問我爸爸去哪裡了，我都說爸爸去很遠的地方出差，現在小薇好像已經接受這個事實。不過我聽保母說，好幾次我剛把車停到保母家前面，小薇會對著門外說：「爸爸來了。」

傑克：為什麼？

喬琪：我想小薇應該覺得爸爸還會回來接她，我得趕快去見客戶了。記住，報紙上不准出現我的

名字。

喬琪頭上的燈暗，小薇上方的燈亮。布幕影子撕下八字鬍，傑克貼上八字鬍。

傑克：小薇，可以跟叔叔說你怎麼看到爸爸離開的嗎？

小薇：我半夜起床尿尿，外面有聲音，是媽媽下班，可是又不是媽媽，因為沒有聲音。媽媽回家都好大聲，爸爸不喜歡。我跑到窗戶，爸爸在外面，他一直走。

傑克：爸爸媽媽常吵架嗎？

小薇點頭。

傑克：他們都在吵什麼？

小薇搖頭。

小薇：爸爸說想去很遠的地方，但媽媽不要，媽媽還會怪爸爸自從搬來這裡之後，一直站在玉米田前面，什麼家事都不做，像隻烏龜。

傑克：是你們家左前方的玉米田嗎？

小薇：對啊。爸爸會看好久好久，還會哭，爸爸以為小薇都沒發現。

傑克：小薇知道玉米田裡面有什麼嗎？

小薇搖頭。

傑克：爸爸離開家那麼久，小薇不擔心嗎？

小薇：後來我問媽媽說爸爸呢，媽媽只說爸爸去很遠的地方工作，不能帶小薇一起去，要我乖乖在家裡等，爸爸就會給我禮物。可是爸爸都沒回來，怎麼給小薇禮物？

小薇哭泣。

傑克：所以你跟媽媽也沒有跟警察叔叔說爸爸沒回家嗎？

小薇：對啊。我問媽媽爸爸什麼時候才會回來，媽媽只叫我安靜。所以我也常常跟爸爸一樣去看玉米田，希望爸爸會看到我。

傑克：謝謝小薇，你幫了叔叔很大的忙。

小薇頭上的燈暗，美雲上方的燈亮。布幕影子消失，傑克脫下外套，接著套上陳溪山的高中校服。

美雲：傑克，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整天調查高中同學的死因，你看到門前的草皮了嗎？

傑克：門前五十公尺？陳溪山失蹤一個月才在家門五十公尺不到的地方被發現，這件事情不對勁。

美雲：不對勁的是我們家。傑克，你看看左右鄰居家門口多麼整齊，能不能別讓我歌詠團的朋友看笑話，他們甚至在打賭你什麼時候會去修，我拜託你今天在家，去修一下。

傑克：你說……如果我們的女兒還在，是不是跟小薇一樣大？

美雲：是，現在庭院的雜草就跟五歲小孩一樣高，謝謝你提醒我曾經失去一個女兒。

傑克：小薇說起爸爸的樣子，表情是那麼快樂。怪不得陳溪山也整天念著女兒，下班就趕快回家。喬琪說起陳溪山就一臉不高興，丈夫消失一個月她應該是最高興的人吧？喬琪八成對婚姻不忠誠。

美雲：欸，不是，你結婚前怎麼說的？修剪草皮是婚姻「忠誠」的表現。

傑克：陳溪山從以前就品學兼優，雖然保釣運動讓他銷聲匿跡一陣子，逃到美國後依舊是人生勝利組，命運之神還是眷顧著他。

美雲：以前你恨不得把雜草一根一根拔掉，現在卻說參差不齊也是一種美感。

傑克：玉米田看久了，其實也蠻美的。

美雲：如果你聽任雜草自由生長，最終會成為一片叢林，我們要怎麼生活？

傑克：自由不是很好嗎？陳溪山已經自由了。

傑克走到舞台側邊，面對玉米田，陳溪山的影子又出現在布幕，他脫下外套，傑克穿上外套。

傑　克：你對生活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陳溪山：我想回臺灣。

傑　克：為什麼？

陳溪山：你還記得當年學校旁邊的甘蔗田嗎？我們蹺課就躲在田裡面。

傑　克：你現在工作穩定、有自己的房子、還有這麼可愛的女兒，管他什麼甘蔗田還是玉米田。

陳溪山：你知道我為什麼選在這個地方蓋房子嗎？

傑　克：離公司近？還是離小薇以後的學校近？

陳溪山：都不是，只是離臺灣更近一點點而已。喬琪總是要我在臺灣跟女兒之間選一個，當年我已經選了工作，定居在美國。我一直告訴自己，也許我生活穩定之後就可以再回到家鄉，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傑　克：你現在到底有什麼不好？

陳溪山：我想要自由。

傑　克：這個你也已經有了，那我呢？

喬琪、小薇、美雲上方的燈全部亮起，同時說話。

喬琪：陳溪山，你為什麼堅持要回臺灣？我們在這裡努力那麼久，再苦的日子我們都撐過去了，你已經不是當年的陳溪山，有老婆有小孩，還有這棟剛買的房子，你真的捨得拋下一切嗎？

小薇：爸爸為什麼一直盯著玉米田？為什麼不來接小薇回家呢？

美雲：傑克，你可不可以修一下草坪？草地最終會長成叢林，我們要住哪裡？

喬琪、小薇、美雲安靜，燈暗。傑克坐在地上，陳溪山的影子出現在布幕。

傑克：從高中開始，他擁有的東西就比我多，他過世之前，不管他還欠缺什麼，都還有個女兒等他回家。而現在這裡的玉米很飽滿，陳溪山投入那麼多的心力看著它們長大，但他再也看不到；我家門口的草皮已經快長成叢林，我還能決定要不要修剪。也許我應該再試試看，把失去的東西找回來。

傑克站起來，手上的夜光錶整點響起。陳溪山的影子消失。

表演導引

1. 陳溪山不會實際出現在舞台上，而以剪影或投影的方式呈現，如影隨形跟在傑克後方。若無法克服技術問題，陳溪山也可以自由在舞台與觀眾席之間遊走。
2. 傑克每訪問完一人，就改變自己的外貌，讓他更貼近陳溪山的樣貌。直到最後，他同時扮演陳溪山與傑克，在舞台上自言自語。

劇作家

顏正裕，高雄人。目前是大學兼任講師，喜歡站在講台上，除此之外習慣跟貓說話。持續用文字整理自己的人生，瞭解內心的想法。

1987

《春秋茶室》

吳錦發

以少年富林的母親所開設的「春秋茶室」為背景，描述富林與同學阿發幫助被賣入茶室的少女陳美麗的經過。作者藉由主角阿發，抒發自己年少時代的激情與心理成長，在悲涼的結局中，體會世界的現實與殘酷。〈春秋茶室〉為第一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推薦獎得獎作品，與吳錦發的〈閣樓〉、〈秋菊〉稱為「青春三部曲」，以愛為名串起筆者十五至十九歲的青春記事，實則描寫高雄美濃的農村變遷，與青春時代遭遇不同族群文化相遇的內在衝擊。

認命

孔育婕

改編構想

作品改編自作者吳錦發的小說《春秋茶室》，以小說主角阿發拯救茶室女莉莉無果，卻非自暴自棄反是轉而發憤讀書的結局，發想此行為背後的轉折與考量。劇本選用小說中原有角色，增加姊姊的人設背景，以姊姊的人生與莉莉的人生做呼應，引導阿發意識到認命是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1

阿發背著高中書包，躡手躡腳走進房內，在客廳遇到姊姊。

姊：（拿雨傘打阿發屁股）你怎麼這麼晚回來？

發：驚死人，你怎麼這麼晚在這？

姊：媽今天去店仔，雨傘忘記拿，我順便送過來。媽說你最近不知道在變啥魍（pīnn-siánn-báng），不去補習班又常常三更半暝才回來。像你這樣都不好好讀書，以後是要去扶角（khioh-kak）喔？

發：欸，我很有路用好嗎，介紹這麼多客人給你賺錢。

姊：是啦，吃碗麵一下嫌太鹹一下嫌太爛，阿威他老母啦。還有復興老師一天到晚盯著我胸部看，看就看飽了，難怪豆乾滷蛋都不想加。還有你那個好兄弟富林啦，每次來都記帳在你名下，啊是什麼時候要清？我麵店不是櫳仔內（lông-á-lāi）有免錢飯可以吃欸。

發：最少妳店裡生意不錯啊，我應該可以討一點做中人的錢吧。

姊：欠的債都沒還又想要討錢，死坐活食（sí-tsē-uah-tsiah），當作我的錢天上掉下來的，財神爺喔。

發：是要緊事才跟你討錢，結果你見死不救，錢嫂（tsîmn só）啊。

姊：什麼時候打撞球、看電影變要緊事了啊？

發：是富林的阿嬤那天昏倒摔斷腿，她自己一個人住在山上，富林很擔心阿嬤沒人照顧。他細漢被阿嬤帶大的，很有感情。妳都不知道，有一次，他還講這件事講到目屎直直流。我想說買

火車票給他去看阿嬤較安心。

姊：是喔，他這樣一個人很可憐，不然你也作伙去看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好了。

發：當然好，阿姊，你人很好欸，還願意付兩個人的錢。

姊：那是不是要帶點東西去比較好？

發：對，對，你可以多給我們一點錢，買人參給阿嬤補。

姊：那家裡的香你也帶去吧，再拿點錢去買金紙和蠟燭。

發：好好好，我絕對會送阿嬤最腥臊（tshenn-tshau）豐沛（phong-phài）的禮物。等一下，為什麼去看病人要攢（tshuâ）金香？

姊：（用力擰阿發耳朵）因為你要去看的是死人啦，富林阿嬤早就往生去啊。（手指戳阿發太陽穴）看你這什麼頭殼，整天想東想西想騙錢。常常騙買書錢去偷吃菸、上個月還拿補習錢去買氣槍。你再說白賊（peh-tshat）話，我就送你跟富林阿嬤做伴去。

發：要是我說真話，你就會幫忙了嗎？

姊：我看你的真話也不是什麼正經事啦。都幾歲了還不知打算未來，你是囡仔人還要討糖吃嗎？

發：救人的事哪是不正經的。你知道茶室最近翻遍全庄頭，在找一個叫莉莉的人吧？她現在躲在後山抽水站，你不信我可以帶你去看。是我和富林幫她逃出來的，之後打算送她回家，路上要住要吃和車費，才會跟你借錢。

姊：你頭殼貯屎（thâu-khak té sái）喔？他們是流氓欸，你們把人送走了怎麼賠，你的命嗎？還是你想要斷手斷腳？無代無誌（bô-tāi-bô-tsì）湊什麼熱鬧，真的是起痟。

發：是那群流氓起痟好嗎？他們騙莉莉要去工廠學做衫，結果把她帶來茶室賣身，她根本就不是自己願意的。

姊：沒法度啦，救人哪有這麼輕鬆。而且你可以救她什麼，你們有錢嗎？有勢力嗎？

發：（碰一聲跪下）我們沒才調（tsâi-tiāu），但有你幫忙就不同啦。拜託你了，姊。你知道嗎？莉莉哭著跟我說她好氣這世界不公平，為什麼窮就沒有選擇自己人生的機會。

姊：（姊姊沉默，過了一會，拔下手上戒指，遞給阿發）

發：你要幹嘛？

姊：你不是需要錢嗎？拿去啊，你就當作我掉在家裡，你撿到的。

發：（伸手接過姊姊的戒指）

姊：你跟莉莉說，一人一款命，都要自己承擔。

2

阿發衝進廚房拿菜刀，此時門外狗叫。

發：（從廚房走向大門口）富林，我找到（亮槍，開門）槍了……。

姊：（把槍搶走）你要衝啥？我一聽到媽說你在厝內揮跋反（tshia-puah-píng），就趕緊從麵攤過來。你是又在搬（puann）哪一齣？

發：我要去幫莉莉報仇。她回來茶室了，那群死老猴（sí lāu-kâu）去她家討錢，討沒錢就要人。幹，我要讓他們知道做這款夭壽事的代價。

姊：你才是夭壽人，你自己刮人（thâi lâng）就不用代價嗎？

發：我答應過莉莉要保護她，就要說到做到，為了她我命都可以不要了，受傷、被關算什麼。

姊：（打弟弟一巴掌）我當年早早嫁給賣麵的，天還沒亮就出來煮麵，洗碗洗到手爛掉，晚上回去還要打掃、顧小孩，每天吃不好睡不飽。為什麼？因為我知道家裡只養得起一個大學生。難道是我自己喜歡過這種生活？我早嫁人，讓你可以讀書。我是沒有第二個人生可以選了。

發：（沉默）你怎麼從來沒跟我講過。

姊：講有什麼路用，講就有錢可以生活，我早就發大財了。

發：對不起，我都不知道你做了那麼多、那麼苦。

姊：有苦就是去扛。這次莉莉已經知道茶室是做什麼工作的地方，但為了幫家裡還債，她還是回來了。這是她的選擇，好壞都去承擔，就是認命。莉莉已經決定她要怎麼過了，那你呢？你打算怎樣？（把槍還給阿發）你已經大了，要過什麼生活、做什麼事自己決定，但所有選擇都有失去，有犧牲和代價，要自己負責。

發：我知道了，認命要甘願（kam-guān），我會去想清楚未來的。

表演引導

1. 時空背景設定在一九七〇年代的閩南村，語言可以國台語交雜的方式呈現。
2. 姊姊與弟弟在劇中皆有各自心理轉折，姊姊從管教到放手，弟弟從任性到體諒，語氣上可配合兩人的心境變化。

作者簡介

孔育婕，家離墾丁很遠的屏東人，會把馬克思和馬斯克搞混的社會系學生，覺得怪咖是種稱讚的平凡女子，過著頻繁迷糊的日子。

秘密

吳姿儀

改編構想

《春秋茶室》的故事就像少年阿發的一趟英雄旅程，而青春期遇到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如何面對「性」。「性」既是生理發育，也是心理成長的一部分。阿發的情緒伴隨著陳美麗的境遇而起伏，作為阿發心裡所埋藏的秘密，陳美麗是秘密，黏糊糊的內褲也是秘密，阿發如何自己去統合這樣發生的新狀況，是文本裡刻劃有趣而深刻的部分。

1

小鳥：我昨晚飛進阿發的夢裡。他把腳踏車停在春秋茶室的門口，假裝腳踏車壞掉了，這樣他就可以正大光明的蹲下去修理腳踏車，然後再悄悄地，透過車輛鋼線間的空隙偷看陳美麗。

陳美麗有著一頭烏黑的長髮，正在春秋茶室裡陪著客人聊天，她的笑容越燦爛，阿發不斷撥弄腳踏車鏈條的手就越快，越來越快、越來越快，才修一下子就滿身大汗。這時，陳美麗微微傾下身，阿發清楚地看見美麗豐滿的大胸部……美麗呀！好美麗呀！阿發就這麼把原本好好的鏈條給空出齒軸外了，哈哈哈哈。你能想像得到嗎？我們之後來到一片大草皮，阿發跟陳美麗在草原上追逐奔跑，不自覺地拉起手。不久我們來到夢境的邊緣，美麗向阿發輕輕一吻，一個不被知曉的吻，我感受到刺激。天啊！心臟猛烈的跳動著，對，這是青春！這是我們的青春啊！我與阿發一起躁動起來，一股悸動流淌在我們的身體裡。這時候我和阿發一起不斷地大聲吶喊「想要完全占有」。陳美麗看著我們，緩緩地將我們擁入她柔軟的懷裡，青春真好。青春真好，對吧？我們聞到一股花的香氣，什麼花呢？應該是玫瑰吧。不對，可能是茉莉，生長在山上的野生茉莉，香味濃郁。我們貪婪而迷妄地嗅聞著，充滿魅惑的味道，是青春的氣息。陳美麗在我們眼前緩慢而豔麗地綻放。（唱）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剎那間，草原上一片純白的月光灑落在陳美麗身上，我的羽毛覆蓋上潔白與寧靜，整個夢境都是純白的。奇怪，只有阿發的臉是紅的，他躺在地上不動，我安靜地看著低著頭的阿發，他倏地站起來，粗暴地將我從夢境裡拽了出來。我回頭看著陳美麗離我越來越遠，我依然興奮快樂，阿發卻懊悔羞愧。這不對啊？為什麼要懊悔？為什麼要羞愧？莫名其妙！阿發的心裡有股詭異的情緒在醞釀著，封印！封印！阿發拉起褲子的拉鍊，低聲地告訴我，這是我與他之間的秘密，一個不安而害羞的秘密。我不懂，莫名其妙，我為什麼要不安，為什麼要害羞，我想這麼質問著阿發。但侵襲而來的睡意開始包裹住我。為什麼……為什麼……我不懂……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2

後院裡，姊姊正在晾衣服。

阿發拿著內褲鬼鬼祟祟地走到後院，被姊姊抓個正著。

姊姊：阿發仔，你的臉怎麼那麼紅？

阿發：唉呦，天氣太熱了啦。

姊姊：大家都說颱風天以前都會出大太陽。

阿發：有颱風要來喔？

姊姊：唉，我真的不喜歡颱風，我愛穿的那件洋裝會乾不了。

阿發：很奇怪喔，妳只有那一件嗎？

姊姊：喜歡的就那一件啦。

阿發：想不到姊也那麼專情喔！唉呦，復興老師幸福喔～

姊姊：沒大沒小，亂說話。你手上拿著什麼？
阿發：沒有啊，妳兩隻眼睛是看到什麼？
姊姊：你把手伸出來。
阿發：就……內……內褲啦，我要洗自己的衣服，妳幹嘛一直找麻煩？
姊姊：不單純喔。
阿發：以後我的衣服可以自己洗。
姊姊：你藏著的這個秘密，很麻煩喔！阿發仔，你還不知道嗎？
阿發：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是該知道什麼嗎？
姊姊：媽會趁你不在的時候去整理你的房間。
阿發：靠！變態啊。
姊姊：你說誰？
阿發：我已經十五歲了喔。
姊姊：差不多，就這個年紀。媽早上去醫生那裡拿了一罐藥，我放你房間了。
阿發：誰生病了？
姊姊：三餐飯後服用，一次服三粒。
阿發：我又沒有生病幹嘛要吃藥？

姊姊：「金鎖固精丸」藥效：專治遺精、夢洩……。
阿發：（打斷）雞婆！妳跟媽真的很雞婆！
姊姊：好心遭雷親……你不懂，青春期是很棘手的事喔。
阿發：會怎麼樣？
姊姊：你以後內褲都可以自己洗嗎？
阿發：我已經十七歲了！
姊姊：我不懂你為什麼要一直要強調年齡。
阿發：因為我已經長大了。
姊姊：媽在意的不是這個吧。
阿發：我在意的是啊！

沉默。

阿發：姊，我吃了這個藥還會長大嗎？
姊姊：應該會吧。
阿發：那妳別跟媽說。
姊姊：說什麼？你有做錯什麼事嗎？

阿發：不知道，或許有吧。

姊姊：相信我，媽不會想知道關於你內褲的祕密。

姊姊離場。

阿發將內褲掛在曬衣桿上。

小鳥：（唱）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表演導引

小鳥是阿發身體最私密的存在。一開始是小鳥的長獨白，既是用旁觀者的視角敘述少年阿發面對陳美麗時的內心躁動，也反映阿發內心對於性的探索、喜悅、不安、羞愧到害怕。演員可以思考如何透過表現呈現出少年阿發面對自我的探索過程與心境變化。故延續這樣的心境，當阿發的秘密被姊姊發現時，如何表現尷尬又憤怒的情緒起伏。

劇作家

吳姿儀，吃火雞肉飯長大的嘉義囡仔，涼麵要加白醋，豆花要配豆漿。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畢業。喜歡觀察生活中的小事，覺得生活在充滿大山椒魚的世界也不錯。

1993

《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尋找楊淑芬〉

朱國珍

一個假的楊淑芬跑去找真的楊淑芬的故事。
描述在公關公司擔任副總裁的陳美惠冒名為楊淑芬到婦產科看診，並為其所冒名的楊淑芬虛構了電話號碼與地址，循著虛構的訊息卻遇上了真正的楊淑芬。以同名卻人生迥異的情境，反映出1990年代，於性別、女性意識之認知尚處萌芽的階段，女性在事業、家庭與兩性關係上，傳統與現代的思索。

你好，我叫楊淑芬

王怡臻

改編構想

原著穿插同名人物的不同人生，隱隱帶到女性面對自己及社會的不同課題（如事業、家庭、「傳統與現代」及性／別關係），令人思考姓名、本人、別人眼中的我及社會身分間的連結。本次改編從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為家人洗手作羹湯的楊淑芬（阿芬）視角為起點。漸漸失去名字的阿芬，在接連上門找「楊淑芬」的兩個人中，展開了揣想、好奇與思辨。

劇本內容

舞台分為兩個區域。一區有一支直立式麥克風。

阿芬上。

阿芬：「妳好，請問這裡是忠孝東路七段一二九巷三〇號四樓嗎？打擾了。我叫楊淑芬，現在在美商擔任行銷企劃經理。我們公司正在做一些市調，冒昧打擾——」（整理身上衣服）

阿芬走向麥克風、站在麥克風前，邊把眼鏡、大衣、公事包脫下，放到一旁，露出寬鬆T恤、家居褲，將頭髮夾上鯊魚夾，邊繼續說。

阿芬：今天那個來我家敲門的人，講話咬字清清楚楚，這樣自我介紹。（夾雜台語、華語）

阿芬：她說她叫「楊淑芬」。我想說這個名字我好像聽過。好巧，我身分證上的名字也是「楊淑芬」，以前我都會說「是木易楊、淑女的淑、芬芳的芬」。這是我爸媽的期待——我也以為我的命會跟我的名仝款（kāng-khuān），人若走過就香噴噴——但，我身軀上不是臭

汗味、就是油煙味。每天洗米煮飯、刷髒鍋子、臭襪子，不臭才怪……。

阿芬走到舞台另一區。

阿芬：（看）這麼多碗是要等誰來洗……吃完東西順手洗、順手清這麼難？每個人只顧自己，說也說不聽，還以為我們家有多少人吃飯。（對某處叫喊）阿明，等一下要吃晚餐了、早餐的盤子還在這裡，能不能動個手整理一下。阿明、阿明。阿明！

等待。無回應。阿芬靜默。

阿芬：真的是相欠債（sio-khiàm-tsè），人閣無去矣（lâng koh bô--khì--ah!）。大的下班回來只知道吃跟睡，小的有樣學樣，吃完東西丟了就走。就要呷飯時間了是要走去叨位！叫他做一件事情怎麼這麼難。碗堆到不夠用、飯也不拿出來、垃圾也不丟，養到這麼大有什麼路用，整天只知道玩遊戲、啊不然就是找同學……。

走至麥克風前。

阿芬：其實我也可以理解，青春期嘛，同儕玩樂、社交第一，男男女女談感情。這種覺得全天下自己煩惱最多的日子……真的單純又……回不去。但我、擠破頭讀書讀到大學，不是為了要在這裡每天洗碗的。白天洗店裡的碗，下班就洗父子倆留下的碗。人家說什麼一屋二人三餐四季，騙痟的（Phiàn-siáu--ê）。僕人打雜啦。一個人顧兩個大寶貝，叫他們幫個忙，要嘛這裡痛那裡痠，「我明天還要上班（模仿）」、「我還有功課要寫（模仿）」，要嘛像這樣走甲無看著人（tsáu kah bô khuànn-tioh lâng）。髒鍋子、臭襪子，這才是生活。

阿芬：我早就不是楊淑芬，我是老婆、太太、媽媽，洗碗工、保母。每個「楊淑芬」都會像我這樣嗎？8歲、18歲、28歲、38、48……少女、輕熟女、大姐、阿姨。8歲的我一片空白；18歲的我想談戀愛，整天看到男生就害羞，期待遇到白馬王子哄我過日子；28歲……要顧麵包還要找相親對象；38歲，有的人叫我大姐，看到「逆轉青春」的廣告就忍不住點進去；我現在48了，對各個年齡層也算是略懂略懂，看是要當阿姨還是做少女，我都可以。對臉皮厚薄的掌握跟擀麵一樣、駕輕就熟。

拿出一本日記本。邊寫邊念。

阿芬：「9月8日。天氣……算晴好了。找上門的除了楊淑芬，還有一個男的。在我以為今天已經結束的時候，門鈴又響起來了。一個中等身材。身高約一六八公分、皮膚滿白、下巴帶著一點雜亂鬍渣的男人在我眼前。（回想）但是這個男人的眉骨、眼睛寬度、鼻尖角度跟嘴角上揚的弧度，對我來說都非常陌生，是那種似乎只能在衛教文宣或醫療雜誌上

看到的臉。」

走到麥克風前念著日記。

阿芬：某個仰慕「楊淑芬」的人。想用他那臺純白色賓士 560 SEL 載楊淑芬去想去的任何地方。他仰慕楊淑芬「白裡透紅的皮膚」和「娟秀的氣質」，還有「全身散發著的清爽的香氣」，跟舉手投足的「優雅魅力」。（放下日記）

阿芬：那些形容詞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至少對現在的我來說。顯然他找的楊淑芬不是我身分證上的名字。於是我打斷他正在說「如果可以想進一步認識她——」（模仿）。

阿芬：「我沒有你說的那麼好啦。（少女嬌羞貌）」。或者，也許我應該說的是「我沒有你說的那麼好啦。（揮手油條燦笑）」來展現我歷經世事，知道他那些甜言蜜語背後的目的？但對一個找錯人的人，似乎也不用那麼惡質（ok-tsit）……「苛刻」。

阿芬：找「錯」人？我的確用了「錯」這個字，沒錯吧？為什麼是「錯」？所以其實我覺得身為「楊淑芬」，我應該要人如其名：嫻淑、芬芳，是個淑女，才是「對」？現在我這個穿著家居服、夾著鯊魚夾的樣子是錯的？或者我這個樣子的形象，不適合進行這樣的思考……思辨？那是留給事業有成、好人緣、體面的「楊淑芬」，才是合情合理合乎想像。

阿芬：但那個人給了我一束花。其中有一朵玫瑰。那朵玫瑰提醒了我除了洗碗以外的事。儀式感，我曾經很重視的一件事。我值得收到一束……一朵玫瑰，不管我是什麼樣的……楊淑芬，值得收到這樣有隱喻有暗示有儀式感的一項禮物。不是賭一個機會的彩券，不是下個月的餐費，不是過年的紅包也不是壞掉才買的吹風機。是花。

走到中間、面對觀眾。

阿芬：「少年人（Siàu-liân-lâng），我是楊淑芬啦，我沒有你說的那麼好啦。謝謝你送我花，但是我家人等等就回來了，你在這裡唇邊會誤會啦。……花我就收下了，謝謝、謝謝啦。」

麥克風前。

阿芬：28歲的我可能會害羞。48歲的我不想惹麻煩。但實在放不下那……朵玫瑰。於是我隱瞞了有個楊淑芬來拜訪的事，打發走那個男人。但在他離開的那瞬間，我清楚地意識到：「楊淑芬」，從更早的那個時候我就認識妳了。

表演導引

改編時已將標點作為表演參考指標。建議初始可先就標點規律嘗試讀劇：句號、驚嘆號、問號標示完整語句，可換氣後再啟下句；逗號為短暫停歇，可不用換氣；頓號則為更短暫停頓，效果幾近連貫順念。另，可思考台詞中「訴說對象」及模擬他人的不同狀態，嘗試不同人物聲音狀態及華語台語交雜的情形。導引僅為參考，並非唯一可能。

劇作家

王怡臻，畢業於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跨領域碩士班、暨南大學中文系。現為專業表演藝術工作者／分享者、自由接案聲音工作者、演員，亦從事表演藝術教學工作。曾撰寫臺北藝穗節《我感受到你的崩潰，不緊張！》戲劇劇本。

一個楊淑芬的誕生

黃欣奕

改編構想

讀小說的時候，總是會透過文字看到角色的內心獨白或是心理狀態，然而當這些被轉化為戲劇或是電影時，就很容易被省略或是用其他方式來闡述，因為這是肉眼所看不到的。

此次的改編方向，我將故事中，角色的心理狀態具象化，透過幻想人物所述，讓觀眾可以直接目睹角色心中的後悔、掙扎，以及經歷旅程之後所產生的改變。

劇本內容

人物：

幻想淑芬

女子

護士（僅聲音）

楊淑芬

場景：

舞台上共有三個區域，分別打著不同顏色的燈光，第一個區域空間較為寫實，第二、第三的區域空間較為魔幻，第一個區域中心點有一個老舊的綠色沙發，第二個區域為醫院等候室的白色長椅，以及一面白色的牆壁，上面掛著一個投幣式電話，第三個區域則沒有任何東西。幻想淑芬上場，坐在沙發上，若有所思地望向遠方後站起，接著一位女子上場，站在幻想淑芬的光區之外。

幻想淑芬：今天下午，有一位女子走進了一家婦產科醫院。她很焦慮，害怕在這裡遇見她認識的

人，同時她的腦袋正在想著……。

女　子：不要看我，不要看我。

幻想淑芬：她覺得所有人都在看她，為甚麼一個年輕女孩會出現在這裡呢？

女　子：剛剛那個懷孕的媽媽偷偷瞥了我一眼，她一定覺得我是一個偷嚐禁果的壞女孩。

幻想淑芬：然而根本就沒有人在看她，那位婦女看的只是她身後書架上的雜誌，可即便如此，在現在這個狀態下，她只覺得自己被所有人注視著，內心充滿著忐忑和不安。

女　子：不要看我，他們現在看到的不是我，是楊淑芬，我是楊淑芬。偷嚐禁果的人是……。

幻想淑芬：楊淑芬！請進。

幻想淑芬披上醫師袍坐下，女子走進幻想淑芬的光圈，並在等候椅上坐下。

幻想淑芬：楊小姐，您今天有哪裡不舒服嗎？

女　子：有……我的月經這個月沒有來。

幻想淑芬：腹部有疼痛嗎？或是有噁心不舒服的感覺？

女　子：沒有。

幻想淑芬：上個月月經來是甚麼時候？

女　子：15號。

幻想淑芬：每次週期都是15號嗎？

女子點頭。

幻想淑芬：只有這個月不正常？

女　子：對的。

幻想淑芬：有過性行為嗎？

女子點頭。

幻想淑芬：有自行買過驗孕棒檢測嗎？

女子搖頭，幻想淑芬拿出杯子。

幻想淑芬：那要先請妳去廁所驗尿喔。

女子接過杯子，幻想淑芬突然伸手，抓住女子。

幻想淑芬：我是不是在哪裡見過妳？

女　子：有嗎？

幻想淑芬：有，我確定我有見過妳……楊淑芬。

女子想要把手抽走，但是幻想淑芬用力的拉住她。

幻想淑芬：幾年前，妳也來過這裡對吧？而且問了一模一樣的問題，妳月經沒來，妳沒有驗孕，但是我記得後來我們在這裡的結果是……妳懷孕了。

女　子：放開我。

幻想淑芬：當時妳愛上了那個人，妳從來沒有像愛這個人一樣，去愛一個人，妳也沒有想過原來自己會需要別人，妳第一次跟他說話，是那天辦公室所有人都走了以後，妳看見他一個人獨自坐在位子上哭著，妳問他說……。

女　子：你還好嗎？

幻想淑芬，脫下外套，開始哭，行為舉止變得像是男性。

幻想淑芬：不好。

女　子：你怎麼了？

幻想淑芬：我覺得，自己的心裡空空的，好像有一個怎麼都填不起來的洞。

女　子：（頓一下）我好像懂你這種感覺。

幻想淑芬：（恢復正常語氣）那是你們第一次說話，妳從來不覺得自己會被別人需要，所以妳也覺得自己不需要別人，但那天，那個時刻，即便只是第一眼看到他，即便你們沒說什麼話，妳卻想要了解他、關心他，跟他說一聲沒事的。

女　子：後來他開始跟我說，他跟他妻子的事，說妻子從不關心他的事情，對自己沒有興趣，不關心他過得好不好，永遠只在乎自己，逐漸兩個人沒有了交集，只剩下……。

幻想淑芬：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軀殼。某天，妳突然發現妳愛上了他。

女　子：對……。

女子、幻想淑芬：（同時）我（妳）把自己給了他，因為我（妳）以為他會給我（妳），我（妳）一生在尋找的東西。

女　子：我在……尋找甚麼？我不知道我在尋找什麼？尋找……。

護　士：（僅聲音）楊淑芬！楊淑芬小姐，下一個換妳喔。

幻想淑芬走出光圈，光圈裡面剩下女子。

女　子：我以為他會給我，我想要的東西，當我懷了他的孩子的時候，他卻跟我說，我們都是有頭有臉的人了，這種事情給別人聽到不好。我放棄了那個孩子。

幻想淑芬走進第三個光圈。

幻想淑芬：可是從那天起，妳的內心卻多了另外一個缺口，另一個不論妳怎麼彌補都無法消除的缺口。

女　　子：那天，我去醫院，我總覺得不是我做了這件事情，是別人，是另外一個我做了這件事情。

幻想淑芬：一個能做到妳不敢做的事的人。

女　　子：一個可以讓我為所「慾」為的存在。填寫病例簿的時候，我不想寫下我的名字，因為現在是另外一個人，站在這個地方。在那天，我在病例簿上，寫下了「楊淑芬」這個名字。

女子望向幻想淑芬。

女子、幻想淑芬：（同時）楊淑芬，我（妳）好像從那天起就認識妳（我）了。

幻想淑芬：我是為了代替妳承受妳無法承受的事而誕生的。

女　　子：可是，我一直在想，這個世界上真的有楊淑芬嗎？

幻想淑芬：妳在病歷簿上填下了甚麼？

女　　子：七六二四九五七，這是我創造給妳的電話號碼，但誰都知道這是空號。

幻想淑芬：真的嗎？

女子走到電話旁，撥打了電話，此時第一個光圈裡面出現楊淑芬，她外貌是一個40歲的中年婦女，穿著粉紅色的無袖背心和短褲，拿著吸塵器整理房間，突然電話響起，楊淑芬拿起電話。

楊　淑　芬：誰啊？

女　　子：您好，請問楊淑芬小姐在嗎？

楊　淑　芬：我就是啦。

女子將電話拿遠。

女　　子：真的有楊淑芬這個人？這不可能是真的！

幻想淑芬：妳好，我是美商達達行銷企劃，可以幫我做一個市場調查嗎？如果您願意幫我們完成這份調查，本公司將送妳一套代理進口的全套衛浴設備。

女　　子：妳在幹嘛？

幻想淑芬：妳不好奇嗎？另外一個楊淑芬的生活？

楊　淑　芬：這麼好喔？好啊好啊～妳想問什麼？

女　子：一聽就知道是詐騙電話居然還答應了。

幻想淑芬：楊淑芬小姐，請問妳現在的職業是？

楊 淑 芬：我是兩個孩子的媽啦～就是家庭主婦，大家都說家庭主婦在家很閒，才怪嘞，每天都超忙好不好，幸好妳挑現在這個時間打電話來欸，不然等那兩隻回家齁，吵到要死啦～他們真的是每天都……。

楊淑芬講話漸弱。

女　子：她居然還有孩子？這跟我想的楊淑芬不一樣！

幻想淑芬：不然妳想的是什麼樣子？

女　子：她應該是一個比我勇敢，比我聰明，比我……自由的人啊！

幻想淑芬：可是這個楊淑芬有妳沒有的東西，妳一直在尋找的東西。

女　子：甚麼？

幻想淑芬：一個完整的心。

表演導引

文本當中若出現刪節號，則代表下一句的角色打斷或是接上一句角色的台詞，上下台詞的銜接務必接緊且用快節奏的方式進行對話，若是出現兩位角色同時說話，括弧內的主詞皆是幻想淑芬所述。角色說話語氣、態度可由演員自行決定。

另外幻想淑芬若有在外觀上進行變化，則是演出女子記憶中的角色，請在說話語氣上進行調整。

劇作家

黃欣奕，高雄人，目前就讀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平常的興趣是看電影、看書跟熬夜。於大學三年期間多次擔任編劇，編寫過南大戲劇113級口述歷史劇場《雲雨晴》及社區劇場《黃金海岸情牽灣裡萬萬年》。

今天的我是楊淑芬

戴唯琪

改編構想

改編自朱國珍《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尋找楊淑芬〉。故事中的主角儘管在公關公司擔任副總裁，過著看似成功和順遂的人生，卻仍舊懷抱著某種強大的失落，因此冒名為楊淑芬到婦產科看診。主角為她所冒名的楊淑芬虛構了地址和電話號碼，卻沒想到有一個真正的楊淑芬，甚至就是那組虛構地址和號碼的擁有者。

此次的改編將主要場景放在醫院，透過女子和護理師的對話，建構九〇年代的時空背景，並經由護理師對女性未婚先孕的歧視，帶出女子冒名的原因和過去經歷。隱藏在楊淑芬這一個名字之下的女子，無法以真面目示人，卻渴望找回失落的自我。當假楊淑芬與真楊淑芬交逢，內心也逐漸產生新的變化。

劇本內容

人物：

女子，30多歲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年輕。臉上戴著厚厚的黑框眼鏡，身穿白色T-shirt和牛仔褲。

楊淑芬，育有一子一女的中年家庭主婦。穿著和女子一樣的白色T-shirt，但已經泛黃，上面有被醬料沾到的痕跡。

護理師

男子

如同天啟的聲音

場景：

故事發生的時間為一九九七年。

燈亮，女子和楊淑芬分別坐在左右舞台的椅子上。

如同天啟的聲音：你叫什麼名字？

女子與楊淑芬：楊淑芬。

女子：木易楊，很常見的那個楊。

楊淑芬：但是我的「淑」是淑女的淑。

女子與楊淑芬：芬，是芬芳的芬。

兩人說完後看向對方。

楊淑芬看不見女子，隨後又將頭轉回正面，女子則持續看著楊淑芬。

女　子：今天我是楊淑芬，電話號碼是……7624957，家裡住在……忠孝東路，對！忠孝東路七段一二九巷四百三十號四樓，沒錯，我是楊淑芬。今天的我是楊淑芬。

楊淑芬忽然轉頭看著女子。

楊淑芬：沒錯，今天的你是楊淑芬。

燈光轉換。

女子正在婦產科櫃檯前排隊。

護理師：初診嗎？健保卡，這裡先填資料。

女子拿起筆，遲遲沒有動作。

護理師：有什麼問題嗎？健保卡？

女　子：不好意思，那個我好像忘了帶健保卡，可以之後補嗎？

護理師：可以，但你要先填資料，不會連名字也忘了吧？

女　子：沒有、沒有，我正要寫。

女子填完資料。

女　子：我寫完了。

護理師：楊淑芬，五十二年生……。

女　子：怎麼了嗎？

護理師：八六減五二……欸你保養得很好耶。

女　子：是嗎？謝謝你。

護理師：楊淑芬，名字也滿好聽的，雖然有點菜市場。你看那邊，一二三，今天有三個「淑芬」，張淑芬、林淑芬，還有那一個穿長裙的，跟你一樣，也叫楊淑芬。

女　子：另一個楊淑芬？

護理師：臺中北上來看診的啦，才18歲。八成是懷孕。

女　子：才18歲，和我不一樣。

護理師：好了，候診區稍坐一下，等我叫號。

燈光轉換。

楊淑芬在舞台另一側出現，打掃衛生。

女子走出診間，手上拿著一個小杯子。

護理師：楊淑芬，驗完尿把杯子拿給我。

女　子：結果會需要等很久嗎？

護理師：月經不正常，最有可能是發炎或懷孕這兩種狀況。楊淑芬，你老公怎麼沒有陪你來啊？

女子沉默。

護理師：你看起來滿乖的啊，還是你沒有結婚？

燈光轉換。

男子出現，女子看著他。

男子接下來的獨白以零散的記憶場景呈現，時間從兩人的初識、逐漸熟悉到相戀。

男　子：你怎麼還沒下班，這麼拚，待會忙完要不要去喝一杯？我是單親家庭，我媽年紀大了，我弟又剛上大學，所以我才這麼拚命賺錢，希望可以給家人好日子。你真善解人意。在家裡我根本無法呼吸，我老婆對家中每一件事都有規矩，無時無刻都要我報備，甚至我賺來的錢都全部在她手上。相信我，我們之間早就沒有愛了。

女子轉身，不再看著男子。

男　子：再忍一下，我很快就會和她提離婚的。月經很久沒來，不會是懷孕吧？我們明明都有做好防護措施……如果有孩子，你會拿掉吧？

女子與男子：我們都是有頭有臉的人，會給別人逮到講閒話的機會，何必給自己找麻煩？

男　子：不要用真名，隨便胡謅一個名字就好。

女　子：楊淑芬，我是楊淑芬。今天的我是楊淑芬。

燈光轉換。

廁所內，女子看著鏡中的自己，杯子放在洗手台上。

楊淑芬依舊在舞台另一側。

女　子：楊淑芬，從那時我就認識你了。走出這間醫院以後，我就要和你說再見，但是我感覺在這短短的時間內，你似乎已經成了我的朋友，讓我在偽裝自己的時候，彷彿有了可以依靠的盾牌。有時我真希望自己有兩個化身，一個可以為所欲為，一個乖乖跟隨這世界的規則。如果真的有楊淑芬，你會看起來像鏡中的我嗎？你是不是已經結婚，有了美滿的婚姻和孩子？還是像我一樣，人生卡在這裡動彈不得？你，會是我嗎？

護理師敲門。

護理師：楊淑芬、楊淑芬有在這裡嗎？

女子打開門。

女　子：我好了。

護理師：杯子給我就好……欸楊淑芬，你要去哪裡？

女子沒有回應她，徑直走出廁所，她開始奔跑，最終在公用電話前停下。

女子投幣。

女　子：7624957。真詭異，隨便寫出的號碼，我居然記得這麼清楚。

楊淑芬：喂！

女　子：請問楊淑芬小姐在不在？

楊淑芬：我就是，你哪裡找？

女　子：你是電話7624957，家裡住在忠孝東路七段一二九巷四百三十號四樓的楊淑芬？

楊淑芬：對啊，請問你是？

女　子：我是楊淑芬。

楊淑芬：我也是楊淑芬。

女　子：我可能肚子裡有一個新生命，也可能單純經期不正常。

楊淑芬：是喔，我有兩個小孩，小孩到了青春期之後就很難搞，還有什麼事情都丟給我做的老公，當家庭主婦很累耶。

女　子：楊淑芬，你後悔嗎？

楊淑芬：每天這麼忙，哪有時間想後不後悔，我只有煩惱菜價一直上漲，老公薪水沒漲。楊淑芬你呢，你有後悔過這一切嗎？

女　子：我以為我會後悔……我想我得走了，下次見，楊淑芬。

楊淑芬：有空可以來我們家坐坐，再見。

楊淑芬離開，女子一個人站在舞台上，慢慢摘下眼鏡。

燈漸暗。

表演導引

1. 故事背景是一九九〇年代的臺灣，當時的人們對性別、女性意識的認知正處於萌芽的階段，社會風氣也比現今保守許多，表演者可以深入認識當時的時空背景，也許會更了解角色的內心和她的選擇。
2. 男子出現在女子的記憶中，幾個片段展現了兩人的關係從陌生到親密，再從親密到破裂的過程。各個片段的演出要被明確區分，片段推進的節奏可以越來越快速，男子可以更具壓迫感的形象登場。

3. 女子在本篇作品中有時扮演著她假想出來的楊淑芬，有時又回到她自己，表演者應表現出兩者詮釋上的不同。

劇作家

戴唯琪，世新大學新聞系輔修廣播，嗜甜的臺南人。在演員和編劇的路上努力打怪升級中，同時也是Podcast剪輯師。近期演出作品：陪你長大工作室《永遠不要長大的地方》、音樂劇《白文鳥》。曾以《十五分鐘的明星》入選2022 NTT＋×中國信託—音樂劇人才培育工程。

1999

《國民文選・小說卷 IV》〈生之祭〉

霍斯陸曼・伐伐

在月光撫蓋山林的夜晚，故事以塔妮芙臨盆的哭叫開場，從得知孩子即將到來到順利降生，皆有布農族祖先的禁忌與儀式，諸如產婦謝天、宴請產婆、將孩子的胎衣埋在樹下、父親懷抱孩子迎接太陽，並於山林間射擊火槍等，在生命傳承之際展現對天地的依賴與崇拜。描寫布農族族群智慧薪傳的〈生之祭〉，為第一屆南投縣文學獎小說首獎作品，除了收錄於《國民文選・小說卷 IV》（玉山社出版）、《88年度小說選》（九歌出版）之中，也在霍斯陸曼・伐伐小說集《黥面》（晨星出版）中與他篇共同展現布農族最真實與內斂的民族靈魂。

山靈之歌

婁淵萍

改編構想

以霍斯陸曼・伐伐〈生之祭〉進行改編，原著中強調生命的延續及傳承且對自然崇拜為核心，信仰中，「天神」（Dehanin）、「精靈」（Hanitu）則為本文的主要角色。藉由精靈們的述說帶領讀者認識布農族的傳統文化狩獵祭。現今社會對於狩獵文化常有濫殺的誤解，本意是勇士歸來時與家族分享獵獲的過程讓生命得以延續。而關注於狩獵祭文化如何運用山林知識與保護環境為本文要點。

劇本內容

遠方傳來卡車引擎聲，舞台正中央為布農族家屋，家屋前有燃燒的篝火，獵隊擺放獵槍至篝火旁，右下舞台精靈們正聚集在樹旁。

土精靈：兩位別吵了，冷靜，先深呼吸（大口吸氣），一年一次的狩獵季耶。

水精靈：哼，不用想就知道是Ibi（勇士名）。

花精靈：（白眼）我這次才先放過你，但我還是得說Umas（勇士名）最棒。

水精靈：（鬼臉）老花你這麼沒sense，你每年都猜錯耶。

土精靈：停！能參加狩獵祭每個勇士都很優秀，你們這麼大聲等等又驚擾到天神。

木精靈忽然驚醒打著哈欠，翻過身又逐漸睡去。

土精靈：大家趕快來，開始祭槍了。

耆　老：天神啊，我們在這裡獻上最誠摯的敬意，感謝祢賜予勇士吉夢，我們一定會有豐富的收

穫，請保護勇士一路平安，不招致意外（祝禱完畢即捏灑酒粕至獵槍上）。

獵隊合唱：

malahi kata　nam'a busulan　sialahi bahi　sizavan amin'a
我們要祈運了　這是我們的槍　祈禱有好運氣　全部都要拿取
amin'a hanvang-a　amin'a vanis-a　muna busul an-a　sialahi bahi
所有的水鹿　所有的山豬　都到槍裡來　祈禱有好運氣
amin'a tumaz-a　amin'a uknava　muna busul an-a　sizavan amin'a
所有的熊　所有的豹　都到槍裡來　全部都要拿取
amin'a si di-a　amin'a sakuta　muna busul an-a　sizavan amin'a
所有的山羊　所有的山羌　都到槍裡來　全部都要拿取
atitikis-a　sialahi bahi　makit vai vi-a
包含所有小的動物　祈禱有好運氣　收穫特別多

——〈pislahi〉（獵前祭槍歌）

天空飄下些許黑熊獸毛，躲在樹下的精靈們正偷偷看著這一幕。

花精靈：哇！勇士也太帥了吧～尤其是Umas，都快把我的心融化了。

土精靈：（扶額）是好了沒，老花就你行李還沒收好，獵隊都綁好獵槍馬上要出發了，木頭你也別睡了。

木精靈：（急忙清醒、搞不清楚狀況）

花精靈：等一下啦，雖然天神說狩獵盡量低調不張揚，我打扮一下總可以吧。

水精靈：額，怎麼打扮不都一樣嗎？不然你以為有人會看你嗎？（閃躲花精靈追打）

土精靈：你們別鬧了，我們要好好守護獵隊，尤其我們要到山的另一頭，會經過可怕的禁地，惡靈很多，千萬別鬆懈。

勇　士：「tut! tut!」、「cis! cis!」（勇士召集獵狗的指揮聲）

土精靈：大家走囉～

合唱時燈光依循日出至日落，場景轉換為泥濘山路、碎石坡及吊橋。

精靈合唱：

mudanin kata mudanin kata, kanta siki-a kanta siki-a
我們走吧我們走吧，走到了山腳下走到了山腳下。
muhaivin ludun muhaivin ludun, kanta sipal tas-tas kanta sipal tas-tas
越過山脈越過山脈，到了對面的瀑布到了對面的瀑布。

muhaivin ludun muhaivin ludun, kanta sipal tunuh kanta sipal tunuh
越過山脈越過山脈，到了對面的崩塌地到了對面的崩塌地。
muhaivin ludun muhaivin ludun, pitaminun vini daingaz pitaminun vini daingaz
越過山脈越過山脈，全身爬滿了水蛭全身爬滿了水蛭。

——〈mudanin kata〉（我們上路了）

合唱結束時燈光轉為夜晚，場景轉換為山壁下燃燒著營火，左下舞台有樹叢。
精靈與獵隊一同待在山壁下，伴隨獵隊此起彼落的打呼聲。
花精靈：走了一天，我～～～好～～～累～～～。每年走一次大崩壁，我心臟都快跳出來。
水精靈：你沒看到大崩壁都變水瀑布，我早上差點被沖走，額，想到都覺得可怕。
土精靈：明明前面更適合搭棚過夜，但獵團領袖卻帶大家來這裡。奇怪，這不在獵徑的路線中耶。
水精靈：不就還好有鳥占[註1]領袖才發現記號，找到獵寮省去搭棚。（嗅了下身體）獵團是怎樣啦，我身上都是垃圾的味道。
花精靈：（各種腰痠背痛的哀號聲）imita tu dalah asa tu masaningsing[註2]～
土精靈：老花你記性真好耶，今天聽到 lbi 說 imita tu dalah asa tu masaningsing，沒想到他們記

得這裡是我們的第二個家，也是，哪有人會在家裡亂丟垃圾。
水精靈：（輕觸腳上瘀青）嘶，愛護山林不是基本常識嗎，是有沒有 sense～
土精靈：還是我們幫忙貼個標語？（思考貌）「愛護山林人人有責」。
水精靈：最好是「亂丟垃圾永遠單身」。
花精靈：先來幫我貼下痠痛貼布啦～
大家默默整理手邊行李，突然左舞台傳來木精靈的尖叫聲。
木精靈：（尖叫）惡靈出現了!!!!惡靈出現了!!!我剛剛去摘白茅草聽到惡靈的聲音，還有好多哭聲，我們慘了啦我們慘了啦（語言模糊）。
水精靈：什麼啦，木頭你趕快說清楚喔，到底怎麼了？
木精靈：惡靈出現了，我們要被修理了，我不想變成惡靈（拭淚）。
水精靈：少來了，我們都還沒到狩獵禁地呢，而且又沒人放屁，勇士們也沒有作惡夢，怎麼可能

註1：指 hashas 鳥（繡眼畫眉），以鳥類飛行方向預測運勢的方式。
註2：為布農族語，譯為這裡是我們的土地，必須要保持乾淨。

引來惡靈。

左下舞台傳來哭聲及樹木搖動聲音。上舞台獵狗們此起彼落的狂吠，勇士起身安撫獵狗並拿上獵槍。

木精靈：他們要來了，趕快躲起來（緊抓土精手臂），惡靈如果出現就會發生意外，今天又有人要受傷了（哭泣）。

水精靈：天神叫我們守護獵隊，如果今天惡靈來了我們也沒辦法呀（來回踱步）。

花精靈：我一個柔弱的花精我也幫不上忙啊～～～～。

土精靈：不用怕！這裡是我們的獵場，一路過來大家都有遵守規範，如果惡靈又要欺負我們，傷害勇士，我們就跟祂拚了。

精靈隨著獵隊一步步地往聲音的方向前進，勇士撥開草叢後，大家都倒抽了一口氣。

木精靈：地上怎麼都是血……，我不敢再往前了，我們先回去獵寮啦。

水精靈：天啊！大家快來這裡，Umas 找到了，在樹叢後面這裡有小黑熊，快來快來。

土精靈：小黑熊被陷阱纏住腳了，牠感覺被困住很久了，誰趕快來幫幫牠啊！

獵隊領袖口中大喊 Tumaz[註3] 並檢查傷勢，指揮勇士們尋找治療草藥及食物。

木精靈：Tahai 小心一點！欸欸欸欸……，牠。

花精靈：牠的傷口都爛掉了……（乾嘔一波）。

水精靈：太大力了吧，輕一點，到底會不會……吼。

土精靈：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們很擔心，還好他聽不到你們說話，不然會被你們嚇死。

花精靈：（乾嘔中恢復）難怪祭槍時飄下黑熊的皮毛，天神早就提醒我們了。

水精靈：真怕他們以為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布農族最忌諱獵殺黑熊，要是帶熊肉回部落分享，差……點大家都倒大楣。

土精靈：多虧 Tahai 沒忘記狩獵常用的草藥，小黑熊才有機會止血。

木精靈：（拭淚）耆老如果看到勇士還記得草藥用途，一定很欣慰。

水精靈：想到就氣，到底是誰啊！居然放獸夾，哪有人這樣捕獵動物。

土精靈：一定不是我們布農族的獵人，放這種獸夾，這樣太勝之不武了。該不會是山下的人？

註3：布農族語，指黑熊。獵人狩獵期間不能呼喊動物名稱，以免暴露身分招致意外。

木精靈：我知道！上次聽耆老說非法業者都會煮熊掌，吃熊膽，把黑熊的皮當被子蓋……（發抖）。

獵隊將小黑熊帶回獵寮休息，精靈們看著傷痕累累的小黑熊，陷入一陣沉默。

水精靈：欸！聽說古代獵人會變成黑熊守護獵場耶，就跟獵人一樣，你們有聽說過嗎？

土精靈：狩獵以前就是家族生命的延續，這次遇到黑熊說不定也是天神給我們的提醒。

花精靈：祭儀一年比一年少，我才每年都要跟來的……。

木精靈：牠看起來還很小，怎麼會自己在這裡，不知道牠媽媽有沒有在附近？

土精靈：我們要保護小黑熊讓牠回家，絕不能讓牠變成其他人的食物。

木精靈：還是請天神幫忙？我們一起來祈禱。

精靈們：（背後牽手圍圓，合音貌）Do～～～，Do～～～，阿喔～～～，阿～～～。

洞口吹入一陣暖流，經過睡夢中的獵隊。精靈們也徜徉在暖流的照拂中，擺動起身體。

精靈們：（滿足神情）天神，我們沒有忘記與黑熊的約定，謝謝祢提醒我們都是一家人。

燈光由夜晚轉換回清晨，同時響起鳥叫聲、勇士們伸懶腰及獵狗叫聲，遠處傳來黑熊吼叫聲。

花精靈：誒？你們聽，你們有聽到了嗎？黑熊來了（跳躍）。

木精靈：什麼！！是黑熊的聲音（大哭），說不定是你媽媽來了。

水精靈：哇塞，天神也太帥了吧。

土精靈：祝你早日康復，下次別被陷阱夾到了。

花精靈：牠們可以重逢真是太棒了（轉圈）。

獵隊跟著小黑熊前往吼叫的方向，揮著手與牠道別，目送牠離開的方向吟唱祝福。

精靈合唱：

hui～iana～tu～hoi～iana～ho～ho～ho～i～

hui～iana～tu～hoi～iana～ho～ho～ho～i～

hui～iana～tu～hoi～iana～ho～ho～ho～i～

hui～iana～tu～hoi～iana～ho～ho～ho～i～

——〈macilumah〉（歸家）

表演導引

1. 背景為南投信義鄉神木村，族群為布農族郡社群。
2. 此劇台詞有布農族語常用詞彙，其念法雖以英文發音但語氣略有不同，請多加注意族語使用；另請不要模仿原住民口音進行讀劇。
3. 歌曲一、歌曲二、歌曲三皆為布農族古調，可用關鍵字「〈獵前祭槍歌〉、〈mudanin kata〉、〈macilumah〉」進行搜尋，有相關網路資源可學習布農族語發音及古調唱法。
4. 布農族古調為此劇本重要靈魂，若用音符或合唱團方式則容易限制古調自由性。可依情節的轉換表現歌曲的節奏及吟唱，因此歌曲節奏並非固定不變，會因個人及團體屬性不同有差異。
5. 精靈祈禱可參照布農族四部合音進行揣摩。

劇作家

婁淵萍，屏東潮州人，雖以舞蹈碩士畢業，但進入教學現場卻一頭栽進戲劇的世界，目前為任教於高雄的表演老師。

註：此劇布農族文化顧問為乜寇．索克魯曼。

你出生的故事

曾翔安

改編構想

如果故事的主角和敘事者以及作者是同一個人，如果他所說的故事是發生在他還尚未有意識、還不能形成記憶，甚至無法經驗時。他是如何得知這個故事——他出生的故事呢？又會為何、為誰而說這個故事呢？這算是紀錄還是創作呢？行動、回憶與傳敘合一，這不就是我們的人生，這樣的故事會有趣嗎？會不會想對於過去做出竄改？這些是在改編霍斯陸曼·伐伐〈生之祭〉時，決定要以類似口傳文學的形式保留、呈現的疑惑。

另方面，除了在漢文書寫的框架下，直接摻入了不少的族語。對白中違離漢語的結構，顛覆漢語的敘述模式也是自原著中延續而來，欲在語言上呈現布農族人從感受、思維、認知的方式，到世界、社會、生命觀的形塑與傳承等等，和漢人的差異。

劇本內容

人物：

Tanivu，新生的母親。

孩童1，Pima 的玩伴。

Pima，新生的哥哥。

Hudas，新生的祖父。

Talum，新生的父親。

產婆，因為擁有族人認同的法力、經驗，而成為部落裡專門負責迎接生命的長者。

V，撥弄時鐘，推動敘事的人。

場景：

舞台依相對位置區分出右中左，用以在演員移動時切換出不同場景。

右舞台為戶外的部落空地、大樟樹。中舞台為客廳。左舞台為廚房。

故事中的家門設定於中下舞台，介於演員和觀眾之間。

場次之間，由燈光明滅調度做區隔，可直接連貫無需中斷。

背幕有象徵時間流動的太陽與月亮裝置，可由可移動的光源裝置、時鐘、手電筒等不同方式呈現。

第一場

右舞台：朦朧的燈光。

V：（由左走上舞台，繼續往右上走）聽說月亮的形狀會是圓的，在故事開始的那天晚上。

V操作燈光，將夕陽點上。拿起兩張塵封而褪色、鬆弛的獸皮，坐在石頭上，開始回憶。

第二場

夕陽斜靠山巒的傍晚，山林中的部落

右舞台：燈光轉為豔紅，在部落的空地上，拿著彈弓的孩童出現，在V的周邊玩著追逐與打獵的遊戲。

Tanivu：（畫外音，從家中傳來）Anana kai! Anana kai!

孩童1：Pima，是你的Cina的聲音。

Pima：我聽得出來，確實是我Cina的叫聲。我的弟弟可能要住進我家了。（轉身朝著家中跑去。孩童1隨後也跟上）

V：（緩緩站起，凝視著另一張獸皮自言自語）你的弟弟……要住進你家了？

右舞台：燈暗。

月亮從地平線悄悄升起，隨長夜緩緩升掛至中央最高點。

左舞台：灶火亮起，家中廚房的石灶邊，Pima將小小的身體蹲靠在Hudas的褲襠之中，祖孫兩人守著夜一起烤火。時不時Tanivu的呻吟、喘氣聲，從客廳的方向傳來。

Hudas：Luhi，你不累嗎？你該上床睡覺了。（輕輕地撥弄梳理著Pima的頭髮，卻也不停地向客廳望去）

Pima：我睡不著，Cina哭得好大聲。（揉著紅眼，仰望祖父）Hudas，她會不會死掉？

Hudas：不會的，你的Cina只是想用高亢的哭聲把你的弟弟從肚子裡叫出來。況且她是部落裡最勇敢的女人，不會有事的，你可以安心去睡覺。

Pima：Cina在傍晚的時候就跟著竹雞一起哭叫，現在竹雞累了，不叫了。Cina依然痛苦的叫喊，我看弟弟是不會來了，要不然就叫弟弟不要來。Hudas，我不要Cina那樣痛苦的哭喊。

Pima 站起，從仰望變成平視祖父，形象變成父親 Talum，繼續與 Hudas 對話。

Talum：可憐的 Tanivu，從傍晚就跟著竹雞一起哭叫，現在竹雞累了，不叫了。Tanivu 她依然痛苦的叫喊。Tama，我們一定做錯了什麼，讓她承受如此的苦難。

Hudas：我們 Takbanuaz 的男人是不允許哭泣的，那會被大自然的精靈所譏笑，那是恥辱啊！丟掉眼淚，像個勇敢的布農族人。（Hudas 被煙嗆得咳嗽起來）

左舞台廚房石灶的火光漸暗。

中舞台：客廳燭光亮起。Tanivu 躺在客廳的地上，在反覆深呼吸、閉氣及用力的循環中已汗流浹背，仍斷斷續續沙啞地哭喊。

V：（從右側出現走入客廳，邊說邊變成產婆的形象，跪靠在 Tanivu 身旁，想協助迎接新生）就像部落所有的女人一樣，Tanivu 你會被安放在客廳的泥土上，等待產下自己的兒女。從大地開始之後，族人堅信：人類依賴大地而活，因此新生命的第一件事就是與大地接觸，彼此建立親密的關係。

Tanivu：Anana... Anana kai!

Talum 自廚房望向 Tanivu。

Hudas：（畫外音。與 Talum 兩人低語交談）Talum，當你們知道 Dihanin 要賜予你們嬰兒的時候，你和 Tanivu 有沒有遵守祖先訂定的 Samu，例如：起床後有沒有立即將被褥摺好，並將窗戶、木門敞開等，這些祖先所規定的？

Talum：Tama，就像您眼睛所看到的，我是一個信仰虔誠、行為誠實的男人，十個月來，自己和家人是如此虔誠、嚴格地遵守所有的 Samu。從耕地背回來的地瓜，一進家門也立即倒在地上，帶到耕地充當食物的小米，到目的地也立即打開包巾，讓小米展現在眾神面前。這一切都是期望獲得天神的喜悅。讓嬰兒能夠順利落地，不要傷害到母親的生命。甚至……為了避免嬰兒長大成人後成為令人討厭、人人喊打的小偷，我還告訴 Tanivu 在懷孕期間不要吃飛鼠肉。我們一直遵循著祖先的腳步，難道 Dihanin 沒有看到我們虔誠的心靈嗎？

V：（聽著 Hudas 與 Talum 的對話而分心，從產婆的形象抽離出來）在你出生之時，家人們也曾有過這麼多的懷疑、困惑嗎？

Tanivu：Anana kai! Anana……。

V：這時候 Pima（接著開始扮演起 Pima，以第二人稱邊說邊演），你會走到你父親的身旁，你

會問「Tama，我們去……去幫幫 Cina，好不好？」

中舞台：燈漸暗。

Talum：（朝著V的方向說）唉！可憐的孩子，每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是每一件事都可以勝任。就像山林中的動物一樣，有的會飛，有的會跳，有的會爬，有的跑起來像風一樣的快。我們的 Dihanin 是希望擁有不同能力的人學會互相幫忙。就像生產一樣，只有產婆才能讓你的弟弟盡快的跟我們見面，只有產婆才能趕走 Cina 生產所帶來的疼痛。來！

（朝著V面前的方向，握住不存在舞台上的 Pima 的手）我們能做的就是學習在等候獵物的獵人，在孤獨、害怕中等待最好的結果。（將不存在的 Pima 拉入懷中，擁抱、安撫）

V：（在一旁羨慕地看著，模仿著 Talum 的姿勢。接著走到 Talum 身後張開雙臂，想要像抱著 Pima 的 Talum 一樣，自己也能環抱著 Talum）學習在孤獨、害怕中等待最好的結果，是嗎？

（轉頭望向月亮）

燈光全暗。月亮已升掛至中央最高點。

第三場

凌晨，產後的家中

月亮開始加速往左舞台的地平線落下。

右舞台：V站立高舉雙手，在黑暗之中靜靜地扮演著屋外的大樟樹。

中舞台：燭光重新亮起，產婆跪坐在家中客廳的地上，將新生兒平放在 Tanivu 的身邊，然後握著 Tanivu 的右手，並撫摸新生兒的右手掌心。

產婆：（向天呼喚，為新生祝禱）Hu……Hu、Hu! 我以孩子的母親 Tanivu 的名字，向最有力量的 Dihanin 獻上母親最感激的心。嬰兒的生命來自您的喜悅。告訴我們怎樣拒絕惡靈的誘騙。Dihanin！我的孩子還在的時候，如果我吃了觸犯 Samu 或不潔淨的食物，別將詛咒的結果讓我的孩子承受。我以母親的名字，Tanivu，祈禱孩子在將來的日子裡，能夠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活著。孩子長大之後，聲音就像瀑布一樣宏亮，行為就像泉水一樣清澈。

（捧著紅色的布包站起，走進廚房）Talum，這是嬰兒的 pinainuk。做父親的必須親自埋在屋外的大樹底下。

Talum：謝謝你們帶領我的女人和兒子走過最危險的峭壁，我不會忘記今晚你們所做的一切。從今以後有任何困難，我允許你們使喚我的家人。（向產婆低頭彎腰，並接下紅色的布包）

V：屋外天色漸亮（Talum 朝著V所扮演的大樟樹走去）Talum 你會拿著裝了胎盤的布包走到那棵大樟樹下。（Pima 吃力地扛著鋤頭，匆匆跟上。兩人開始在樹下挖洞）然後去幫忙拿著鋤頭的 Bima 你會跟上，問（Pima 跟著V一起說）：弟弟的 pinainuk 為什麼要埋在大樹下？Talum 你會回答……。

Talum：埋在大樹底下是希望弟弟將來能像這棵大樹一樣強壯，能在大風大雨中依然驕傲地站在大地之上。

Pima：Tama，你是說每一棵埋著 pinainuk 的大樹都和某一個族人的將來有關係？是族人的「生命樹」？

Talum：當然，我們的祖先就是這樣子做的（放下鋤頭，開始用手將鬆軟了的泥土捧起到地面上）。所以，當你們爬到樹上遊戲的時候，不要踏斷了它們的樹幹，不要摘掉它們的樹葉，就像不傷害其他族人的身體一樣。

Pima 蹲下身，喃喃重複著 Talum 剛說的話，歪著頭認真地思索、理解了一會兒。然後靜靜地看著父親埋放布包、填平泥土的動作。

Pima：Tama，那我的「生命樹」在哪裡？

Talum：也是這棵強壯的樟樹。這棵樟樹會帶領你們兄弟走向平安的未來。

Talum、Pima 兩人抬頭仰望著V頭頂上方某處。V也凝視著兩人的臉。過了一會兒，V褪去大樟樹的扮演，蹲下抱著膝，低頭看著胎盤所埋之處。

V：胎盤被埋在大樟樹下的你，被守候、被祝福的你啊，（太陽落下，燈光漸暗）當月亮再次變成你落地時的形狀，在 pacingan 那天，你會得到怎樣的名字？在那之後，你會有怎樣的故事呢？

燈光全暗。月亮一邊自右舞台重新升起，一邊由最亮轉為最暗，然後再轉為最亮。象徵著一個月的過去，新生的滿月。最後月亮高掛在正中最高處。

第四場

滿月那天，家中的客廳。

中舞台：Tanivu 抱著穿新衣的新生兒，低著頭坐在客廳中央。Talum 坐在一旁，不時招呼著前來祝賀的族親。V在家中的角落看著一切。

主持命名儀式的 Hudas 端著盛有小米酒的葫蘆瓢走到新生兒面前。

Hudas：Hu！這個孩子取名為 Vava（中舞台：燈光點亮）。孩子承襲著曾祖父的偉大名字，Vava。（V 悄悄移動到新生兒的另一旁，仔細端詳著小 Vava）這個名字將使孩子永遠健康強壯勝過他人，惡靈帶來的疾病將無法侵入孩子的身體。孩子的動作像老鷹般的矯健，長大後的行為像月光般的皎潔，他的聲望像 Saveq 一樣的崇高。所有惡靈會對今天所取的名字感到驚怕，不敢來到我們的部落。Hu! Hu! Hu!

祝禱完畢後 Hudas 用手沾取酒汁，抹在 Vava 的嘴唇上。眾人接著陸續走到 Vava 面前，輕握他的小手，口中說著的祝福。完畢後都會虔誠地說：「Mihumisang。」當命名儀式告一段落，族人們移動到屋外，開始在庭院擺設菜餚、享用小米酒時，天色也漸暗。只剩中舞台客廳的燭火還搖曳著，V 仍在原地。

月亮開始逆轉。

V：Vava？Vava，

親愛的 Vava 呀，你會平安長大，就像族人們的祝福，就像那棵大樟樹。

親愛的 Vava 呀，你會健壯英勇，就像家人們所嚴格遵守的、虔誠祈求的。

隨著屋外的談話、歡笑聲也越來越稀疏，V 坐下然後躺下。

V：你會向 Tama 學習在孤獨、害怕中等待，你會和 Bima 一同狩獵。

像你的曾祖父、你所承襲的偉大名字，Vava，你會成為真正的人：像泉水一樣清澈，瀑布一樣宏亮，Saveq 一樣崇高，月光般的皎潔。

V 接著慢慢側臥、蜷曲成嬰兒的姿勢。

V：就像 Tama 和 Cina 一樣，你之後會找到心愛的人，你會結婚。你也會擁有要守護的人，你會迎接自己的孩子到來，而他們也會有自己的手足，就像 Pima 和我一樣。

燈光全暗。

V：不過那應該是很遙遠的事吧。在你那兒的未來、在屬於你的故事裡，你還想做些什麼呢？Va……。

Tanivu：Anana kai! Anana……。

小 Vava 落地後被剪斷臍帶時洪亮的哭聲。

註譯

Anana kai! ：痛苦的哀叫聲。

Cina ：母親。

Luhi ：長輩對孩子的暱稱，原意是幼犬。

Hudas ：祖父。

Tama ：父親。

Takbanuaz ：布農族六大社群之一的巒社群。

Dihanin ：眾神的總稱，此處指天神。同時包括對「天神」與「天空」的稱呼，日曆上的「天」與氣象的概念。宇宙通常也稱 Dihanin。是布農族人倫理道德的主宰者，也是倫理道德的最高標準。

Samu ：禁忌。不只規定「不應該做的事」，也告訴指引「應該怎麼做」，囊括了布農族人的社群倫理、環境智慧以及對生命萬物和天地自然的敬重。

Hu ：族人對神靈的呼喊聲。

pinainuk ：衣服，此處指胎衣。

pacingan ：為嬰兒命名的祭典。

Saveq ：指玉山，布農族的聖山，全稱為 Tongku Saveq。Tongku 有最高的山巔之意，Saveq 為布農古語，確切原意已不太可考，可能有堆積、覆蓋、積雪或躲避之意。Tongku Saveq 在布農族的大洪水傳說中有「最終避難之山峰、不再逃難的所在」的意思。

Mihumisang ：「好好活下去」之意，是布農族人最虔誠的祝福語。

表演導引

劇中一些角色需要同一演員幾次的形象轉換，如Pima變成Talum，來自於V處於回憶中和再敘述時的錯亂。而V扮演著Pima、產婆、大樟樹，則是想要在自己不在場的過去有所行動，形式上接近戲中戲。演員與角色的對應，可隨情況自由調整。

劇作家

曾翔安，高雄出生，一萬天裡蟄伏繭居了三次。想成為窗戶，想成為橋，窗內有燈，橋上有風。在望向鏡子時，希望看見的不只是自己。在學習勇敢的說話，誠實的生活，寫劇本是今年剛接觸到的一種練習方式。

2004

《聯合文學 1984~2004 20 年短篇小說選》〈地下道〉

許正平

故事主角陳信宏是一名流浪漢，他一面與父親和城市所隱喻的強權暴力、世俗規範對抗，一面卻心安理得使用著父親的定期匯款，與賣口香糖的殘疾女孩做愛、偷她的錢。透過陳信宏與地下道中的擺書攤老人、算命師、街頭畫家的對話，反映出潛藏於光鮮華麗的城市中陰暗的邊緣底層，自由而孤獨的存在。

浮

彭威元

改編構想

28歲的年紀，對於地下道的陳信宏來說，可能一個呵欠就過去了。只要會寄錢給他的父親仍然活著，他就可以繼續坐著，什麼都不做地維持生存。我想藉由一場對話的發生，讓一個與陳信宏相對的生命，帶著疲倦且不得已的姿態找上他。透過兩人之間的對峙，嘗試捕捉住當代社會自我命令式的過度勞動如何使人更加遠離精神上自由的現實。

劇本內容

人物：

陳信宏，30歲。

A，28歲。

影子們，沒有形貌，由陳信宏、A聲音出演。

場景：

一道白色地板橫穿過舞台。中間一道白色牆壁立起，階梯沿牆面而上延伸至翼幕後。水銀燈與幾條粗大鏽蝕的管線嵌在牆上，延伸至牆壁盡頭隱沒。

排水管不時發出咕嚕轟隆、滋滋等聲響，持續一陣。排水管爆裂發出巨響。燈亮，舞台上面沒有任何的水。陳信宏出現在牆邊。牆面上浮出幾個巨大影子。

影：龍門路口新開了一間素齋，裡面的師姐晚上會煮大鍋飯，免費，可以去排隊。規矩有點多，

好好遵守就不會被趕走了。身分證還在吧。借給我，每個月、不、每周都有三千塊。現金。滾出去。不要回來了。

車流聲。影子散去。

A繞過牆角出現，盯著陳信宏。陳信宏甦醒，他看著A，打哈欠。

A：先生，你這樣不行。

陳：嗯？

A：我知道你聽得到我說話。

陳：嗯。

A：颱風快要來了，起來跟我回去。不然晚點警察過來趕，他們就不會那麼客氣了，走吧。

陳：我餓了會去Yoshi……。

A：你說什麼我沒有聽清楚。車站那邊嗎？

陳：另一頭。よしのや（yoshinoya）。

A：Yoshi……喔，你是說吉野家？看不出來，你也是滿會享受的。（頓）那你也知道すき家（sukiya）吧。我以前在日本交換的時候，大半夜不知道吃什麼，就去吃他們家的牛丼。待多晚都行，也不會趕人……。很多跟你一樣的人……。

陳：跟我……嗯。

A：臺北人嗎？能不能借我看一下證件？

陳：沒有了。

A：沒有帶出門還是不見了，有家人知道你在這裡嗎？

陳：家？

A：很久沒回去了吧。

陳：我不知道。

A：不知道啊……還是你跟我講名字，我幫你查查看、問看看，看要不要找時間回家一趟。不要讓他們擔心。

陳：よしのや很安靜。

A：你說什麼？

陳：很安靜、不會有人吵。

A：……對對。這裡平常那麼多人走來走去——

車流聲。地下道裡吹起大風，陳信宏站起。影子漸漸浮出牆面。

影：明天會有條子來清場，可以避一下。

（哨音）不要跑。

待風經過，A往階梯上看去，後倚靠在牆上。

陳：要下雨了呢。

A：對啊，要下雨了。下雨了待在這裡不好。你很久沒有好好洗澡了吧。

陳：外面會淋雨。這裡不會。

A：嗯……。你待在這，還是有機會被雨潑到，對不對。好了啦，跟我去休息的地方。裡面有床，你就不用睡地板了。紙箱濕掉也不好躺。好好洗個澡，好好睡一覺，有什麼需要幫忙的也都會有人協助你。……雨下下來，所有髒東西都會沖進來，你只要好好洗個澡……。

兩人沉默。水滴從破損處落下。陳信宏坐下。牆面影子越來越濃，與A同時開口。

A：……很多人都以為跟我們走就是被關，但那是誤會，不要聽他們隨便講。又沒有犯法，幹嘛關你們。往車站那邊，過去幾個街口，有沒有？認不認識？那邊幾個阿伯、阿姨都住進去了。

影：下班後，多去附近繞一繞，很多民眾投訴，上頭最近盯比較緊。那個太辛苦了我做不來啊。反正都是得回來。他也離職了。新人進來也需要訓練，你要多承擔點。

陳信宏打了一個長長的呵欠。影子稍微變淡，又變濃。

影：餘額不足。

有幾個人被帶走了，不要傻傻被人騙去。對不起，麻煩您重新再操作一次。

昨天在垃圾車裡被找到。沒救了。

（沉默）回家吧。

A：我沒有騙你，你看今天只剩你一個人。……還有我。……跟颱風。

陳：你、為什麼要待在這裡？

A：嗯？我？

陳：要下雨了。你不回去嗎？

A：我還沒有忙完……哈。你看起來……很年輕。

陳：我還有剩下的口香糖。

A：我其實……滿羨慕你的。

陳：你認錯人了。

A：……怎麼樣生活也都沒關係，最後都會有人被撈起來。

陳：出口在上面，你找錯方向了。

A：你常常走上去嗎？

陳：你也是不乖、被趕出來的嗎？

A：（沉默）沒有，我是在工作。……至少有一份薪水。

陳信宏站起，走上樓梯。暴雨落下。雨伴著吹進地下道的風衝進來。A站好，跟著陳信宏走上樓梯，被雨水潑到，又走下去。

牆面影子將A吞沒。

表演導引

長年待在地下道或辦公室，所展現的姿態必然是不一樣的。噪音、潮濕、氣味，與血液流通的狀態，都是可以使用的材料。

話沒有想清楚就開口，與不想把話說清楚，都可能造成語句未完成的結果。有明確標示的停頓跟沉默也是。沒有標準答案。

影子分別由兩位演員聲音飾演，在語言寫實的範圍內，可以長得盡可能可愛、荒謬一些。

劇作家

彭威元，臺灣臺中。東海大學法律學系畢，目前就讀表演藝術碩士學程。創作領域涉及劇場與行為藝術。現職為劇場勞動者，接案做技術、也出沒於場館前台。近期參與作品：洪荒之力工作室《CALL TO ARMS》，集體行為、文本編寫。

口香糖

黃伊涵

改編構想

作品改編自許正平的〈地下道〉中男女主角衝突的一段。男主角陳信宏是一個平日潛居在地下道的遊民，女主角則是以兜售口香糖為生的肢障女子陳怡君。這次的改編著重在兩人貌似交疊卻又平行的互動。當陳信宏在回應陳怡君的愛慾時，同時經歷了自身在前一段感情及親子關係中所受到的創傷。

「地下道」作為一個過渡空間的意象，這裡的各樣人生被按下了暫停鍵，直到回到地表才能被視為繼續前進的狀態。與其說陳信宏是逃避現實的無賴，不如說他是被困在回憶沼澤中的鬥獸。陳怡君同是被社會漠視的邊緣人，然而她卻無法喚起陳信宏的共鳴，反而召喚了陳信宏的心魔，最終淪為洩慾的工具。

劇本內容

一張雙人床放置在舞台中央。陳信宏坐在床沿，面對觀眾。陳怡君怯怯不安地坐在床的另一端，背對陳信宏，離她不遠有一張輪椅，上面掛著各式塞滿物品的紙袋、塑膠袋。右舞台有一個簡單的附鏡梳妝台與椅凳，左舞台有一個淋浴間。梳妝台旁有一個破舊的朱紅色公寓鐵門，為本空間的主要出入口。

信宏：（對觀眾）她問我，你第一次來臺北是幾歲的時候？我說，我不記得了，但我知道那天是爸爸帶我到臺北的。在臺北車站，遠遠地，我就看到一幢好高的大樓（停頓）——新光三越。爸爸帶我搭著電梯到了頂樓，俯瞰整座城市。他站在我的身後，指著眼前說，信宏啊，你看到沒？我們的家就在那裡面。

怡君：（扮演小時候的信宏）在哪裡啊？

信宏：傻瓜，臺北這麼大，你當然看不到啊！信宏啊！你要仔細看好了，那是麥當勞、那是seven-eleven、那是SOGO、那是未來的捷運站——

怡君：那、我可以看看你嗎？

怡君拖行著下半身，越過半張床移動到信宏身後，雙手伸到信宏胸前，笨拙地解開他的上衣鈕扣。

信宏：其實，那個時候我還太小，什麼也看不清楚，只記得爸爸好高好高。我抬起頭來，只看到陽光從爸爸的臉龐普照下來。（怡君褪去信宏的上衣，貪婪地撫摸著信宏的身體）那道光裡面，伸出了一隻大手牽住我，我閉著眼睛感受那道陽光和手心的溫暖，忽然覺得那就是我的全世界了。

怡君：全世界？（笑出聲）全世界最悲慘的人是我吧！（對觀眾）我三歲就得病，醫生說我一輩子都要坐輪椅。我阿爸很早就過世，阿母改嫁，我很小就離開家裡，自己養自己。每天就是在電影院門口賣口香糖給那些約會的男男女女、還有來偷情的小王小三。人家都說，妳一個弱女子、一個殘障，在路邊討生活很危險吧。（笑出聲）危險？我當然知道啊！但我又能怎樣？光是去便利商店，我就要到處拜託別人幫我推上那個小到不行的台階。馬路又這樣坑坑巴巴，我一個人根本回不了家。有時候，還會遇到那種，假裝好心，把你推到家後，就把門反鎖，賴著不走……。（對信宏）喂——！先生！請你離開！你、你要做什麼？啊！不要、不要過來——（表情驚恐，雙手在空氣中做著抵抗防禦的動作）

信宏：當她用細細的聲音對我喊著「喂——！」的時候，我都會忍不住回頭。她總是喜歡遠遠地對我喊著：「喂——！要不要一起去吃冰？喂——！要不要一起回家？」

怡君：（對觀眾）我阿母叫我回家叫好多次了。你們不要以為她那麼好心，想要照顧我喔！哼！她只是想要我的那些殘障金、救濟金。叫她不用想了啦！不可能！我一毛錢都不會給！

（邊說邊將身體移動到輪椅旁，拿起輪椅後的皮製後背袋，珍貴地捧著）

信宏：那是一股心裡好暖好暖的感覺，我要蜷曲著身體，保護著它，才不會讓它跑掉。

怡君：這些是我好不容易才賺到的，我要好好保護它，才不會讓它跑掉。

信宏：但那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沉默。

怡君：喂——！你要不要吃口香糖？

信宏：喔，好。

怡君在輪椅旁翻翻找找，最後在其中一個塑膠袋裡拿出飛壘口香糖。打開包裝分了一顆給信宏。兩人面對面吃著口香糖。對視幾眼後，信宏將怡君壓在床上，兩人動作尷尬地交纏在一起，最後維持男上女下的姿勢，動彈不得。躺著的怡君對著信宏的臉吹了一個泡泡，破了。怡君開始咯咯

發笑，最後轉為大聲尖笑。她用膝蓋將信宏頂開，坐起身來，風騷地解開辮子，將微卷的長髮披散在肩上。接著起身輕盈地走到梳妝台前，滿意地端詳鏡裡的容貌，坐下開始化妝。

信宏：她問我，家裡怎麼了？為什麼要流落街頭？

怡君：難道你不想回去看看嗎？

信宏：妳是說，回去地下道？

怡君：（對觀眾）他好像已經完全把地下道當作自己的家。

化完妝，怡君已化身成為前女友。她牽著信宏走到淋浴間，熟練地脫去信宏的褲子，扭開水龍頭，讓蓮蓬頭的水花打在信宏的身上。接著面對觀眾，如空姐示範逃難動作般，優雅地戴上浴帽、透明眼罩，穿上防護衣和塑膠手套，開始奮力刷洗信宏，像是專業的清潔工在洗滌一項大型物件。

信宏：（對觀眾）我想了很久，最後決定了對外的說法：我在逃亡。我本來是一家網路公司年輕有為的總裁，後來遇上不景氣，周轉不靈，欠下一點錢，還不起。討債公司上門了，威脅要剁手腳。我本來有妻子，還有一個女兒，但妻子很快就辦好了離婚手續，帶著女兒，跑了。我的家被法院查封，我只好開始跑路。

怡君：（對觀眾）他還特地跟我強調那些黑道兄弟拿的刀啊槍啊血的，好像隨時都會衝出來殺了

他。這樣子，逃亡的理由就非常充分了，是吧？（對信宏）來，洗好囉！（卸下清潔裝備，用大毛巾包裹住赤裸的信宏，聞了聞，露出陶醉的表情。接著雙手搭著信宏的肩，把他從左舞台推到右舞台妝台鏡子前，將他壓坐在椅子上，憐惜地捏捏信宏的臉頰）哎唷！你看看你！怎麼那麼可憐！怎麼那麼可愛！

信宏：（對著鏡中的自己）這是我？

怡君：（從妝台抽屜拿出整燙好的高級衣物與配件，像玩芭比娃娃般逐一套在信宏身上）放輕鬆！你知道我最喜歡幫你打扮了。你還記不記得，有一次聖誕夜，我們兩個穿得像是要去走星光大道，在東區逛街的時候，整條街的人都回過頭看我們，有人還以為我們是明星，說要跟我們合照呢！（笑出聲）你看，這條ＣＫ的褲子是我幫你選的，加上這頂Gucci的帽子，還有ＬＶ的包包——

信宏：不是……不是我！這不是我！你是誰？你是誰？你他媽的給我滾出我的身體！（槌打自己、粗暴地扯下身上的衣物配件）

怡君用力地摑了信宏一巴掌。

信宏：我想起父親的那一巴掌。

怡君：（父親嚴厲的語氣）你這個壞孩子！不聽話就給我出去！不要再回來這個家了！

沉默。

前女友忽然跪坐了下來，恢復成原本的怡君，表情驚慌，以爬行的方式快速將身體覆蓋在信宏身上，貪婪地撫摸親吻著信宏。

怡君：對不起，對不起，不要生氣嘛！不要走，留下來吧……你願意嗎？你看這個房間，還塞得下另一個人啊！有空的話，你就推輪椅帶我出去賣賣彩券、口香糖。啊！還是你想做點小生意？我有門路喔！可以幫你牽線。改天我們一起去買幾件新衣，一起去看場電影，你說好不好？我一直都只是在電影院外面賣東西，我好想可以真正走進去，好好看一次電影。好嗎？留下來陪我！你怎麼都不——

信宏將怡君的嘴摀住，勒住怡君的喉嚨。怡君痛苦掙扎，最後虛弱地指向輪椅。信宏鬆開手，走向輪椅，一把扯下輪椅的後背袋，袋裡所有東西灑落地面：幾張證件、一疊藥袋、針筒、兩個保險套、幾疊鈔票還有數十條的口香糖。信宏看了看，從雜亂的物件中揀起鈔票，走向左舞台，抄起擱置在旁的髒衣物，再往向右舞台，看了怡君一眼，打開鐵門，離開。鐵門咿呀關上。燈暗。

表演導引

1. 陳信宏的遊民身分，某方面展示了他逃避現實與情感挫折的封閉態度。劇情中，他常常陷入回憶往事的恍惚狀態，因此對白中常有喃喃自語及對話的錯位感，最後則是如大夢初醒般，出現瘋狂的衝動行為。
2. 飾演陳怡君的演員，除了扮演缺乏自信的肢障女孩，渴求一段平凡的愛情關係，同時也分飾了陳信宏的兩個心魔：前女友及父親。角色變換請參考舞台指示，如無特別標出，則為原設定的怡君。
3. 劇情中的情慾環節可斟酌演繹，或以寫意的方式呈現。

劇作家

黃伊涵，高雄人，雙子座AB型。現任職於高雄市立美術館助理策展人。近期劇本創作《整經紗》於高雄文學館主辦「復活術：地方檔案與文學製造業紀實書寫工作坊」中，由響座劇場公開讀劇呈現。

別來有恙

黃琳晶

改編構想

作品改編自許正平〈地下道〉，原著描寫光鮮亮麗、建設繁榮的臺北有著陰影的另一面，在地下道生活的人們，處於都市的邊緣地帶，街友們，尤其故事中的主角陳信宏需要對抗世俗、父親、城市的鄙視謾罵，遭受社會棄絕，並難以與曾經的傷害和解。而短篇劇本〈別來有恙〉則希望除了呈現三位街友道來的父親形象與對自身的影響外，更能彌補遺憾。我想，無論身處何處的移動者或寄居者，都有其生命中的缺憾與難言之隱，希望能夠透過這部短篇劇本，為原生家庭所帶來的傷痛、邊緣的社會，保留一絲溫暖。

劇本內容

場景：地下道

畫家來回兜圈踱步、賣花人陪在陳信宏身邊。信宏發著高燒，陷入昏迷。

畫　家：怎……怎麼辦……怎麼辦?!

賣花人：你不要一直轉圈圈，轉到我脖子都要打結了。

畫　家：那你不要看我啊，信宏他昨天明明還有說有笑的，怎麼過一天就發高燒?還叫不醒?

賣花人：跟我一起扛信宏，扛到醫院也是功德一件。

畫　家：不行，我們又沒健保，會被趕出來的。

賣花人：（思考）信宏他爸不就是醫師?叫他爸來不就好了。

畫　家：不可以，這樣做信宏不會高興。

賣花人：但不送他去醫院會出人命的，我可不要我們的地下道出現第一具遺體。

畫　家：呸呸呸，什麼遺體不遺體的。

賣　花　人：那就聯絡他爸。

畫　　家：信宏有跟我說過，他死都不要跟他爸見面。

賣　花　人：出人命我可承擔不起。

畫　　家：你可不要詛咒信宏。

賣　花　人：這叫做認清事實。

畫　　家：反正信宏曾跟我說，他爸早就不要他這個兒子了。

賣　花　人：不要又怎樣？那就利用這個機會讓他爸要他啊。

畫　　家：我不會背叛陳信宏的。

賣　花　人：朋友命比較重要，難道要放他自生自滅？

賣花人從陳信宏身邊拿走手機。

畫　　家：你拿走啊，你又開不了他手機。

賣　花　人：這還不簡單，臉部辨識解鎖我還是知道的。

賣花人不理會畫家，走近陳信宏，把陳信宏眼睛撐開，使用臉部辨識，手機嗶一聲，解鎖。

賣　花　人：我一直都很想這樣試試。

畫　　家：你不要亂來，反正你也不知道他爸手機號碼。

賣花人：（念）「混帳老頭」，（對畫家）應該就是這個吧。

賣花人按下撥出鍵。

信宏父親：喂，信宏？我總算等到你的電話了。

賣　花　人：（對電話）你好……。

信宏父親：（打斷）你們是誰？我兒子的手機怎麼會在你們身上？

賣　花　人：（對電話）因為要聯絡你，他的手機被我們拿來用。

信宏父親：那他人呢？為什麼不是他跟我聯絡？你們把他藏到哪？還是綁架他？

賣　花　人：冷靜冷靜，我們不是怪人，我們是他朋友。

信宏父親：信宏是不是被你們這群狐群狗黨帶壞，才那麼久不跟家裡聯絡？才不回家？你們把我兒子帶去哪裡？

賣　花　人：這是天大誤會。

信宏父親：哪來的誤會？這個不孝子，竟然一聲不響離開。

畫家把電話搶過去。

畫　家：混帳老頭，難怪信宏會這樣命名。你是不會聽人話嗎？跟我那老爸一樣。

信宏父親：你又是誰？聽你講話這樣，一定是你帶壞我兒子。

畫　家：我說過我們是陳信宏的朋友，是你自己不聽。就是因為有你這種愛情緒勒索的家長，信宏才會逃走。

信宏父親：你胡說！信宏他從小品學兼優、乖巧聽話，才不會逃走！是不是被你們逼的？

畫　家：他逃走我們才會認識。這樣還真要感謝你讓他想逃。

信宏父親：我明明對他那麼好，要不是我這樣從小栽培他，讓他讀最好的私立學校、無後顧之憂，他也不會平安長那麼大。結果呢？好，如果真如你所說，那他竟然用逃家回報我？還跟你們這群鬼混。

畫　家：陳信宏就是因為在這個家喘不過去、待不下去，才離開的。他跟我說過，他看漫畫玩電動就會被你沒收，他對文學感興趣卻被你逼迫讀醫科、讀不來就被你罵得狗血淋頭，隨便靠關係塞個公司讓他進去。他努力想做好、討好你，卻一再被你罵、被你推開。

信宏父親：我沒有。

畫　家：有，你有。你們這些做爸爸都是一個樣。像我喜歡畫畫沒錯，但不是用逼的，那是我的興趣，但我老爸看不到畫畫的意義，只在乎那幾張獎狀、有沒有得獎。沒有考上第一志願美術系，就被禁足一個月。

信宏父親：那是你爸……。

畫　家：你就是在做一樣的事，你知道那種永遠都被否定的痛苦嗎？我想要找回單純畫畫的快樂，我們明明有努力了。陳信宏就是這樣，就算他想回家，他也不敢，他說你說他不聽話、叫他滾、叫他不要回去。

信宏父親：我那只是一時氣話，誰要他當真？況且我是為他好。

畫　家：為他好？又是那句為他好、為他好？你和我爸講的話都一樣。

信宏父親：你們以後會懂得感謝的。

畫　家：當下的感受就不用管嗎？要不是我來到這個地下道，靠作畫為生、遇到像信宏一樣喜歡我作品的朋友，不然我根本不知道怎麼活到現在。

信宏父親：地下道？你們在地下道？我接電話不是要聽你講這些的。信宏呢？叫他過來！我要跟我兒子講電話。

畫　家：我問你，你有找過他嗎？你知道他在哪嗎？有吃飽嗎？他現在生重病發高燒昏迷你知道嗎？

信宏父親：什麼？你們在哪裡？讓我見信宏。

畫　家：我們就在離你工作醫院不遠、吉野家旁的那個地下道。

信宏父親：我知道那家吉野家！我這就過去。

畫　家：你當然要知道，信宏有跟我說過，他會選擇在這個地下道，就是因為那是他小時候你最喜歡帶他去的店家。

賣花人把電話拿回去。

賣　花　人：有機會把你兒子帶回家，不要留有遺憾。

賣花人掛斷電話，等待信宏父親到來。

賣　花　人：你剛剛失控了。

畫　家：反正結果就是他爸要來了，皆大歡喜！

賣　花　人：我跟你說，我是因為看你們還年輕。

畫　家：少在那倚老賣老。

賣　花　人：我可是資深逃家，你們才來這一兩年，我來來回回十幾年了，論老我有這資格，何況我的年紀都可以當你們爸了。（頓）你知道為什麼我要賣花嗎？

畫　家：不知道，你又沒說過。

賣　花　人：我爸欠了一屁股債，然後跑路。

畫　家：這我知道。

賣　花　人：我很後悔，為什麼當初不乾脆狠狠揍他一頓？我當沒他這個人，直到……他後來回來了。

畫　家：那很好啊，享受天倫之樂，你幹嘛還來這？

賣　花　人：他是被警察帶回來的，他走失在路上，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他只記得自己的名字，警察連同社會局費了番工夫才找到我們。

畫　家：（默）

賣　花　人：我沒想到再次看到我爸，卻是個得了重度失智症的爸爸。更扯的是，他竟然、竟然叫我爸爸？

畫　家：那、後來呢？

賣　花　人：就開始要逗他笑、接受他的無理取鬧。拜託，我原本要他賠償我那沒有他的童年，但卻反過來要我練習當爸爸？

畫　家：（默）

賣　花　人：說也奇怪，我爸他最乖、最安靜的時候就是整理花園的時候，根本很難跟我恨了幾十年的人聯想在一起。

畫　家：所以這就是你為何賣花？

賣　花　人：後來我才知道，我爸和我媽是在園藝社認識的，當年我爸就是用自己種的百合追到我媽。（頓）他們走後，還是回到熟悉的地下道最自在，只有花園，我還想繼續維持下去。

畫　　家：沒想到你還有這段故事。

賣　花　人：你要不要也跟你家人聯絡？在你爸還是你爸、不是你兒子時？

畫　　家：別鬧了，我爸那種人尖酸刻薄，才不會失智。

賣　花　人：很難說，說不定用腦過度反而加快失智速度。

畫　　家：呸呸呸，你不要亂說。

賣　花　人：我知道你很想念你爸。

畫　　家：你又知道了？（顧左右而言他）信宏的爸爸怎麼還沒來？

賣　花　人：你藏在舊紙箱下那疊紙，都畫同個人。你畫的是誰？該不會是偷偷在畫我？只有我很常那樣大笑。

畫　　家：才不是。

賣　花　人：還是你暗戀的對象？一個大叔？

畫　　家：就跟你說才不是。我、我是在畫我爸啦。

賣　花　人：難怪長得跟你有像，都濃眉大眼的。

畫　　家：才怪。

賣　花　人：你看你遠在地下道都還忘不了你爸……，你希望他像畫中那樣對你笑？

畫　　家：我……。

賣　花　人：既然你今天對信宏他爸大吼大叫，何不趁今天也這樣對你爸？

畫　　家：我電話費沒繳，早就無法打電話了。

賣花人拿信宏的手機給畫家。

賣　花　人：還有這個，反正我們知道怎麼解鎖。

畫　　家：你借花獻佛喔。

賣　花　人：挪，打打看。

畫家走近陳信宏。

畫　　家：兄弟，抱歉，借我用一下。

畫家同樣把陳信宏眼睛撐開，使用臉部辨識，手機嗶一聲，解鎖。畫家將電話撥出。

電話另頭：喂……。

畫　家：（頓）爸。

表演導引

1. 賣花人和畫家、陳信宏有年齡差距，賣花人約55歲，畫家與陳信宏約25歲。賣花人講話較為瘋癲，時而正經、時而玩笑，人生閱歷豐富；畫家，些微迷信，有著藝術家桀驁不馴的氣質、急躁、血氣方剛，其實相當脆弱。可以嘗試在聲音、動作上做出年齡、個性的對比。
2. 陳信宏雖然發高燒昏迷在旁，但全劇實則因著陳信宏才開展，因此即便沒有台詞，仍有存在的份量。
3. 畫家與陳信宏父親對話，需要循序漸進的情緒堆疊、進行有層次的對話，從激動、爆發，到收斂；從受不了信宏父親、幫信宏講話，到投射自己、為自我辯護，再至願意與信宏父親溝通。
4. 畫家可以感受自己是如何被打動，在哪些環節、哪個時候被打動的，此時才真正嘗試態度放軟，願意主動跨出第一步——打電話給自己父親了。
5. 目前標點符號採取中性寫法（盡量不寫驚嘆號），也盡量將語助詞啊、啦、喔、吧等刪除，目的是希望能盡可能不限制演員，讓演員能將故事消化後由自身詮釋該劇本與角色的語氣和語調。

劇作家

黃琳晶，臺灣大學獸醫系碩士班畢，走在跨域道路上持續探索。時常躲在自己的小宇宙，對世界感到疏離，但謝謝仍有創作的時刻。相信藝術能改變些什麼，期能以劇場、文學及策展和觀眾產生連結，進行更多與世界溫柔對話的可能。

2009

《花甲男孩》〈逼逼〉

楊富閔

水涼阿嬤的丈夫讀冊阿公，一生風流，臨終前還惦念著情婦「逼逼」，七十五歲高齡的水涼阿嬤雖滿腹怨念，依然獨自騎著粉紅色腳踏車到廟裡為丈夫祈福，並遵循臺灣鄉下的傳統習俗，長途跋涉前往親戚家報喪。在傳統人倫的糾結中，「死亡」帶來了和解的契機，報喪沿途的水涼阿嬤，終將釋懷讀冊阿公的外遇，展開屬於自己的人生。〈逼逼〉為第五屆林榮三文學獎小說首獎作品，2010年與楊富閔另八篇短篇小說集結為《花甲男孩》，後改編為電視劇《花甲男孩轉大人》。

訃聞

王遠博

改編構想

該文本改編自作家楊富閔《花甲男孩》中的〈逼逼〉，因大多場景來自於水涼阿嬤騎著腳踏車來回佳里的公路旅行，筆者認為「移動」是這個作品中重要的部分。該文本的創作擷取自小說最後一段在讀冊阿公的靈堂前，水涼阿嬤織縫訃聞的片段，設定將訃聞延展成非寫實的狀態，使其象徵阿公精彩的人生，轉化手縫訃聞的邏輯，採用車衣機的聲響作為阿嬤這趟佳里的公路旅行的困難與顛簸，最後以小說前頭和媽祖宣戰的倒插香，延續到結尾祭拜「水涼阿公」也是倒插香，作為小說內文的延伸，並表達即便阿嬤的人生大部分都奉獻給了家庭，但在阿公死後，她的新生就此展開，並且要比拚誰活得更精彩。

劇本內容

人物：

水涼阿嬤

讀冊阿公

孫子

蘇菲亞

場景：

一塊巨大的長布，掛滿在場上，簡單的桌椅陳設讀冊阿公的簡易靈堂，而水涼阿嬤身穿喪服用著車衣機，車著那一塊好長好長的布。這時身穿吊嘎短褲的孫子，手持DV拍著正在車著長布的阿嬤，長布上繡上的許多人的名字。

孫子：從那天下午開始，阿嬤和阿公見面後，阿公和阿嬤說「多謝五十年來的你」，到現在阿公的照片就掛在那，阿嬤也一直在用那塊布，伊講……。

阿嬤：（台語）我欲予伊知影，伊的一生，真正拄著足濟足濟人。

蘇菲亞：那老闆遇到的那些女人，也要上去嗎？

孫子 DV 對著靈堂上的阿公遺像拍著。車衣機停下。

孫子：那個就是阿公，蘇菲亞口中的老闆，在他走之前，他只會說

阿公身穿白色吊嘎從遺像走了出來，一隻腳垂掛著。

阿公：逼逼欲焉我來去「環遊世界」！

孫子：我小的時候爸媽要去中國工作，阿嬤阿公捨不得，應把我留下來，說會在臺灣好好盯我念書，之後讓我上台大，而阿公他總是穿著白色吊嘎，牽著我的手去幼稚園，對著老師說……。

阿公：（台語）這是阮孫，和我有成無？[註1]

阿公靜止不動。

孫子：阿公總是這樣陪著我，聽其他堂哥堂姊說，他們對阿公一點印象也沒有，甚至有些人沒有看過阿公，（台語）阿嬤攏講：「你阿公少年時，攏一直用心愛臺灣。一直到老，才甘願留佇厝內。」[註2]

蘇菲亞轉身裝扮，變成了逼逼的模樣。

孫子：直到那天阿公帶我去花園夜市買小上海鹹酥雞，結果遇見真的從上海來的逼逼阿姨。

阿公鬆開孫子的手，牽起逼逼的手，兩人慢動作踏著浪漫的步伐。

孫子：阿公消失了，我終於知道哥姊在說什麼了，我問阿嬤「阿公去哪裡了？」

阿嬤：（台語）伊毋知影死佗位去矣。[註3]

孫子：意思是「阿公又去愛臺灣了」。

逼逼放開阿公的手，慢慢地跑走，留下氣喘吁吁的阿公。

註1：這是我孫子，和我像嗎？

註2：阿嬤都說：「阿公年輕時都用心愛臺灣，到老才願意留在家裡。」

註3：他不知道死去哪裡了。

孫子：只是阿公這次旅行，花了一百多萬，最還不見了一隻腳，肚子還破了一個洞，從此就躺在床上了。

車衣機啟動，逼逼轉換回蘇菲亞，孫子手裡拿著腳踏車，在阿嬤身旁把玩著。車衣機聲漸小。

阿　嬤：（台語）孫啊，你甘知？[註4]我前幾天騎去蕭壠，經過彼號十八層地獄，你細漢時去過閣哭，你甘會記得？閣有彼號新樓病院前又閣佇咧挖空，害我險險跋跋死，好佳哉有幾个泰國仔扶我起來，用台語關心我，台語比你好捏我閣有拄著你彼號越南姨媽，伊聽著你阿公的代誌，共我攬牢牢，按呢啼啼哭哭大家攏足關心伊，好佳哉……有看著你阿上尾一面……啊……啊……彼个屎咧，屎咧！[註5]

蘇菲亞：老闆娘，「屎」我拿去花園埋了。

孫　子：阿嬤，你不要擔心啦！

阿　嬤：好佳哉。

車機聲漸大。

孫　子：聽說阿公年輕的時候，和現在只穿白吊嘎和只剩一隻腳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樣的，阿嬤說阿公很會寫詩，也很會寫信，他不論到哪裡都會寫一封好長好長的信給阿嬤，不過結尾

都是阿公換上的年輕的西裝，展現帥氣模樣。

蘇菲亞：老闆娘說都是來要錢的。

阿　嬤：（台語）好，睏彼十二婆姐矣。彼日本仔伊某、埔里的婿姑娘，台東彼的公主……閣有彼咧……逼……哎……逼逼。[註6]

蘇菲亞：老闆娘，逼逼他騙走老闆好幾百萬，她不好不好……

阿　嬤：（台語）毋過伊抑是伊的一部分矣，不管是好是穩，伊攏是頭家性命中的一部分，蘇菲亞你嘛是矣，你看你的名，我繡佇咧遮。[註7]

註4：孫，你知道嗎？我前幾天騎去蕭壠時，又經過那個十八層地獄，你小時候去過還哭，你還記得嗎？還有那個新樓醫院前又在挖洞了，害我差點摔死，還好有幾個泰國仔扶我起來，還用台語關心我，他們台語還比你好。

註5：我還有遇見你那個越南姨媽，她聽到你阿公的事情，把我抱得好緊，哭得好慘呀……大家都好關心他，還好……有看到你阿公最後一面。啊……那個大便呢？大便呢？

註6：好，剩那個十二婆姐了，那個日本人老婆、埔里的漂亮姑娘、臺東的公主……還有……那個……逼逼。

註7：不過她也是他的一部分呀，不管是好是壞，她都是老闆生命中的一部分，蘇菲亞你也是呀……你看你的名字，我繡在這邊。

阿嬤無聲的和蘇菲亞說著布上的故事。

孫　子：我、阿嬤還有蘇菲亞，一起拜了七天，唱了七天，哭了七天。

阿嬤脫去喪服，粉紅色亮麗衣裳出現。

孫子、阿嬤、蘇菲亞三人緊緊站在一起，孫子遞給了阿嬤三枝香，阿嬤點燃了它們。阿嬤念念有辭，最後說出。

阿　嬤：（台語）老噎，無人逼我矣，我欲出發，請保佑。[註8]

（華語）等這裡如果長出很漂亮的花，就代表你阿公在那裡很好。

阿嬤把香拿給蘇菲亞，蘇菲亞將香倒插進前面阿公的手裡。

孫　子：啊！（台語）又閣倒插香。[註9]

阿　嬤：（台語）看起來這嘛我欲來和伊比，我和伊啥人去的所在濟。[註10]

孫　子：（台語）阿嬤！你欲去佗位？[註11]

阿　嬤：（台語）阿嬤，先欲來騎車環島，紲落來出國去耍，到去揣你阿公的彼一工，我欲來共伊展，我去的所在比伊較濟。[註12]

阿嬤戴上護目鏡，孫子拿著粉色腳踏車玩具，將其滑動在長布上。

孫　子：祝全台最酷炫的阿嬤單車上路，一路順風！

阿嬤啟程，阿公靜靜的在她的身後揮手。

註8：老伴，沒人逼我了，我要出發囉，請保佑。

註9：又倒插香。

註10：看起來現在是我要和他比，看誰去的地方比較多。

註11：阿嬤你要去哪裡？

註12：阿嬤要先來騎車環島，接下來要出國去玩，到要去找你阿公的那一天，我要跟他炫耀，我去的地方比他還多。

表演導引

1. 本劇建議以四個演員完成劇目。
2. 其餘演員的轉換可用簡易的配件完成，但阿嬤的變身要給觀眾驚喜感。
3. 車衣機聲，可自由調配，聲音影射阿嬤的旅程。

劇作家

王遠博，畢業於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劇本創作組。現為「閱時」的負責人，主要工作為劇本創作及劇場藝術行政。近期書寫主題多為「性別議題」及「消失地景」，近期劇本作品：《鼠籠》、《櫃位上的玻璃鞋》、《萬象園》等。

阿媽的公路旅行，第N篇

李宗原

改編構想

作品改編自楊富閔《花甲男孩》書中的短篇〈逼逼〉，敘述水涼阿媽在讀冊阿公過世時，回娘家報喪的過程，同時釋懷讀冊阿公的外遇。故事改編於當讀冊阿公離開五年後，水涼阿媽因為丈夫的離世，生活也被逼著往前走，不同往常自己跑出去到處玩，這一次是屬於她自己的報喪旅程，改編的同時希望保留住原本小說中有趣的語言調性。

劇本內容

人物：

水涼阿媽，接近八十歲，講話直接充滿活力。印堂有一顆觀音痣。

蘇菲亞，看護，三十五歲，從讀冊阿公照顧到水涼阿媽，在水涼阿媽家裡服務五、六年。

村長（與蘇菲亞同一人飾演）。

麵店老闆娘（與蘇菲亞同一人飾演）。

狗（與蘇菲亞同一人飾演）。

楷翔，二十五歲水涼阿媽的孫子，只要一有放假都會回家陪水涼阿媽。

讀冊阿公（與楷翔同一人飾演）。

狗（與楷翔同一人飾演）。

場景：

舞台以簡約的方式呈現，不需要完全寫實的樣貌。

楷翔看著手機。

蘇菲亞著急到處跑。

蘇菲亞、楷翔：（模仿廣播音樂和麥克風回音的聲音）逼～燈～燈～燈～燈～

村　　長：（廣播聲）西庄村辦公室放送！我是村長，歹勢一透早吵到逐家，咱的水涼阿媽家已走出去，逐家若是有看到伊，請趕緊𣍐伊轉去。

水涼阿媽騎著腳踏車悠閒上台邊放著〈非常女〉邊跟著唱一小段。

水涼阿媽：緣投沒什麼稀奇，有錢的踢一邊，看來看去也是有氣魄的人卡甲意。風啊～請你將我的愛情吹向天邊，化成雨水灑醒不解情意的伊……。

三人一起：逼逼。

水涼阿媽騎著腳踏車閃過車的樣子。

水涼阿媽：逼三小！紅燈捏。差一點就先去啊。好佳哉媽祖婆有保庇！

三人一起：逼逼。

蘇　菲　亞：讀冊阿公最後一个對象。

三人一起：逼逼。

楷　　翔：阿媽的手機定位消失了。

電話響音樂被停止，水涼阿嬤邊騎腳踏車邊講電話。

蘇　菲　亞：頭家娘你佇佗？

水涼阿媽：吵死！莫閣一直打來揣我。

蘇　菲　亞：頭家轉去以後，伊逐工丟咧拋拋走。

水涼阿嬤：我欲來去環島、欲來環遊世界！掰掰！

水涼阿嬤掛斷電話。

楷　　翔：最時尚阿媽的公路旅行，第N篇！

蘇　菲　亞：敢毋免去揣頭家娘？

楷　　翔：逼逼。定位出現了。

蘇　菲　亞：養老院。

楷　　翔：叔公住在那邊。也是阿公唯一還活著的兄弟姊妹。

蘇　菲　亞：逐禮拜六，阮攏會去遐泡茶開講。

水涼阿媽：我欲來環遊世界，以後丟袂閣來！掰掰！

楷　翔：繼續騎著車。單親媽媽的麵店。

麵店老闆娘：阿桑！今仔日這套有婿喔！透中晝，要不要入來食麵，我請你！

水涼阿媽：毋免啦，我閣欲無閒。

楷　翔：阿媽從不吃那一家。

麵店老闆娘：今仔日你欲去佗？

水涼阿媽：我出來報喪。

麵店老闆娘：歹勢……。

水涼阿媽：無啦！我會使去環遊世界。

麵店老闆娘：按呢袂穩！你愛細膩。

水涼阿媽停下腳踏車。

楷　翔：佳里、ka-li，阿媽在娘家停了下來。

蘇菲亞：頭家轉去了後，伊就攏無轉去過。

楷　翔：那邊早就沒有人住，兄弟姐妹也只剩她一個，回去也不能做什麼。

水涼阿媽：轉來睏乎飽，才有體力會使環遊世界。

狗叫聲。

水涼阿媽拿起飼料餵狗。

水涼阿媽：擺跤、青眼、大頭，趕緊來食飯！

楷　翔：阿媽回來了。

蘇菲亞：頭家娘，你總算轉來。

水涼阿媽：會使款客廳。

讀冊阿公：逼逼講欲禿我去遊山玩水。

水涼阿媽：冊龜仔逐擺都上路尾，莫食遐緊，真正是干焦會記得風流，欲枵死才想著我，佮阮頭仝款。

狗叫聲。

蘇菲亞：頭家吐了。

水涼阿媽：我倚佇房間外看。

蘇菲亞：逼逼，體溫下降了。

讀冊阿公：逼逼……。

水涼阿媽：逼你去死！死阿陸仔，干焦知影騙錢！

蘇　菲　亞：頭家落賽啊。

水涼阿媽：已經最後一步啊，伊得欲轉去。

蘇　菲　亞：逼逼，心跳開始亂跳。

水涼阿媽：閣再漂撇嘛是有遮工。

蘇　菲　亞：逼逼，體溫又上升了。

水涼阿媽：伊足拚命想欲講出啥。

水涼阿媽慢慢走近讀冊阿公。

讀冊阿公：水涼，這五十年，多謝妳。

水涼阿媽：伊用寫詩的表情閣看我一擺。

蘇　菲　亞：體溫一直降，體溫一直降。

讀冊阿公：進前寫予你的詩……。

水涼阿媽：阮拄結婚彼陣每一咧下晡阮會圳溝行行，柑仔色的太陽照佇伊的臉頂，親像日本先生仝款有一屑仔威嚴，閣有一屑仔緣投。莫怪伊會遮爾風流。

讀冊阿公：我用水涼的名寫詩予伊，一字一句唸予伊聽。啊！這頁寫毋好，以後才閣念。

水涼阿媽：過幾工，伊就會閣裂掉。誰毋知，遐的攏毋是寫予我。本省、外省、原住民，本島、外島、海南島，四界攏有伊寫過的詩。

三人一起：逼……。

水涼阿媽：伊去環遊世界啊。已經無人會當逼我。

楷　翔：那妳覺得阿公對不起妳嗎？

水涼阿媽：我嘛毋知捏，真濟感覺。

楷　翔：那是什麼感覺？

水涼阿媽：遺憾爾。

水涼阿媽準備離場。

蘇　菲　亞：頭家娘，妳欲去佗？

水涼阿媽：冊龜仔會使去環遊世界，我袂使嗎？

蘇　菲　亞：逐家會足煩惱。

水涼阿媽：我攏幾歲。

蘇　菲　亞：抑是我綴妳去。

水涼阿媽：去死妳嘛欲綴嗎？

蘇　菲　亞：頭家娘……。

水涼阿媽：好啦！客廳緊款款，我欲來去放屎。

楷　　翔：阿媽……。

水涼阿媽：益閣有，蘇菲亞的名字嘛愛寫，知影未？

水涼阿媽離場。

狗長嚎。

表演導引

1. 同時包含敘事與對話，又穿插過去與現在兩個時段，在表演中可以嘗試合適的表演方式。
2. 表演不刻意搞笑、浮誇、醜化劇中角色。
3. 阿媽不管在什麼時刻身體都是十分康健，語言的使用仍然保有彈性，只要保持角色主要的為華語或者台語就可。

劇作家

李宗原，畢業於文化大學大傳系、戲劇系。現職於整合行銷公司，工作之外的時間就是當好一個戲迷、影迷。偶爾會畫畫、做甜點舒壓。享受創作時不斷會迷路又重新找到方向無限循環的過程。近期對於臺灣在地所曾經的故事充滿興趣，仍在嘗試將它們寫下來。共同劇場編劇作品有：文化戲劇畢製《琉璃之家》、基本矛盾《我有個Drag的習慣》。

逼逼之後

黃琬淳

改編構想

人們說，對逝去親人的思念總在喪禮之後最深刻。本劇改編自楊富閔的〈逼逼〉，時間點設定在故事中讀冊阿公後事已經告一段落，大家都要開始新生活的時刻。阿嬤和蘇菲亞的談話不斷回溯之前的往事，其中也包括阿嬤和阿公之間的情感，以及兩人對於彼此不同文化的交流願景。

劇本內容

人物：

水涼阿嬤，讀冊阿公的妻子，蕭壠平埔人。

蘇菲亞，讀冊阿公生前的外籍看護。

讀冊阿公

年輕水涼阿嬤

場景：

燈亮，蘇菲亞在舞台中央。

水涼阿嬤提著一袋速食從側台進場。

蘇：（輕哼著家鄉的旋律）老闆娘回來了，弟弟有順利搭上車嗎？

水：有啦，我跟著哪會有問題。只是這天氣真是熱到會驚人，你緊去替我倒一杯冬瓜茶來。啊對啦我今仔日也有買這個，想說要學人飲汽水配漢堡和薯條。

蘇：老闆娘今天怎麼想會買這個？

蘇菲亞將冬瓜茶遞給水涼阿嬤。

水：以前老闆在的時，不是常常說欲環遊世界環遊世界，我昨暝就在想是欲按怎開始，尾仔我就想到若無從吃的開始，看人按怎吃咱就按怎學。你看好無？

蘇：哦，人按怎吃咱就按怎學，這樣老闆娘你出門前交代的菜要先收起來嗎？

水：你遮條直，咱家的菜和外國人的菜放做伙就是「聯合國」，一張桌子就有兩個國家，想起來也真趣味。

蘇：老闆娘這和國家有什麼關係？不太懂你的意思。

水：差一點忘記你也是外國人，好啦等一下菜一半冰起來，一半端出來和我買的作一餐。咱家的冬瓜茶就是不錯，一杯下去就透心涼，只是不知道飲汽水是不是同樣的滋味。

蘇：對了，老闆娘弟弟出門前有交代我說，要給你看這陣子拍的影片，你要看一下嗎？

水：影片喔？也好喔，看他整日走來走去，也不知道他在無閒什麼。

蘇：你看，老闆娘這是那一天你準備要出發的時候，你們還說倒插……倒插……？

水：倒插三根香啦蘇菲亞，我和媽祖婆輸贏的那一天，我一台車踩著全臺南走透透才知影外面的世界變化真多，連轉去故鄉的路也好像認得又好像不認得，蘇菲亞，你還記得你故鄉的路要

怎麼走嗎？

蘇：故鄉？我的家嗎，當然記得啊，雖然好久沒回去了，但是我還記得回家前會先經過一座大橋，那座橋很有名喔，好多人都說有去過耶。過了橋之後，我的家就快到了，另外一邊還有一片很漂亮的海喔。

水：你的故鄉是在一個看到海的所在，那我的故鄉是在這，還是在蕭壠？

蘇：老闆娘的家不就是在這裡嗎？還有別的家喔？

水：沒有啦，你會當去將菜提出來啊，留一半冰一半喔。

蘇：好，留一半冰一半。

水：對啦，我一進門就聽你在唱歌，故鄉的歌喔？

蘇：對啊，那是我最喜歡的一首歌喔。

水：那下回要教我嗎？教我你上佮意的。

蘇：好啊。

蘇菲亞慢慢走下台，又開始輕哼家鄉歌曲。

水：還有啦，你上次講公司要安排你何時離開？

燈光轉換。

水涼阿嬤獨自坐在舞台中央，手裡拿著一疊照片和信件。

水：祢看祢自己少年時這麼的飄撇，結果要走的時腳卻剩一隻。實在是……。

對了，今仔日阿弟仔回去讀冊啊，祢就要保佑他健康平安，一切順適。還有喔，照顧祢的蘇菲亞也要換老闆，祢要讓她遇到一個較好照顧的，對她較好的家庭，她一個人離鄉背井也是不簡單啦。阿祢變成仙之後，在天頂是不是就會當自由來去，吃飯時不通搶輸人家捏。祢是覺得我們家的冬瓜茶較好，還是外國仔的汽水較合味？祢看今仔日的天氣實在有夠好，月娘也真婿齣。

蘇菲亞從後方走進來。

蘇：老闆娘很晚了還沒睡覺？我小時候有聽說喔，不睡覺會被媽祖婆打屁股喔。

水：你什麼時陣也學會曉講耍笑？我就剛好整理一些你老闆的東西，你看這是我佮你老闆少年時陣的相片。

蘇：哇，老闆娘以前好漂亮，你和老闆看起來好「速配」喔。

水：（水涼阿嬤笑了笑）我差不多在你現在的年紀，再少年一點點的時陣認識老闆，當時的他真緣投真將才，會寫詩會念文，常常佮人去慶安宮比拚。我最喜歡看他寫詩的模樣，不過有時

也是我最討厭的。只是對那時的我來說，是他讓我看到不同的世界。

燈光轉換。

年輕的讀冊阿公和年輕的水涼阿嬤從側台進場。

水：那個時候我才二十嗎還是十八，第一次見到他就感覺他的氣質和別人不同，我說我叫水涼。（年輕讀冊阿公同時出聲：水涼）

讀：水涼，你的名字是水涼，這個名字真好聽、真溫柔。就跟你這個人一樣，看起來真婿真好看，外面的月娘也無法度比，以後我們就是一家人，我會好好照顧你。

水：那時陣一句水涼，兩句水涼，感覺自己的名真好聽。嫁給他的頭幾年，常常是他寫詩，寫完之後叫我看，講給我聽，雖然有時不識他的意思，只是感覺他真厲害。

年輕水：你真的很厲害捏，不過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讀：這句話是，這句話是……（年輕水重複著說：是？）是你啊水涼，我是在寫你啊，感謝這站仔有你陪在我的身邊，我覺得很幸せ。（幸福日語發音）

年輕水：又在創治我，人家是認真在問你。

讀：我也是認真在回答啊，下回再寫別的送你好嗎？

年輕水：好。（水同時出聲：好，那時陣感覺自己很幸福。）

讀：水涼啊，你的臉色怎麼會這麼難看，是誰惹你生氣？臉怎麼會受傷？

年輕水：怎麼會受傷你會不知道？我問你為什麼又整晚沒回來？

讀：不是啊，我怎麼會知影跟他們講一下就天光，我聽到「咕咕咕」就回來啊。

年輕水：咕咕咕就天光啊，你知影你是一家之主嗎？不是講好要當我和囡仔的依靠。

讀：你以前就不是這樣，你不是應該最理解我的理想，為什麼要逼我？你這樣真像一個痟仔。

水：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嘴裡的我不是水涼，只是一個從蕭壠來的痟仔。

讀：我打算要去嘉義一趟，有事情我會寫信回來。

年輕水：打算要去多久？是要將家留給我一個人？

讀：水涼啊，你就讓我去找尋我的理想，時間到我就會回來啊，好無？

年輕的讀冊阿公下舞台。

水：後來他寄信回來機會比他人回來還要多，我才明白他有自己的願望，他的才情也不屬於我一個人的。最後若是有人問起他，我總是跟人家說他是在用心愛臺灣（年輕水同時出聲：用心愛臺灣）。

年輕水：對啦，我先生還沒回來。你孩子這件制服學號我繡好差不多明天，再過來拿。你看，我

種的菱角很甜很綿，煮排骨最適合咧，要買幾斤嗎？

燈光轉換，年輕的水涼阿嬤仍在台上，但身處暗影。

水：日子總是會過去，也是讓我等到孩子大漢才情，他返來的時。只是後來他又遇到那個「逼逼」，那個騙他的錢不過讓他一直盼望的查某人。本來還以為他的人生會等到菱角花開，我和他還會當多相處幾年啊，結果五十年的翁仔某只剩一句多謝，不過我想他是攏知影的啦。

蘇：老闆娘，你不要難過，你是我遇過最好的老闆娘。

水：歹勢啦，聽我講這麼多。這陣子真感謝有你替我看頭看尾，你以後要好好照顧自己，有機會就多和厝內人聯絡，毋通變得生疏。

蘇：有啊，我每天都有視訊喔。

水：有就好有就好，我看等一下就要天光，你要和我出來走走嗎？

燈光轉換。

水涼阿嬤和蘇菲亞坐在舞台中央。

蘇：老闆娘，原來這裡的菱田這麼漂亮，之前好像都沒仔細看過。

水：有用心栽培的當然美啊，你要離開之前就再去繞繞。以後才會記得這裡這麼美的風景。

蘇：還會記得這麼漂亮的老闆娘，謝謝你對我這麼好。

水：對啦我有一個禮物欲送你，我來拿。最近做一件新衣服想要給你，就當作我對你的祝福，希望你能夠記得這裡，還有去新的家庭也會真順利。

蘇：老闆娘，我一定會記得你和這裡的，就像之前你說的，我會記得在臺灣遇到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情，這才是「我的人生」。還有，放假的時候我也可以來看你。

水：不用啦，一世人等過一個人就夠了，不免又繼續等另外一個。

蘇：什麼等一個人？誰又是另一個人？

水：我的意思是以後我也會很無閒，也已經探聽好日文班，以後要學日語還要四處遊山玩水，也不一定在厝等你來啦。

蘇：老闆娘想要去環遊世界喔？

水：對啦，要學你老闆去環遊世界。講到這怎麼會覺得腹肚枵，蘇菲亞你帶我去吃你平常愛吃的東西好啊，之前看你吃一個什麼看起來真好吃款。

蘇：那是沙嗲啊，很好吃喔。老闆娘，我也想學你常常唱的那首歌。

水：哪一條？

蘇：每日思念你……？

水：每日思念你一人，未得倘相見……。

燈暗。

表演導引

水涼阿嬤一角為閩南語發音，外來用語可用國語。蘇菲亞一角主要以帶有外國口音的國語發音。讀冊阿公和年輕的水涼阿嬤皆閩南語發音。第一場蘇菲亞哼唱家鄉旋律，只需要是東南亞歌曲皆可，第三場最後一首歌為紀露霞的〈望你早歸〉。

劇作家

黃琬淳，現職是一名上班族，同時也是一位前台服務人員。沉迷於各種角色的轉換，喜歡探索自己的各種樣貌。

肖郎阿嬤愛臺灣

蘇筱芸

改編構想

自己從小看著阿公阿嬤相處的點滴，發現女性總是隱忍地接受丈夫的喝斥與嘲笑，但在〈逼逼〉中的水涼阿嬤，邁向老年之際還穿戴新潮的自行車裝備獨自上路，讓我重新思考，新的社會思潮是否真的能刺激年長女性，願意去細微地覺察內在的聲音，緩慢地拼湊曾被家庭情感割裂到支離破碎的自己？

劇本內容

第一場

小孫子和阿嬤到惠安宮晨拜，祝禱時，小孫子看著水涼阿嬤。

阿凱：阿嬤，我前幾天的提議你考慮一下啦。

阿嬤：（口中念念有詞）

阿凱：現在環島很紅，每次出去大家都掛一個牌子，寫「我在環島」，我們這種祖孫環島一定會紅。

阿嬤：我這麼老了是要紅甚麼，而且去環島是要把我曬死喔。回家去睡覺比較快啦。

阿凱：怕曬喔，不然我們夜騎。

阿嬤：唉呦，跌到水溝怎麼辦？不行不行啦，我這把年紀了，是要跟人家環甚麼島。

阿凱：你不是跟我說，叫我走出去就知道阿公怎麼用心愛臺灣，我現在真的要走出去了，你又不陪我。

阿嬤：我是叫你自己去，沒有說要陪你去。

第二場

阿嬤在夢中。

年輕阿公在找東西。

年輕阿公：阿涼，我的necktie（領帶）在哪裡。

阿嬤從床上坐起來。

阿　嬤：夭壽喔，看到鬼，你不是去西方極樂世界。necktie？在衣櫥裡啊，你要necktie做甚麼？

年輕阿公：要去慶安宮吟詩。

年輕阿公翻找不到，阿嬤過來幫忙找，找到後幫阿公戴上。

阿　嬤：又要去吟詩，你前幾天不是才剛去過。

年輕阿公：大家要聚會討論詩詞，女人家問那麼多。

阿　嬤：晚餐都煮好了，吃完再出去吧。

年輕阿公：不用了，詩社的王桑要帶我們去吃東西。

小孩發出哭聲，阿嬤沉默。

阿　嬤：我煮了你最愛吃的高麗菜飯，沒吃可惜。

年輕阿公：跟你說不吃還囉里囉嗦。

年輕阿公一邊講一邊走出房間。

阿　嬤：唉，常常說要出去一下，就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要回家了，每次要生產都是自己走路去醫院，古早人說「生得過雞酒香，生不過四塊板」，要是真的死在產台上，看你老的時候要找誰照顧，死的時候誰給你送終。

阿嬤安撫小孩。

阿凱騎摩托車進來。

阿凱：阿嬤，走啦。

阿嬤：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裡？是要走去哪裡？

阿凱：去看阿公到底去哪裡逍遙了。

阿嬤沉默一會兒。

阿嬤：好，我們走，看阿公到底在搞甚麼。

阿嬤坐上摩托車時沒有坐穩，摔倒在地上。

阿嬤：唉呦，我不是在床上睡覺嗎？怎麼坐在地上？

第三場

阿凱在阿公的房間翻箱倒櫃。

阿凱：找到了找到了，阿公的字好漂亮，這麼多封信，阿嬤還騙我都燒掉了。

阿凱坐在床沿讀信。

阿凱：阿涼，我現在人在阿里山，風微微地吹著，跟你的名字一樣，想到就讓人感覺到很舒爽，阿里山最適合高麗菜生長，你的手路菜高麗菜飯，如果用高山高麗菜一定更甜更美味。阿涼，我有一個好朋友黃先生，是我在善化詩社的同好，本來在日本留學，沒想到家裡分財產的時候，都沒通知他，現在回到臺灣，身上沒有半毛錢，流浪到我這裡，實在很可憐，

阿涼，你寄點錢給我讓我借黃先生，黃先生發達以後，利息隨我們喊。

阿凱翻看其他信件。

阿凱：阿涼，最近好不好？孩子有沒有乖？上次回去的時候，發現飯廳會漏水的地方現在不漏水了，想來是妳賢慧，把家裡大大小小的整理得很好，我現在住在南投這的工寮，想要找茶農批茶葉賣，南投的水和你一樣，很甜很美麗，泡起來的茶水都很清。你知道我們家的茶行到我手裡敗光光，怎麼想都不甘願，有一個茶農的茶葉品質很好，我很想跟他合作，可惜我手裡欠現金，我記得你嫁妝裡面有一條金項鍊，不知道現在價錢如何，我認識官田那裡一個當鋪老闆，他出的價錢都很好，你有空的時候跑一趟，看看能賣多少錢。

阿凱沉默。

阿凱：阿公以前都沒有回家，這幾年回家後還搭上大陸妹，把錢都花光光。為什麼？阿嬤有哪裡不好嗎？為什麼牽我去上學，幫我買紅豆餅的阿公，不好好對待阿嬤？

第四場

阿嬤坐在梳妝台看著鏡子。

阿嬤：是同一個人嗎？結婚時，牽著我的手說我很漂亮的人，和要死之前都還跟花園夜市的逼逼糾纏不清的，是同一個人嗎？說阿里山的風跟我的名字一樣很涼，說南投的水和我一樣很甜的人，為什麼睡在你旁邊的女人都不是我？為什麼孩子一年到頭都看不見爸爸？那一年我二十歲，爸爸只說一句看好婚事，也不知道你圓還是扁，我就從蕭壠嫁過來官田，婚後公婆需要人手在茶行幫忙，我一邊顧家庭一邊生意，忙得團團轉，結果你也在外面忙得團團轉，當時讀到高中畢業是很風光的事情，看不起我連國小也沒有畢業，你就找到藉口整天在外面風騷，一開始一天不見，慢慢變成一個禮拜不見，最後，好幾年不見，你繞臺灣一圈到處風流，我一個人守在官田，真正是被人關在這塊田裡了，如果死在外面一切好了了，為什麼最後還要回來，我這一生被你糟蹋不夠嗎？我到底是哪裡不好？是這顆痣害了我嗎？算命的說我這顆叫觀音痣，人家都說救苦救難的人是觀音是佛祖，我這一生也算是救你救到底了，不知我死了以後，是不是有資格去極樂世界侍奉觀音菩薩？

阿嬤：隔壁阿茹說她女兒離婚了，說個性不合；年初庄頭秀琴的女兒也離婚，說嫌丈夫都不照顧孩子；去年是姪女離婚，前年是……，唉，離婚真的好嗎？

阿嬤的聲音從黑暗中響起。

阿嬤：乖孫，你不是說要去環島，好啦，阿嬤答應陪你去，去看阿公怎麼愛臺灣，順便看看現在

世界變得怎樣。

表演導引

走向和解之路必要從理解自己的感受開始。時間設定在阿公過世後，透過孫子邀約阿嬤去環島，以及在房間裡找到阿公的信件作為觸發，鋪陳阿嬤有勇氣檢視這一生曲折的感情路。過去的社會氛圍，讓阿嬤只能壓抑情感，並堅強扛起家庭責任，也不敢怪罪丈夫，但丈夫死後與新思維的衝擊，撼動了阿嬤過去固守的價值疆界。

劇作家

蘇筱芸，在爺爺奶奶的羽翼下，我孤僻邊緣的長大，在直線思考的工科學校裡，我幽微細膩地教國文，在困境中體會了「萬物都有裂縫，那是光照進來的契機」，謝謝文學和心理學，成為我生活的浮木，讓我能好好地活著。

2017

《台語現代小說選》〈命〉

陳正雄

主角阿成遇見許久未見的小學玩伴阿明，受阿明之邀前往他位在公墓附近的家中鬥蟋蟀，直至天黑，家人不見阿成人影，最後在有應公廟內的神桌底下尋獲昏睡癱軟的他，著急地求神問卜、找番婆收驚，待阿成醒來，才驚聞同學阿明早在一年前已因病過世。〈命〉以台語文深刻描寫鄉野鬼魅氣息，為2017年臺灣文學獎台語短篇小說創作金典獎得獎作品。

算命

胡妤萱

改編構想

〈命〉這篇小說其實本身就留誠濟空間來予讀者家己想，親像，人佮人之間因為有感情，所以個之間的牽連毋是喝斷就會使斷的，閣再加上，運命的結構有真濟可能，如夢幻泡影，因此我改編寫出來的阿明到底是真正的靈體，抑是莊萬金的意念創造出來的，凡勢攏無正確的答案。

劇本內容

阿明手揹竹籃仔，內底囥供品佮香，一个人佇墓仔埔走標、迫迫。

阿　明：好矣啦，莫閣共我逐，等一下若予阮阿爸看著就害矣。

阿明正跤踏塗跤，大力向頭前跳一步，有一支跤煞無細膩踏入去水溝仔。

阿　明：慘矣，我的布鞋澹去矣。

阿明共布鞋內底的水倒出來了後著離開。

阿明佇墓牌前共四秀仔囥予好，有鹹酸甜、大豬公、蜜豆奶（蜜豆奶會用講華語）、紙做的蟋蟀仔，抑閣有銀紙。莊萬金共一支烏雨傘和拄骨的家私囥佇邊仔。

阿　明：阿爸，我囥好了，會用拜了。

莊萬金：囡仔人就咧做饞食（sâi-tsiah）鬼仔矣，人拜拜攏是傳有代表好吉兆的水果，你傳這攏

家己愛食的。

阿明徛佇莊萬金後壁，偷偷仔褪鞋仔，共澹漉漉的跤幌幌ê，等莊萬金共拜好的香插好斡頭過來，阿明隨假做無代誌，共鞋仔穿予好。

莊萬金：你去共墓仔附近的草仔小可khau-khau-ê。

阿　明：khau草。

莊萬金：你的鞋仔哪會遐爾澹？

阿　明：拄仔行來的時陣佮遐的囡仔耍，無細膩踏入水溝仔。

莊萬金：毋是有共你交代袂使烏白佮其他來路不明的耍？尤其今仔閣是重要的日子。鞋仔褪起來，去邊仔坐。

莊萬金燒銀紙，阿明發現家己做毋著代誌矣，行去邊仔的牆仔坐。

阿　明：阿爸，拄才有一个囡仔共我笑，伊講我無爸母。

莊萬金：我敢講毋是你的阿爸？

阿　明：我是予你抱來的，無仝款。

阿　明：阿爸，你平常時嘛會替人算命，那按呢你敢知影我的命？為什麼我的親生父母欲共我放揀（pàng-sak）？為什麼我後來袂用和阿成閣有灶雞仔做陣弄蟋蟀矣？

莊萬金：命是足歹講，阿爸細漢的時陣嘛有捌予算命仙講我會無囝無孫，毋過伊千算萬算嘛算袂著，我莊萬金竟然會有一个後生參我做伴。

莊萬金準備欲挖土的時陣，灶雞行來。

灶　雞：這敢毋是金伯仔？

莊萬金聽著聲音煞驚一下共手提的黜仔lak-lòh塗跤，想欲假做拄才無和任何人講話的正常款。

莊萬金：你是？

灶　雞：灶雞仔，阿明國校同窗。

阿　明：灶雞？

莊萬金：傷久無看著你矣，你這馬生做遐英俊，阿伯認袂出來。

灶　雞：今仔日欲拄阿明的骨喔？

莊萬金：著啊，今仔好日。灶雞，時辰袂當耽誤著，我先無閒。

莊萬金：無禁無忌，破土大吉大利。

萬金開始挖土，灶雞共阿明的墓巡巡ê了後，跍佇墓牌頭前看供品。

灶　雞：這大豬公，阮細漢定定攏挈伊來打賭，看誰閣會佇阮班的捀香爐？輸的就愛請人食這款四秀仔，阿明都講我是……

阿　明：爐主頭家。

灶　雞：爐主頭家。對對對，無法度，我就袂愛讀冊。

阿明佇邊仔笑。

灶　雞：阿明以前就上古意的，我攏叫伊幫我寫功課，金伯仔，你就愛放寬心，阿明有福報，這馬應該是投胎去做好額人的囡仔矣。

莊萬金：灶雞仔，你今仔哪會有閒通過來？

灶　雞：來拜阮老爸，共伊稟告講伊有一個孫仔矣，叫伊就愛好好共阮保庇。

阿　明：你有囡仔矣？

灶　雞：講起來有一點仔歹勢，就國校仔彼个和我佮阿明仝班的陳淑惠，阮半冬前咧牽，誰知煞無細膩生米煮熟飯。

灶　雞：這我囝的八字，老師講這个囡仔會足辛苦，講這名就愛號予好，頂面閣有老師寫的詩

句。

莊萬金看灶雞挈出來的紅紙，阿明嘛行過來看。

阿　明：「此命推來福祿無，門庭困苦總難榮，六親骨肉皆無靠，流落他鄉做散人。」（請用台語文言音讀）

阿明唸了了後面色無啥好看，幹頭轉去坐，繼續晃彼支澹去的跤。

莊萬金：天公伯仔敢是咧共人創治？灶雞仔，恁後生的八字佮我進前鬥算過命的人客誠成。

灶　雞：彼個人最後敢有影是六親無緣？

莊萬金：這真複雜，你閣少年，猶毋捌命中的人情世事是相牽連。

灶　雞：哈哈哈，阮若人情世事看通透，就不會倚佇遮提香拜祖先、拜神明，祈求伙保庇矣。

灶雞用 lài-tah 共紅紙燒掉。

阿　明：你哪會共紙燒掉？

灶　雞：金伯仔，你替人算命算遐久矣，你敢有相信命運？較輸講咱若是早一步算著阿明會拄著不幸的代誌，敢真正就會使保護伊？

莊萬金無回應，繼續挖土。

灶　雞：金伯仔你以前攏講，人生海海，世事諏諏，我和阿明若有同齊大漢的話，這馬絕對會比親兄弟閣較親，阿若是按呢，我就愛叫你阿爸矣呢！

莊萬金：猴囝仔，烏白叫。

灶雞話講甲家己嘛 tshiò-hai-hai，莊萬金、阿明嘛綴咧笑。

阿　明：遮濟年過矣，你抑是仝款背骨、狡怪。

莊萬金那笑那共另外一支黜仔抾起來挈予灶雞。

莊萬金：這撿骨的時辰袂用拖，你以前攏叫阮阿明幫你寫功課，這馬換你來共伊抾骨。

灶雞來共莊萬金鬥跤手，土愈挖愈深，深甲會用看著棺材枋矣。

灶　雞：金伯仔，我看挖了差不多矣。

莊萬金：灶雞，你若無方便看，等咧棺材枋拍開了後，你愛家己迴避喔。

灶　雞：阿明是我家己的兄弟，哪有啥物毋敢看的。

灶雞共雨傘 thìnn 開，莊萬金共棺材枋 phah 開。

莊萬金：阿明。

阿　明：阿爸？

莊萬金：欲起來矣喔！

表演導引

阿明是會共任何委屈吞入腹肚內的囡仔，伊的存在佇這齣戲當中非常曖昧，干焦有灶雞看袂著伊，因此有真濟表演的空間，希望會當予觀眾後來才沓沓仔發現阿明其實是過身的人。語言ê使用鼓勵盡量講台語，若是有歹翻做台語ê詞，邊仔會註明講華語就好。

劇作家

胡妤萱，屏東沿海出生，佇臺北流浪五冬了後，決心欲轉來南部。生性較祕思、淡薄仔背骨，佮意寫字、聽小可會搖頭的音樂，目前閣佇人生的路途當中放蕩，想欲成做一个不時仔攏會記持喘氣的人。

命：再會場

劉泓億

改編構想

阿明與蟋蟀的關係，大致有三個面向：一，呼應原著文本及「無常」主題的象徵物；二，作為阿明命運共同體與陰影的具體呈現登場；第三，作為信物被贈與阿成，希望他能再次回到有應公廟與他相會，而這個無心的執念，間接地鋪墊了小說中阿成的陷眠。

劇本內容

舞台以中線為界，右舞台為有應公廟，左舞台是阿明的家，阿明的家周圍有水缸、土甕、小塑膠瓶與紅磚，左舞台亮度較右舞台高。阿成開場時在右舞台有應公廟旁。

阿明上台。

阿成：阿……阿明？阿明！你哪會行來遮？

阿明：啊……。我都搬來蹛佇遮啊！阿成，咱足久無做伙耍矣，來阮兜敢好？我閣飼足濟蟋蟀仔喔！

阿成：好啊！好啊！我嘛足想你的。欸，聽講藏鏡人前一陣仔去予人崁布袋，閣雙跤摃斷去。

阿明：報應，可惜我看袂著矣。算矣，橫直藏鏡人這馬按怎和我無關係矣。我佮你講，最近我飼的這水蟋蟀仔真正是有夠歹的喔！

阿成：有應公仔歹勢，無佮袮講就去後壁解決矣！

阿明：你拄才佮有應公仔講啥？

阿成：拄才雄雄腹肚疼啦。是講你若無搬厝，咱就會使一直耍蟋蟀仔矣。

阿明：你齁猶是一模一樣，這馬才知影佮人講！唉，煞毋知破病竟然變按呢。

阿成：諏呱呱著你這箍舞失蹤的，閣有人想講看敢會收著你的訃音，好佳哉無事。

阿明：嘻嘻，哈買我哈買毋敢矣啦，事實是嘛無法度送訃音去予恁無毋著。

阿成：欠人揍是毋？

阿明：啊啊！請哈買大跤腿大儒俠饒命，得欲行到哈買阮兜矣唷！這馬厝前厝後的甕、水缸內底，哈買攏有飼蟋蟀仔，哈買等下提一个罐仔掠予你看。

阿成：莫閣學哈買二齒矣啦！

兩人抵達阿明的家，阿明從左下舞台的甕裡撈出一隻蟋蟀裝進一個塑膠瓶遞給阿成，同時輕輕哼著〈西風的話〉的旋律。阿成撿紅磚排出一條道路。

阿明：遮攏我刁工去埔仔掠的，攏讚的！絕對比藏鏡人用皮鞋蹔死彼隻強。

阿成：是蹔袂死抑是會當先走予蹔袂著？

阿明：攏會使啦，「橫直」（hoâi̍n-tit）藏鏡人這馬也無法度對我和蟋蟀仔創啥矣。真久無和你耍蟋蟀仔矣，來啦！

阿成：好啊，按呢你用烏龍仔做烏軍，我用赤金仔做紅軍！

阿明：當作咧行棋喔！

兩人各自將塑膠瓶中的蟋蟀放出相鬥。

阿成：你彼當陣彼斗喔……。

阿明：失禮啦，啊嘛是彼个藏鏡人，靠勢校長的撿角先生，你也毋是毋知。

阿成：處處無奈，步步悲哀的人生啊！

阿明：蹙額連思兼嘆息，徒然命運不亨通！

阿成：提出來！猴死囡仔，學史艷文！閣耍！這啥？肚伯仔！

阿明：我竟然乖乖仔共鉛筆篋仔拍開予伊掠起來擲落蹔，擱予伊搧我喙頓！

阿成：陳淑惠「啊」一聲，阮才知影你昏倒佇塗跤，鼻血 kóng-kóng 流。三工後你轉來上課嘛面色青恂恂，戇神戇神，過無幾工閣開始流鼻血……。

阿明：（清唱）去年我……回來，你們……。

阿成：你擱會記得藏鏡人教的歌？毋過彼歌詞，到底是「回～來」抑是「回～去」？我一直袂記。

阿明：（清唱）今年我……來看你們……。咦，我拄才是唱「回～」啥物？

阿成：反正你唱這條歌袂合。

阿明：歹聽喔？

阿成：你攏無轉來阮庄，哪有「去年我回來」抑是「回去」？無應啦無應！

阿明：哭枵，就無法度轉去啊，你也毋是毋知影庄內到遮愛行偌久。

阿成：猶閣有彼當陣，為啥物我去恁兜欲共你看，結果攏講無方便啊？

阿明：我彼當陣……彼當陣……破病無好看啦。

阿成：破病著麗佇眠床頂瘡瘡失神失神？竟然是閉思這款代誌？

阿明：啊呀你毋捌啦！彼病……彼病會穢——人啦！

阿成：喔……按呢喔……。

阿明：橫直（hoâi^{n}-ti t）就是這樣。

燈光轉為橘黃色調。

阿成：唉唷！已經遮暗矣！我欲來轉矣。

阿明：猶有日頭呢，無差啦！

阿成：也毋是見袂著矣！你嘛會使轉來揣阮啊，咱就會使做伙耍矣。

阿明：你過來啦，我……遮蟋蟀仔較濟啊……我嘛會使煞你去草埔仔掠。

阿成：我轉去阮兜爾，你發啥物神經？拖拖沙沙。

阿明：好啦，這隻烏將，我囥佇這咧猴山仔番仔火篋仔內底，你提轉去。你一定愛記著提烏將轉

來揣我喔！

阿成：好，我會提烏將轉來揣你，真緊就會再見面矣。

阿明：烏將若無去抑是死去攏算你失約喔！毋過你真正無欲閣加留一下？

阿成：你蹛佇遮呢，我嘛愛轉去阮厝啊！

阿明：畢竟咱攏有蹛的所在，希望你看到這隻烏將的時陣會想著我。阿成，你知影無？見著你，真正真歡喜。

阿成：你到底發啥物神經啦，我嘛真歡喜啊。好啦我真正愛轉去矣！再會！

阿明：……嗯，再會。

阿成自左舞台下，留阿明一人於舞台中央。

阿明：（清唱）去年我回來……你們……。

表演導引

台詞中未明示阿明是鬼，導演、演員或許可以思考如何以表演方式的調度表現之。而阿明不能直接表明他是鬼的原因在於：若宣告身分，對於兩位角色，尤其阿成，生死的界線不再重要，小說「無常」的主題也會因此被沖淡，故私以為即便全世界都知道阿明是鬼，只有阿成絕對不可以知道。

2022

《九歌 111 年小說選》〈山風〉

桂春・米雅

以「山風」串起小說精神的結構，風來得正是時候，又帶走了什麼，在主角慕雅蓋彷若收有千年故事的陶壺之際，在vuvu笛聲與獵人虐殺的交織時刻，在結尾吹起助燃火燒中的文物，也為慕雅蓋指引出自我出發的重建之路。桂春・米雅以〈山風〉體現部落傳統文化與自我認同，並獲得第13屆台灣原住民文學獎散文、小說雙首獎。

劇作家

劉泓億，不諳農事的蕉農之子，內陸型高雄人。中二病患者，左撇子，常為旁觀者，喜看人寫字，好聽故事。每日因覓食苦惱及快樂，正在練習諦聽以及不要一直笑。

山中回憶錄

周洪于婷

改編構想

在〈山風〉原作中，雖然場景灰暗、氛圍濕黏，但少女活潑可愛的氣息在女主角慕雅蓋身上依稀可見，故選用慕雅蓋與另一位份量較少且有遺願未完成的同齡女孩——淑玲，來作為本劇進行對話的主要角色。將「萬物皆有靈」的信仰化作世界觀基底，並以編劇本身關注的「原漢混血」為議題，一改惆悵結尾，朝著奇幻與坦然的方向前進。

劇本內容

人物：

慕雅蓋，年輕女性，明亮、體貼、固執，隱約有著能看見聽見神靈的體質。

淑玲，年輕幽靈，是慕雅蓋來不及熟稔的同學，安靜、勇敢、健忘。

場景：

場上有一座木頭堆成的尖塔，火在那之中燃燒，能看見煙往天上飄散。

慕雅蓋正剝著包裹 cinavu 的月桃葉，總算剝完後笑著朝自己的身邊遞過去，她察覺到身邊的人已經消失，上揚的嘴角也逐漸趨於平緩。

慕雅蓋：萬物跟隨季節，生命跟隨時間，我的影子跟隨我，而她的願望也是。

燈光轉換，時間回到幾個小時前，慕雅蓋有些恍神地抓著淑玲的遺物，淑玲輕快地從她身後點了她的肩。

淑　玲：Muakay。

慕雅蓋：淑玲。

淑　玲：這個還給妳。

淑玲伸手撫過慕雅蓋身旁放著的陶壺碎片，陶片下面墊了一塊布。

慕雅蓋：哎，會割受傷的。

淑　玲：不會啦，我又摸不到。妳在發呆？

慕雅蓋：沒有，我只是在……進入，就是……妳知道的。

淑　玲：進入狀況，讓祂們知道妳來了。

慕雅蓋：接近了。山上的景色看起來怎麼樣？妳喜歡嗎？

淑　玲：喜歡，不，不只是喜歡而已。

慕雅蓋：好可惜，連續下了好多天的雨，天色都不是很好。

淑　玲：無所謂。剛剛一整路都是九芎們的竊竊私語，風也好像在偷笑。

慕雅蓋：那是因為祂們對妳很好奇，「假如我被砍下來，為的是要送去這麼可愛的姑娘家，那麼，砍我吧！砍我——」

淑　玲：妳不要開我玩笑啦！

慕雅蓋誇張地扮演九芎樹說話的樣子，兩人嬉鬧。

慕雅蓋：或許妳就是……這麼的屬於這裡。

淑　玲：真的？妳這樣覺得？

慕雅蓋：誰叫妳的眼睛跟妳媽媽的一樣，像漂亮的石頭。

淑　玲：我沒辦法忘記河下面那些發光的石頭。但我們不能帶走，對不對？

慕雅蓋：我爸說要是拿走了那些石頭，整座山就會動搖，一旦山搖動了，我們就永遠回不了家。

淑　玲：難怪祂們看起來這麼驕傲……不過沒有妳驕傲。

慕雅蓋：嗯？妳說什麼？

淑　玲：沒事。

慕雅蓋看著淑玲不發一語地環視著賓茂的舊部落。

淑　玲：我們在等什麼？

慕雅蓋：等月亮走到天空的中間。

淑　玲：（抬頭看）還要一陣子……妳能再說說這塊陶片的故事嗎？

慕雅蓋：妳想聽什麼？

淑　玲：就是妳說陶壺跟陶片原本是……。

慕雅蓋：是一體的？

淑　玲：對。

慕雅蓋：陶壺跟陶片原本是一體的。缺口的家族陶壺只有原屬於它的那片陶才可以完全吻合地將它補滿。結婚的女孩子會帶走一片，男人出去征戰也會帶，那是——

淑　玲：——那是祖靈的祝福。

慕雅蓋：妳一定也是妳媽媽從這裡帶走的一部分。

淑　玲：謝謝妳，我常常感覺我必須回到這裡，只有那樣我才會完整。妳知道嗎？我想像過無數次的我踏進這座山裡，而他們能夠一眼就認出我是他們的同族。就像妳說的，我有和媽媽一樣的眼睛，但這在爸爸的家鄉是異類的印記。

慕雅蓋：那又怎樣。妳在朝會上昏倒的那天，把那幫討厭鬼們都嚇壞了。

淑　玲：很厲害吧？聽說我血流不止。

慕雅蓋和淑玲很輕鬆地開著玩笑，燈光漸漸轉換成詭譎的氛圍。

淑　玲：我血流不止。流在我身上的、混濁的血，一直一直……。

慕雅蓋：淑玲。

淑　玲：一直一直消失，一直一直……。

慕雅蓋：淑玲？

淑　玲：一直一直，一直一直……。

淑玲的生前跑馬燈匆匆經過她的眼前。

所有角色由慕雅蓋與淑玲輪流扮演。

母　親：一直一直咳嗽，要孩子怎麼辦？

父　親：帶她回去吧！回去妳出生的地方。

老　師：全班同學聽這裡，淑玲的媽媽是山地人。

同　學：她山地人怎麼不滾回去？回去回去！

母　親：一直一直……。

父　親：回去吧。

老　師：她一直咳嗽。

同　學：回去！

母　親：一直……。

父　親：回去……。

淑　玲：一直一直、一直一直……。

慕雅蓋：淑玲、淑玲、淑玲！

燈光逐漸隨著慕雅蓋的呼喊聲轉回原本的樣子。

淑玲也從焦慮的呼吸回到冷靜的狀態。

淑　玲：我從小身體就不好，我在山的另外一邊會一直咳嗽，其實搬過來東邊就好多了，可惜身體還是不爭氣，我只待了兩個月。

慕雅蓋：我知道。

淑　玲：我怎麼會現在才回來……。

慕雅蓋：來得及，永遠都來得及。看，妳現在在這裡了，在石板的面前，被舊賓茂給遮蓋。

淑玲滿意地吸著空氣，隨後抬頭望向天空。

淑　玲：Muakay，月亮到天空的中間了。

慕雅蓋：好。

淑玲看著慕雅蓋將陶片與自己的遺物放入火堆之中。

淑　玲：為什麼？

慕雅蓋：什麼？

淑　玲：為什麼是妳帶我回來這裡？

慕雅蓋：這種能力與生俱來，我沒辦法選擇。

淑　玲：我不是指這個，我是說……我跟妳。

慕雅蓋：那天妳就倒在我的影子上，這可能是我的使命。或是那些「回去回去滾回去」，我也曾經聽過不只一句……。

淑　玲：真好笑，到底要我滾回去哪裡？

慕雅蓋：淑玲，妳的願望，也許也是我的，我一直記得。

淑　玲：我想在河流中浸泡，我想在森林裡奔跑。

此時有陣風吹過來，山林萬物發出了一些聲音。

慕雅蓋和淑玲相視而笑。

淑　玲：Muakay，我好像該走了。我可以「滾回去」了。

慕雅蓋：不是的，淑玲，妳明明也聽見了。

淑　玲：他們說「歡迎回來」。

慕雅蓋：他們說「歡迎回來」。

淑玲的身影逐漸消失在場上，火焰也逐漸燒盡。

慕雅蓋：大地之神啊，我在此與您相聚，請把月亮掛，隨著綿綿的脈息，躺在您懷裡。

慕雅蓋收拾好自己的行囊，慢慢地離去，嘴裡輕輕呢喃。

慕雅蓋：萬物跟隨季節，生命跟隨時間，我的影子跟隨我，而妳的願望也是我的，他們全部……

都跟隨著山風，一起回去了。

燈漸暗。

表演導引

有點不寫實的對話與神祕感是需要把握住的氛圍。劇本上刻意不寫（停頓）或（沉默），實則有許多安靜的時刻，請自由地多加分配話語之間的空白並仔細處理發話動機。期待演員能找到所有可以發揮諸如「笑」、「嘆息」、「眼神閃爍」、「欲言又止」……等無聲表演的地方。雖然是沉重的故事，但請盡可能活潑地演出。

劇作家

周洪于婷，來自于婷的爸爸媽媽，所以有一部分是tâi-uân-lâng，還有一部分是Pangcah。於高雄從事劇場工作，待在幕前幕後的比例大概是三比二。喜歡自由、喜歡冰拿鐵，夢想是漂亮，渴望著體內火的力量有一天能夠覺醒。

Semaumaq，回家

格格兒．巴勒庫路

改編構想

原著小說作者桂春．米雅以「山風」為題，卻僅在文末出現霎時便成了絕響，與那些被燒盡的古文物在大雨中，唱起一首「回家」的歌。作家用文字安排了一場看起來似乎是戛然而止的情境，但卻是藉著山風將山林部落間的故事繼續傳唱下去……山風，時隱時現於山林之間，依著地形樣貌時大時小隨意流動並無定向；小說情節透過少女慕雅蓋的生命經歷，從不同的面向敘說出一件事情，消失，消失在槍聲中的猴鳴、同學淑玲生命的消失、老人家生命的消失、消失在火焰中的遺物及古文物以及消失在風中vuvu的禱詞……到底火焰吞噬了什麼？舊部落裡，熊熊大火在慕雅蓋眼前燒盡了一切，卻燒不盡烙印在她腦海裡的文化故事。就以擬人化的「山風」為本劇的敘事者，與劇中角色們輕輕唱起一首Semaumaq，回家的歌……。

劇本內容

徐徐風聲、溪水流聲、蟲鳴鳥叫聲及樹葉婆娑聲若隱若現於舞台。舞台中間矗立著頭目石板家屋，家屋前廣場燃燒熊熊篝火。

慕雅蓋與 Vuvu 祖孫倆坐在木頭堆疊成尖塔狀的篝火兩旁。

舞台右下矗立著一棵雀榕，舞台左下矗立著一尊排灣族頭目家屋的祖靈柱。燈光先由舞台中間亮起，接著慢慢光轉弱，舞台右下及左下燈光亮起。

山風1從廣場旁的雀榕竄出，山風2則由頭目家屋的祖靈柱旁輕巧巧地流動到祖孫身旁。

山風1開口悠悠地唱出古謠，聲音由遠而近的感覺。

山風1：（調用排灣族古謠）

a i ya u i

a i ya u i

山風2：（以朗誦的方式吟出）

我舉起雙手，劃出一道長橋

長風吹過山巒，遠遠的為你唱童謠

山風1山風2一起退到祖孫身後的石板屋前。舞台右下、左下燈全滅。

淑玲上到舞台右下雀榕旁。

老人家上到舞台左下祖靈柱邊。舞台中間燈亮。

慕雅蓋：Vuvu，淑玲的可以一起嗎？

Vuvu：（溫柔地摸摸慕雅蓋的頭）uii[註1]，當然可以啊……。

Vuvu 接過淑玲的遺物，口中念念有詞地。

同學淑玲的遺物，慕雅蓋小心翼翼地從 sikau[註2] 裡面拿出，擺放在篝火旁邊。舞台右下燈亮。

淑玲：謝謝妳，慕雅蓋。

註1：uii，排灣族語，「對啊」、「是的」之意。

註2：sikau，排灣族語，「背袋」之意。

風聲起。

山風1＋2：謝謝妳，慕雅蓋。謝謝妳，慕雅蓋。

慕雅蓋：Vuvu，好像聽到淑玲的聲音了，我。

Vuvu：uii，妳的那位同學，現在應該完全沒有病痛了，擺。

慕雅蓋：Vuvu，那淑玲一定一定會很開心在樹林裡奔跑的。

淑玲：對啊，慕雅蓋，現在的我，跑得比妳還要快唷。

風聲起。

山風1＋2：跑得比妳快。跑得比妳快。

慕雅蓋：淑玲應該也會泡在河流游泳去。

淑玲：uii，慕雅蓋，我要游泳去了。

風聲起。

山風1＋2：游泳去了。游泳去了。

淑玲：慕雅蓋，我終於可以回到舊部落了。

山風1＋2：回部落了。回部落了。

舞台右下燈滅。風聲起。

Vuvu：（往雀榕的方向擺擺手）很開心了齁，孩子，現在的妳。

慕雅蓋：嗯嗯，我開心淑玲的開心。

Vuvu，淑玲的遺物什麼時候可以放進篝火裡面燒啊？

Vuvu：擺，等到月亮走到天空中間，就一起燒吧。

月亮慢慢從舞台左上升起。

慕雅蓋將手中淑玲的遺物及老人家的所有物品一一放入火中。

慕雅蓋：（驚訝地望向篝火）nekanga，沒有了，Vuvu妳看，通通不見了。

Vuvu：（溫柔地摸摸慕雅蓋的頭）uii，對啊，篝火接收了他們，全部，通通。

舞台左下燈亮。

老人家：maljimalji，謝謝妳們啊。

風聲起。

山風1＋2：maljimalji。maljimalji。

慕雅蓋：Vuvu，剛剛好像有人說maljimalji。

Vuvu：（往祖靈柱的方向揮揮手）不要這樣客氣啊，孩子們應該會一一想起你所掛念的事情。

老人家：還是要謝謝妳們的啊。我的孩子們一定會回來的。

Vuvu：（往祖靈柱的方向點點頭）uii，一定會的。

老人家：妳看，就像那離開陶壺的陶片，總有一天會補上陶壺的缺角。

我相信，孩子們也會慢慢回到自己的文化，回到部落裡。

風聲起。

山風1＋2：回部落裡。回部落裡。

舞台左下燈滅。風聲起。

淑玲和老人家走向舞台中間的篝火後方。

山風1山風2緩緩地繞過祖孫，再隱身到祖孫身後的石板屋前，雀榕的葉子沙沙作響。

山風1：（調用排灣族古謠）

a i ya u i

a i ya u i

山風2：（以朗誦的方式吟出）

石牆上有淡淡的山花香氣

大地之神啊，我在此與您相聚

慕雅蓋：擺，風來了，Vuvu妳看，在跳舞，火焰很高興ㄉㄟ。

Vuvu：uii，對啊，篝火接收了他們，全部，通通。

風聲起。

慕雅蓋：Tima，誰？Vuvu妳說的「他們」是誰？

Vuvu：妳看，篝火接收了他們，全部，通通。

山風1山風2緩緩地繞過祖孫，再分別繞到雀榕及祖靈柱旁邊，雀榕的葉子沙沙作響。

山風1：（調用排灣族古謠）

a i ya u i

a i
ya u i

山風2：（以朗誦的方式吟出）

請把月亮掛上

隨著綿綿的脈息躺在您懷裡

慕雅蓋：（舉起手指向天空）Vuvu妳看，出來了，月亮，很漂亮。

Vuvu：（牽起孫女的手，另一隻手也指向天空）uii，對啊，月亮走到天空的中間了，全部，通通一起燒掉。

慕雅蓋：Tima，誰？Vuvu妳說的「他們」到底是誰？

Vuvu：（溫柔地指向淑玲和老人家）妳看，篝火接收了他們，全部，通通semaumaq，一起回家了。

淑玲和老人家向慕雅蓋揮揮手。

被Vuvu牽起手的慕雅蓋像被打開眼睛似地，看見了淑玲和老人家，也向他們揮揮手。

風聲起。

山風1：（調用排灣族古謠）

a i ya u i
a i ya u i

山風2：（以朗誦的方式吟出）

聽，這火焰劈劈啪啪地響著。

山風1：（以朗誦的方式吟出）

慕雅蓋看著同學淑玲的遺物被火焰吞噬。

山風2：（以朗誦的方式吟出）

老人家的文物，也在大火中慢慢地燒成灰燼。

山風1：（以朗誦的方式吟出）

陶壺在烈火中猛然爆開，幸好沒有彈出火堆。

山風2：（以朗誦的方式吟出）

月亮在頭頂上方發出暈光。

山風1：（以朗誦的方式吟出）

一把烈火正燒盡一個家族的榮光和歷史。

山風2：（以朗誦的方式吟出）

煙幕竄上了雲間，燒盡了眼前的事物。

山風1：（以朗誦的方式吟出）

燒盡前人的心血。

山風1＋2：（以朗誦的方式吟出）

卻燒不盡烙印在慕雅蓋腦海裡的文化。

風聲起。

山風1山風2緩緩地走到祖孫倆身旁，再分別牽起她們的手，雀榕的葉子沙沙作響。

淑玲和老人家走到山風1山風2旁，再分別牽起她們的手。

山風1：（調用排灣族古謠）

a i ya u i

a i ya u i

所有人：（以朗誦的方式吟出）

我將是毫無警戒的貓　和

山風一同唱歌　獻給您

風聲起。

所有人手牽著手在篝火前站成一排隨風起舞。燈滅。

表演導引

1. 山風由身形清瘦的男或女演員擔任，在舞台行進間會有風流動的感覺。
2. 慕雅蓋是個生活在部落的排灣族少女，有主見、對周遭事物充滿好奇心，與vuvu（排灣族語，祖（外）父母的意思，故事中是祖母）相依為命，成長過程中耳濡目染地不知不覺承襲vuvu如山風般的傳統文化。
3. Vuvu是排灣族部落的耆老，是具有靈力的pulingaw（女祭司），幫部落族人處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時，常帶著孫女慕雅蓋在身旁，默默地影響著孫女對傳統文化的認同與內化。

4. 淑玲是慕雅蓋的同學，從小身體不好，希望回到部落後健康好轉，不料卻還是早逝於童年。
5. 老人家是排灣族的貴族，期盼自己的孩子們傳承文化不果，逝世後由慕雅蓋與Vuvu代為轉達其心意。
6. 山風1吟唱的排灣古謠，旋律部分可以用關鍵字「古伊」、「aiyaui」來搜尋。
7. 劇中台詞排灣族語部分，可以進入「族語e樂園」搜尋相關詞彙的發音。
8. 劇中角色的對話切勿以怪腔怪調來呈現。

劇作家

格格兒・巴勒庫路是個熱愛原住民文化的排灣族vavayang（女孩、女人），曾任原住民族廣播電台《聽格格兒menilingan》節目主持人、原民台原觀點《部落瞭望台》節目企劃。聽故事是容易的，說故事是困難的，將故事搬上舞台演出更是難上加難，期盼自己可以成為部落的文化大使，以筆揭開失語的帕子，將部落的故事一一浸濡於墨水中，再用他者的文字不停寫出，族群文化，在文字符碼及各種載體中，繼續menilingan傳承下去……（menilingan：排灣族語，說故事的意思）。

後記　文選本事

陳昱成

第三屆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由林孟寰、許孟霖、耿一偉、詹傑、吳明倫、陳彥廷、鄭芳婷等名師進行授課及指導，二十二名學員共完成二十二篇作品，以臺灣文學作品中與情愛有關之改編劇本。

第三屆各階段資訊如下，第一階段工作坊分別於一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七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分別於臺文館、衛武營上課，八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在指導老師的陪伴下，進行六分鐘舞台劇創作，劇本完成後，由衛武營邀請「響座劇場」於一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進行讀劇呈現，將學員們的作品轉化作舞台上的實際演出。

本書目前僅有電子版，未正式出版，經原著作者、改編者授權同意，可供教師於課堂上讀劇，相關作品如欲正式公開演出，仍應重新洽原著作者同意。

與文學親近之地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文化部的附屬機關，也是臺灣首座國家級文學博物館，主要蒐集、整理、典藏與研究臺灣近代文學史料。除蒐藏、保存、研究的功能外，更將透過展覽、活動、推廣教育等方式，使文學親近民眾，帶動文化發展。另設有文學圖書閱覽區、文學樂園等空間，並特別增設「臺北分館」，利用首都的政經地理優勢，發揮文學的跨界潛力、探索新的價值定位。臺文館館址位於臺南市中西區的國定古蹟原臺南州廳，落成於一九一六年，戰後曾為空戰供應司令部、臺南市政府所用，自一九九七年開始進行修復整建工程，至二〇〇三年修築完成，並於同年十月十七日臺灣文化日開館營運，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七日正式升格為中央三級機構。

眾人的藝術中心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座落於高雄市鳳山區，相鄰衛武營都會公園，基地總面積九．九公頃，其中建物面積共有三．三公頃。音波式的流線外型與白色波浪的自由曲線，以流暢的弧度滑入地面，與周遭環境巧妙結合。由荷蘭建築師法蘭馨．侯班以衛武營的老榕樹群為靈感設計，樹齡過百的榕樹群，盤根錯節、枝枒糾結，虛實互應的景象，開啟了建築師賦予衛武營具穿透感與呼吸節奏的想像，整棟建築物讓民眾能四面八方、毫無阻礙的走進場館，而由廳院屋頂延伸的通透空間，則是向眾人二十四小時開放的榕樹廣場，民眾能夠自由穿梭其中、自在地活動與休憩。一座無圍欄的藝術中心，不僅有助於氣流流動，也創造了劇場與生活零距離的空間感。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於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三日啟用開幕，積極發展南臺灣的表演藝術環境，成為接軌國際的重要藝術基地。

煉愛時代——多重時代的煉愛發聲
第三屆文學劇本改編劇作集

發行人——林巾力、簡文彬
主編——陳昱成

編輯委員——陳秋伶
編輯協力——陳宜謙
責任編輯——洪玉盈
校對——羅采翔、陳昱成

台語審定——陳慕真
客語審定——邱一帆
布農族語審定——乜寇・索克魯曼 (Neqou Soqluman)

封面設計——羅俊驛 Marco Lo
內頁排版——藍天圖物宣字社

第三屆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
工作團隊

總 策 畫——林巾力、簡文彬
計畫顧問——耿一偉

國立臺灣文學館
業務督導——陳秋伶
業務執行——陳昱成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業務督導——林娟代、鄒鳳芝
業務執行——陳宜謙、白任翔

國立臺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Kaohsiung CENTER for the ARTS
WEIWUYING 衛武營 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Center

第三屆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劇作集

劇作集收錄的 22 篇作品， 改編自九篇「以愛為名」的小說。演繹愛的多重樣態，從跳脫封建的「同姓之婚」延伸而交織出「同姓」且「同性」的錯綜情節；也詮釋茶室宿命的青春悲歌和遲暮夫妻的愛恨交集。在男歡女愛之外，愛的情懷也發乎於鄉愁追索、女性意識和鄉野童年之間，並將劇場景深拉至部落現場與城市邊陲。全書藉由原著改編，以現代觀點對視原著當代，透過劇場修煉出多重愛的發聲，並在對白設計上，穿插台語、客語及原住民語的對譯來貼近時代氛圍的濃度。